

# 有怪物怪

作者: 五月的天氣有點熱

Powered by [紙言](#)

# 凌晨的凶殺案

## 凌晨的凶案

「啊！」淒厲的叫聲劃破寧靜黑暗的夜空，發出慘叫聲的是一位滿身酒氣的性感女士，她坐在地上全身發抖、雙腿發軟，連電話也沒拿穩，花了數分鐘才按到正確號碼報警。

「已經係今個月第三單，又係凌晨時間，又係後巷，又係無開肚嘅情況之下內臟被掏空，又係見到有個細小人影逃走消失，三單嘅目擊者口供一模一樣，連形容兇手個樣都一致，一定係連環殺手做。」人稱「我推的警察」的新晉探員阿查對老油條長官劉sir說。

「阿查啊阿查，乜你好想有連環殺手咩？我哋咁努力巡邏去維持治安，連續七年擺最安全城市，你想將呢個榮譽親手摧毀咩？」劉sir問。

「梗係唔想，」滿腔熱誠的阿查說：「但種種證據顯示，的確係連環殺手所為。」

「證據？你係現場搜集到證據咩？每次都係得飲醉酒或者老眼昏花嘅人證，佢哋連自己係咪發緊夢都未搞清楚，仲話見到個兇手係綠色皮膚、紅十字眼，cosplay咩而家？同我講證據？呢啲證據上到庭被個官X嘍！」劉sir不耐煩地說：「你唔好睇偵探漫畫上腦，成日亂咁推理，因為咁啲手足先笑你『我推的警察』嗱。」

「我.....」阿查還想辯駁，但劉sir立即打斷他。

「仲講？仲駁嘴？同埋叫我劉sir，無大無細，學堂點教你嘍？」劉sir厲聲叱責道。

「係係係，sorry sir囉。」阿查不滿地說，但下一秒又幹勁十足道：「但係我.....」

「仲但係？」劉sir舉起手作勢要打阿查，他才真的收口不說。

警方循例在現場調查一下、拍了數張照片、帶了發現屍體的醉娃回警署落口供、清理好現場便離開，新聞連提也沒有提過，又一條人命在社會上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X+X+X+X+X+X+X+X+X+X

警署內，阿查替醉娃錄口供。

「靚仔阿sir，我啱啱都講過，我飲得多想去後巷嘔，點知見到隻綠色嘢擒住佢，真係勁嘔，佢哋嘴對嘴打茄輪咁齷齪。」醉娃一邊說，一邊伸出舌頭擺動，開阿查玩笑。

阿查皺一皺眉，無視醉娃的動作問下去，醉娃也笑笑口繼續說：「靚仔阿sir，唔駛咁嚴肅同拘謹嘅。我睇住佢哋打茄輪就更加想作嘔，所以啲嘢忍唔住就噴晒出嚟。隻綠色嘢聽到我嘔嘅聲，轉頭望一望我就驚到好似狗咁跑走。而家諗返起佢對眼都幾恐怖嘍，紅色十字，黑媽媽都勁搶眼，就好似畫咗小丑眼妝咁。」

「你記唔記得大約咩時間去到後巷？」阿查問。

「兩點？三點？差唔多呢啲時間啫，我通常都係玩到呢啲時間。」醉娃努力憶述。

「咁現場仲有無見到其他人、聽到其他聲、聞到其他味？」阿查無放過任何一個細節。

醉娃眼珠一轉，又再開口道：「你咁講，又好似係聽到啲咿咿哦哦、噤噤咕咕嘅聲，係唔係呢？係唔係呢？可能係隻綠色嘢發出嚟，又可能係我聽錯啫，不過我聞到浸動物除就無得假，好似啲狗浸除啫。」

阿查將醉娃所說的都記下，最後循例給了她一張卡片，着她記起任何事便聯絡自己。送走她後，阿查拿出筆記簿，將最新的線索記下，連同之前的線索又再推理一次，不過還是有說不通的地方，使得推理始終站不住腳。

+X+X+X+X+X+X+X+X+X+X

「只會粉飾太平嘅無能政府。」課室內，對課堂提不起興趣的稀愛邊劃手機邊對新聞嗤之以鼻。

「劉稀愛，唔駛聽書即係識晒喇，呢題你嚟答。」數學老師趙sir不懷好意，故意出了一道難題刁難她，並且已經想好接下來羞辱稀愛的說話。

稀愛瞄了一眼黑板上的題目，是尚未教的高年級進階題目，對中一的學生來說是完全陌生的領域，然而對她來說卻是手到拿來的簡單問題。她冷笑一聲，走到黑板前寫下了教科書般的演算過程和答案，轉身對趙sir說：「x等於開方y減一。」

趙sir啞口無言，同學們則起鬨說：「十六比零，愛醬完勝。」

然而，稀愛並沒有感到半點高興，始終保持冷冰冰的她說：「就係啲堂廢我先無心機上，放心，你唔係唯一一個，下次咁淺嘅嘢唔好拎嚟考我，咁多次都仲唔長記性。」言語間還散發出陣陣寒意，令人汗毛直豎，恐懼感頓時傳遍全身。

回到座位的稀愛更加肆無忌憚地看手機，只是越看越氣憤：「妖！啲人明明都壞事做盡，點解替天行道都唔報？垃圾官媒，成個世界都壞晒錯晒，一定要糾正。」

終於，下課的鈴聲響起，是午膳時間，一向獨斷獨行的稀愛在校門外的午餐車買了一個飯盒便躲在科學室吃起來，這裏是她最喜歡蹣跚的地方，亦只有化學科主任韓sir能獲得她的尊重和信任。

「同學，lunch time做咩自己一個匿喺度食lunch，唔出去同同學仔食？」這是韓sir與稀愛第一次相遇的畫面。

「我同佢咁溝通唔到，佢咁太幼稚。」稀愛對眼前這個胖子感到無趣，邊吃邊答。

「原來係咁，你係中一新生？叫咩名呢？我係呢度嘅話事人韓sir。」韓sir聽到後立即換成朋輩模式，放下老師的嚴肅，嘗試與稀愛拉近距離。

稀愛一眼便看穿韓sir的意圖，語帶嘲諷地說：「唔駛同我搵friend，你知唔知咁耐以嚟有幾多個老師咁做？無一個成功。」

「係咩？我就覺得咁耐以嚟無一個老師會好似我咁想同你做friend喇，我係第一個。」韓sir調皮地說

的確，過往的老師往往只想以長輩、師生的身份和強權壓制稀愛，逼令她聽話服從，沒有一個會以朋輩的身份與她溝通和接納她，並對她循循善誘，以致她建立起了一幅厚厚的牆來保護自己隔絕外人。可是，這幅由來已久的牆又怎會憑一句說話便被打破？

「懶醒，你呢啲人咪得把口，我見唔少，到頭來都只係一個無料到嘅廢物，躡開，唔好阻住我食飯。」稀愛尖酸地說，然後繼續獨自邊劃電話邊吃飯。

韓sir看了一眼便說：「以而家嘅科技，永動機只會係夢想，而家最符合永動原理嘅係時間晶體，但要真係用得到佢，我哋嘅科技仲有好大段距離。」

「為人師表，偷窺真係好咩？難怪會嚟女校做老師。」稀愛厲眼盯着韓sir。

「我哋friend嚟㗎嘛，唔好咁計較啦，我見你對科學嘅嘢幾有興趣咁，難怪你會覺得啲同學幼稚，寧願lunch time匿喺度喇。」韓sir雖然有點無賴，但稀愛卻意外地受落。

「你好似對科學嘢都有啲研究，咁我問你，」稀愛對眼前的人逐步放下戒心並問：「胃酸係強酸，因為有胃黏膜、糖體層同類脂體保護所以個胃先無溶，但如果無呢啲，身體入面嘅器官係咪都會溶晒？」

韓sir見眼前的小女孩如此好學不倦，也樂得開懷，詳細地回答：「如果無中和，人體嘅器官係會被胃酸灼傷㗎。例如胃酸倒流會灼傷食道，接觸到皮膚會化學性燒傷咁。再極端啲，如果有大量胃酸被注入身體嘅話，組織會壞死，全身會酸性中毒，凝血功能都會受影響啫。不過除非病咗或者有外力，否則都唔會出現呢啲情況嘅。」

「哦，原來係咁。」稀愛似懂非懂地回答，然後又跟韓sir談了很多科學上的話題，直到上課的鐘聲響起才依依不捨地離開。

「肥仔，我又嚟探你喇。問你一樣嘢，你覺得地球會因為咩事而滅亡？」稀愛一進科學室便大聲問，可是卻沒有人回答。

「肥仔？」稀愛找遍全個科學室每個角落也找不到韓sir的蹤影，只好一個人既失望又苦悶地吃飯。

而由這一日開始，韓sir再也沒有在校園出現過。

+X+X+X+X+X+X+X+X+X+X

「大家好，我係賈子，今日係久違嘅金田一系列，我哋今日嚟講一單連環殺人案。有網友爆料，最近出現咗一連串被埋埋嘅連環殺人案，兇手用匪夷所思嘅手法連環奪走三條人命，連警方都束手無策。」電腦正播放着夫妻檔youtuber的最新一期影片，阿旻看得津津有味，這是她喜愛的題材之一。

「經我深入調查，三名死者雖然唔係公眾人物，亦都無關連，表面好似係隨機殺人，但其實佢哋都係唔同行業嘅老闆，係咪真係咁巧合？定抑或係有某啲原因惹上殺身之禍？我再循佢哋行業有無機會合作嘅方向去查，結果都係無證據顯示佢哋係識。」賈子的影片繼續播放，阿旻也逐漸投入其中，猜測兇手的動機。

「不過聽埋落去的話，大家可能會同我一樣有新諗法。三個死者無表面傷痕，亦都無反抗痕跡，但內臟就無晒，成個肚都凹晒，面容扭曲，死狀恐怖，生前肯定受到極大痛苦。而報案人士都異口同聲話見到一個細小人影逃走，以上特徵，大家有無諗起啲乜？」賈子停下來賣關子，他身旁的太太芳芳像想起甚麼般脫口而出：「咦？咪同之前講過嘅抱怒舜一樣？」

賈子笑說：「無錯，睇開我哋嘅觀眾就知，同之前有期我講過嘅都市傳說怪獸抱怒舜好相似，呢三單案好大機會就係抱怒舜所為，畢竟人無可能喺唔開刀之下令到內臟消失，所以可以今次視為抱怒舜真實存在嘅鐵證。」

「唔係嗎，抱怒舜唔係只喺深山、樹林附近出現咩，點解會喺城市？」芳芳問。

「無錯，你講得啱，呢個係第一個疑點，另外就係點解佢要咁做呢？目前因為無報導，所以詳細嘅都唔係好知，只係靠報料觀眾講。畢竟抱怒舜可以話係地球嘅清道夫，專門對付破壞環境嘅人，咁呢三個死者同破壞環境有咩關係？成件事究竟係人類模仿，定真係抱怒舜出山？」影片尾聲，賈子提出一系列問題。

一旁的芳芳以一句突破盲點：「城市人有邊個無破壞環境？可能抱怒舜將石屎森林都當係森林，所以對人出手。」

賈子聽到後既驚又喜，笑說：「有可能，咁我哋要再環保啲先得。」

影片就在兩人的笑聲中完結。

「係都市傳說殺人案，估唔到有單咁有趣嘅案，聽日返學同佢哋又有新話題傾。」阿旻滿心歡喜地想。

# 曝光

曝光

一大早，警察總部門外堆滿了記者及好事之徒，他們都為同一件事而來。

未幾，一架黑色私家車駛至，傳媒立即蜂擁而上，警員也攔不住他們，馬路擠得水洩不通，車上的人只好較低窗對傳媒們說：「我哋會喺十點開記者會，到時你哋可以慢慢問。」

然而，傳媒又怎會乖乖就範？他們你一言我一語，圍繞的問題只有一個——凌晨的連環凶殺案。

「處長，點解你哋要揸埋件事？而家回應幾句先。」

「係咪因為想保住最安全城市個名？」

「案件詳情係點，可唔可以同大家簡單講吓？」

「市民有知情權，你哋咁揸埋件事，令到市民無得防範，同推啲市民去死無分別，你哋有咩回應？」

面對一連串的問題，警務處處長始終保持笑容說：「你哋咁樣會好危險，讓返條路出嚟先，一陣記者會見。」然後便把窗關上，同時，更多的警員從警署走出來攔住傳媒，好讓汽車能順利駛進停車場。

幾經辛苦，處長的車終於駛到停車場，擺脫煩人的傳媒，可以鬆一口氣做回自己。他板起臉直奔自己的辦公室，召來了副處長開會。

「成班廢柴，點解個垃圾youtuber會知？你哋點做嘢㗎？咁高人工，但叫你哋做少少嘢都搞到一鑊泡，你叫我點同局長同埋特首交代？」處長大發雷霆，對下屬破口大罵，下屬雖然感到委屈想反駁，可是薪金包含要受這些氣，所以他們也只能啞忍。

「一陣記者會點算？」處長抒發完悶氣後，稍為冷靜下來。

「份稿已經搞掂，另外都已經預備咗啲Q&A，你可以過一過目。」公共關係科的madam邊說邊遞上一疊印滿字的紙，續說：「我哋仲內定咗幾個官媒問問題帶風向，一定萬無一失。」

「另外仲會用場地限制原因，只安排聽話嘅傳媒入記者會，其餘嘅都一律拒之門外。」副處長說。

「做多咗喇，今次咁樣爆出嚟，我哋仲限啲人，佢哋實乘機大造文章，今次我哋應該要開誠布公，令佢哋心悅誠服，無得亂寫，維護返警隊聲譽。」處長握實拳頭說。

「處長英明。」眾人立即奉承道。

+X+X+X+X+X+X+X+X+X+X

「你哋有無收到風有個youtuber爆咗單case出嚟，搞到全城人心惶惶，阿sir成朝喺阿頂間房無出過嚟，我諗一定係因為呢件事，睇嚟凶多吉少。」隊中小滑頭鐘仔說，他最擅長打聽小道消息再誇大製造恐慌。

阿查淡定地說：「咪作大喇鐘仔，阿sir先入咗去十分鐘，加上佢哋同期，平時friend過打band，邊會有事。」說完後阿查不禁望向阿頂的房間，不安的姆指不自覺在扭動。

「一於咁話，下個禮拜六帶埋你個女嚟一齊BBQ，佢兩個好耐無見。」阿頂搭着劉sir的膊頭開懷大笑地說。

「好啊，到時見，佢知道實好開心。」劉sir也滿心歡喜地期待下星期六的到來，臉上掛着發自內心的笑容。

「喲，都話，佢哋邊有嘢，鐘仔你咪作嘢喇。」阿查看到笑着走出來的劉sir立即鬆一口氣，推了鐘仔一下。

然而，劉sir下一秒便立即變臉，黑着臉對他的隊員說：「全部而家同我過會議室開會！」

鐘仔立即還擊，以口型對阿查說：「喲，都話啱啦。」

會議室內，劉sir對他小隊的六人說：「我諗你哋都知，因為有個youtuber爆料，我唔知佢啲料邊度嚟，我亦都唔打算捉鬼，總之而家上頭好緊張單case，要我哋兩星期內破案，大家手頭上嘅case放埋一邊先，專心搞好呢單，大家預咗嚟緊兩個星期無覺好瞓。」

會議室即時傳出哀號，只有阿查一人感到興奮。他入隊不算很久，尚未受到其他案件的摧殘，對這種只在螢幕上存在的情節覺得很新鮮以及期待。

「爆料嗰個真係要死全家，搞到我哋咁麻煩。」鐘仔忍不住咒罵道。

「唔駛咁惡毒嘅，」阿查的心揪了一下，然後熱血地說：「而家咁咪幾好，大家都有火，搵晒所有蛛絲馬跡，再抽絲剝繭，成功破案，成件事幾熱血，警察就應該係咁做。」

「但願你團火可以維持到年尾啦，阿們。」鐘仔雙手合十說。

「鐘仔，你去收吓風，再睇吓三個死者有無咩關係，或者有無咩common friend；飛機同老大，你哋睇多次啲cctv，睇吓有無咩遺漏；四眼同田雞，你哋再搵多次啲目擊者，睇吓有無咩新嘢；阿查，你同我一齊去現場再睇，睇吓有無咩新發現，同埋去會一會嗰個youtuber。」劉sir分配好各人的工作後，大伙便隨即行動，不想浪費哪怕一秒的時間。

「要會一會嗰個youtuber？」阿查顯得有點慌張，心裏重複了這句話。

+X+X+X+X+X+X+X+X+X+X

「各位傳媒朋友，就近日網上流傳嘅傳聞，指有宗連環凶殺案發生，已經有三人遇害，而我哋警方蓄意隱瞞。我想同各位澄清，我哋並無隱瞞任何嘢，相反我哋仲高度重視，已經成立專案小組着手調查，兩星期內會破案，只不過案件仲調查緊，所以唔方便同傳媒朋友透露。」處長大方得體地說：「而該流傳仲話案件係由怪物所為，呢個係極為荒謬同無稽嘅說法，我哋警方對於呢種刻意散布謠言、製造社會恐慌嘅行為係零容忍，我哋警方重申，呢單案會全力調查，一定會將兇徒繩之於法。」

公共關係科madam在處長說完後便繼續主持道：「而家到傳媒發問時間，請大家逐個逐個問。」

傳媒立即舉手發問，但由於事前已經內定了發問的人及問題，所以問的都是不痛不癢、觸及不到核心的問題，待指定的人問完後，公共關係科madam便以時間有限為由結束了記者會，將記者全部掃地出門。

「問唔到啲關鍵問題，個記招都廢。」某網台記者抱怨。

「正面啲睇，最少都知道咗警察會正視單案。」某紙媒記者搭訕道。

「仲知道咗死者啲訊息同埋死因，可以夠我哋去問專家擺意見。」某電視台記者說。

於是，這班記者便依照各自的想去行動和報導，間接造成日後稱為「最黑的夜」的事件。

+X+X+X+X+X+X+X+X+X+X+X

小息的時候，班房的人雖然分黨分派，但都不約而同地討論「抱怒舜」，當中以阿旻最為激動，稀愛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着這班人，不禁恥笑她們。

「稀愛稀愛，你點睇？話係都市傳說嘅怪獸殺人，你信唔信？」阿旻問，她是同學當中最常關顧稀愛的一位，可是依然未能打開她的心扉。

稀愛以鄙視的眼神作回應，然後別過臉望向窗外，將自己與這班凡夫俗子分隔開，獨自享受萬里無雲的藍天。

阿旻見稀愛無意加入討論也不再勉強，繼續與其他同學高談闊論：「我就認為呢個世界無咩神怪嘢嘅，一定係人為，一定有科學可以解釋得到，如果未解釋到都只係而家科學未去到嗰個水平啫。」

同學聽到後都表示不同意，她們認為人體內臟在無開刀的情況下不翼而飛實在不可能，加上世界各地也有抱怒舜的都市傳說，所以一口咬定是怪物所為。

雖然她們意見相佐，但無阻她們的討論，希望用各自的理據說服對方。可是，一人舌戰群儒的阿旻最終還是難與眾人匹敵，節節敗退。最後，她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想法，同學們一時間也啞口無言。

「如果內臟唔係被掏空而係消失咗呢？例如溶咗，咁無表面傷痕都講得通㗎。」阿旻說，因為這是從未有人提出過的想法，故此未有任何人士提出過反駁，同學們自然也無言以對。

可是這忽發奇想的言論卻恰恰吸引到稀愛的注意，雖然她沒有轉身加入討論，但卻露出了一個滿意的微笑，象徵着對阿旻的認可。

+X+X+X+X+X+X+X+X+X+X+X

「教授你好，我係網台Fact Check嘅記者，呢張係我卡片，好多謝你接受採訪。作為民俗學教授，你係神話傳說、傳統習俗、民間傳說嘅專家，對於今次事件，有人話係都市傳說嘅怪物抱怒舜所為，你有咩睇法？」辦公室內，一位記者問道。

「你好。首先，如果以現有嘅資訊嚟睇，作為畢生研究傳說嘅我，我好希望事件係由抱怒舜所為，始

終研究咗咁耐，見到真身就意味住過往其他嘅神話傳說都好大機會係真，對我哋同行嚟講係絕大鼓舞。其次，從死者嘅死法嚟睇，同都市傳說入面抱怒舜嘅殺人手法如出一轍，呢個係一個好強嘅證據，令我認為係抱怒舜做。不過，作為教授，睇事物都要科學啲客觀啲，但so far到而家，都未有任何一個學科嘅教授解釋到呢個咁離奇嘅死法，大家都認為好大機會真係抱怒舜做。睇嚟又一次驗證咗『科學嘅盡頭就係玄學』呢個講法。」教授盡力壓抑興奮的心情，以客觀的說辭回答訪問。

記者聽到連教授都覺得是傳說中的怪物所為，非但沒有感到奇怪，反而覺得很新奇，這是頭一遭有專家這麼直白地承認超自然科學的存在，這故事可非常富趣味性。

「咁教授，你覺得點解抱怒舜會咁做？真係因為好似條片入面講，綠化地減少，城市化擴大，令到佢無地方住，所以嚟殺人？」記者追問。

教授想也沒想便答：「如果真係抱怒舜做嘅話，咁三名死者一定係做咗啲破壞地球環境嘅事，而且係傷害性極大，畢竟抱怒舜可以話係地球嘅清道夫，我認為循呢個方向調查，應該會搵到啲線索。至於城市化，可能都有些少關係，但我認為唔係最關鍵。」

記者意外地得到新的調查方向，已經想好下一步的行動，但他還是再問：「你認為嚟緊仲會唔會有新嘅受害者？」

「如果人類仲係肆無忌憚咁破壞環境嘅話，咁就一定會再有新嘅受害者出現。」教授語氣肯定地說。

記者最後問道：「有咩辦法可以捉到抱怒舜？」

教授聽到後笑了，謙虛地說：「我都想知，到目前為止都只係得目擊報告，連相都無張，要捉到佢都唔係咁易。傳聞話佢行動迅速敏捷，會發出各種動物叫聲，同埋最神奇嘅係只要一個轉角，佢就會消失唔見咗。你哋計仔應該多啲，所以如果你哋諗到咩辦法捉佢記住話我知，我都想道眼見到佢。」

記者聽到後也笑了，訪問就在這融洽的氣氛中結束。臨離去前，記者還問了一個問題：「我自己都鍾意聽呢啲超自然科學嘅嘢，之前做新聞都有遇過，所以我好想知呢個都市傳說其實係幾時開始流傳，同埋佢嘅源頭，或者叫原型係乜嘢？」

「哦？估唔到你冇遇過呢啲，真係羨慕。」教授雙眼發光地說：「根據我嘅研究，抱怒舜嘅傳說原型係古埃及製作木乃伊嘅祭司，佢哋為咗法老以後重生而拎晒啲內臟出嚟保存。」

「呢樣我知，但點解會演變成抱怒舜呢？」記者不解。

「祭司嘅身份係世襲或者任命，當古埃及時代結束之後，祭司嘅使命其實仍然持續，當中有一支一直承傳至今。而其中一個說法就係呢一支祭司見到而家地球環境被破壞得好嚴重，佢哋唔想法老重生嘅時候統治一個爛溶溶嘅地球，於是逐漸變得激進，當有傳人之後，上一任祭司就會向古埃及嘅神祇借力量去懲罰破壞地球環境嘅人，於是佢哋就變咗做抱怒舜。」教授對抱怒舜的起源倒背如流。

教授呷了一口茶，接着說：「呢個傳說係現存舊埃及皇室血脈中一直都有口耳相傳，不過一日未捉到都唔可以咁武斷話佢係真定假。」

「原來係咁，真係好多謝你，我知道咗好多，呢篇報導我保證精彩。」記者衷心道謝。

「唔駛客氣，」教授看看手上的名片再說：「期待你嘅報導，直覺話我知你會係好嘅記者，希望你人可以如其名，保持住自己嘅Faith。」教授祝願。

記者跟教授道謝及道別後便跟總編輯報告，同時手指在電話上飛快地跳動，一篇詳細且無偏頗的報導很快便面世。

+X+X+X+X+X+X+X+X+X+X

案發場地有三個，都是在無閉路電視的後巷發生，當時亦已經地氈式搜查過，但劉sir和阿查還是不厭其煩再重做一次，不希望遺漏任何微細的線索。

「其實我有個疑問，」阿查查看牆身時問：「如果根據個youtuber講真係抱怒舜所為，即係呢三個人人都係嚴重破壞環境，點解又會咁啱都行後巷？我哋喺現場搵極都搵唔到線索，呢度真係第一案發現場？」

有看推理動漫或小說的人都知道，有時破案關鍵就是一個人說了一句或做了一樣無關痛癢的事而啟發到主角，而今次阿查的一句話正正啟發到了他的上司劉sir。

「Check過晒死者死前幾日嘅電話、social media同上網record，都唔見有咩值得懷疑；問過佢哋屋企人、朋友、下屬都無話佢哋有咩唔同；最後拍到死者仲在生嘅都係佢哋自己嘅車cam，無任何異樣，無任何可疑人士，雖然落車地點各有不同，但都係大街大巷，離發現屍體嘅後巷車程都起碼半個鐘；死者身上又無第三者嘅線索，連目擊證人見到嘅抱怒舜嘅生物特徵都無。」阿查整理完資訊後提出了一件解釋不了的事：「但神奇嘅係，案發當日死者都係出奇地夜先離開公司，之前未試過，而且都係去咗一個從來唔會去嘅地方。而由佢哋落車起，就再無其他cctv影到佢哋，佢哋就咁憑空消失，再憑空出現喺後巷。驗屍官話佢哋嘅死亡時間同屍體發現時間接近一樣，咁由落車到屍體被發現嘅十幾分鐘入面，佢哋去咗邊？」

「唔好同我講咩抱怒舜，呢個世界無怪物，一定係人為。而且問題唔係呢十幾分鐘入面佢哋去咗邊，而係點用十幾分鐘去到半個鐘車程遠嘅地方。如果後巷唔係第一案發現場，咁第一案發現場一定係乘搭嘅某種交通工具。咁都解釋咗兇手點無聲無息咁運到條屍過去，目擊證人話兇手好細小，正常係做唔到好自然咁運屍，畢竟無知覺嘅人比有知覺嘅人沉重，所以佢係嚟到先殺人，再搬條屍落去。」劉sir立即腦力全開，提出符合邏輯的解釋。

阿查舉一反三，立即再問：「咁點解死者會肯跟佢走？點樣用十幾分鐘去到要半個鐘車程先去到嘅地方？又點樣用咁離奇嘅手法殺人？最後兇手嘅動機係乜？」

這一連串的問題令到現場陷入了沉寂，兩人表面上是在專心搜查，內心卻一直在想着剛才問題的答案。

三條後巷都搜查完後，劉sir便帶阿查到youtuber賈子的家中問話。

「真係有必要去咩？佢都係亂噏，對單case有咩影響？」阿查問。

「哦？一啲都唔似你喎，去查案你都想reject，身有屎？唔好被我估中.....」劉sir累積數十年的警察觸覺立即察覺有異。

阿查連忙否認：「梗係唔係喇，只不過我覺得時間咁緊逼，無必要去問個吹水唔抹嘴嘅youtuber啫

。」

劉sir點頭，就像恍然大悟一樣，但同時又露出意味深長的微笑，阿查看到後吞了一大口口水。

「叮噠、叮噠……」門鈴響了，三秒後便有人應門，是賈子。

「請問……」賈子先是滿臉疑惑，直到看到劉sir身後的阿查便露出寬容的笑容問：「查sir？乜咁錯蕩，有新料爆？」他無視了阿查的各種「不」的手勢。

劉sir轉身白了阿查一眼，露出勝利者的微笑，仿佛告訴他自己寶刀未老，警察的觸覺依舊敏銳。至於阿查則低垂下頭，脖子也快斷，妥妥的失敗者形象，與劉sir形成強烈對比。

「賈子先生，我係阿查上司，我姓劉，關於你最近upload嗰條片，有啲嘢想問問你。」劉sir說完便很自然地進了屋內坐下，與賈子傾談了將近兩小時才離開。

# 專家的威力

## 專家的威力

專家訪問的報導出街後，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迴響，社會各界人士對此有不同的反應。

環保團體第一個發聲譴責這件事，認為用環保作為殺人的藉口是人神共憤的行為，重申環保的重要性，但不應該用如此極端的方法去傳達訊息。

商家們則乘此熱潮趕快推出抱怒舜週邊產品，由護膚品到食物飲品無孔不入，沒有買不到，只有想不到，一時間全城都看到不同商家眼中的抱怒舜樣貌，由形象凶殘到可愛得意都有。

有先見之明的人甚至已經用抱怒舜的名字、形象來註冊商標、版權，等待商家出資購買或控告對方侵權領賠償。

本身善忘的市民，因為這鋪天蓋地的宣傳，都開始認識抱怒舜的都市傳說，使得支持或反對的人幾何級數上升，造成了社會的對立及分裂，衝突增加，犯罪率上升，社會充斥着不安氣氛。

+X+X+X+X+X+X+X+X+X+X

「大家為Faith鼓掌！」在細小的studio內，總編輯詹爺對大伙說：「恭喜佢成為我哋Fact Check第一個破萬views嘅記者。」

Faith尷尬地說：「咪玩我喇總編，我哋先得三個人，講到以為有幾十人咁，而且都只係得萬幾views，距離我哋目標仲差好遠。」

「你唔好睇少呢萬幾views，為我哋增加咗10k followers㗎，絕對係一個里程碑。」集攝影、校對、排版於一身的雜務OK哥說。

「我哋大大話話都搞咗幾年，而家先有一千個followers，一定要再努力啲去跑新聞，做得pro就自然有人識欣賞，要將最真實嘅事實呈現畀市民面前。」Faith眼神堅定、滿懷信念地說。

「That's right，所以我哋三個先咁夾。」詹爺左右手分別摟着Faith和OK哥的頸說：「之前啲啲奇怪嘢終於離我哋而去，以後就係我哋嘅天下！」

「喔噢！」這已經是今天第三千五百零九次響了，是有新留言的提示。至今為止，留言內容主要分三類：擔心自身安危，討論如何自保；支持抱怒舜行使「正義」，視其為偶像並深深崇拜牠；反對殺人行為，認為要將牠繩之於法。

「我認為要繼續調查報導、乘勝追擊。教授畀咗個好方向我，我覺得要調查三個死者背景，搵出抱怒舜揸佢哋嘅背後邏輯，再推測下一個目標，然後跟住佢，等抱怒舜出現。」Faith幹勁十足，詹爺和OK哥也贊成且全力支持。

「死喇，而家成身好似有好多蟻咬咁，好耐無呢種感覺，好有火！我會搵返之前啲針問，你哋記住唔好搵之前啲同事或者行家，呢單嘢我哋要獨家做，發圍睇呢鋪。」詹爺鬥志高昂，重拾十多年前入行

時的那團火。

「有noise當然好，不過引致社會咁大迴響，甚至引起咁多衝突，真係好咩？做傳媒係咪應該要有返啲道德、承擔教育市民嘅責任呢？」Faith眼看社會正發生的事而獨自反思。

+X+X+X+X+X+X+X+X+X+X+X

「阿旻，你今次錯晒喇，有無睇Fact Check？你仲話係個兇手用都市傳說嚟殺人，根本個兇手就係都市傳說本身，專家都係咁講嘍。」在早會上，同學揶揄阿旻道。

「我有睇，但嗰個係民俗學家唔係犯罪學家，只係單案目前發放嘅資訊同都市傳說似所以佢先話係，佢都無睇過單案嘅其他資料，好明顯係傳媒控制輿論。」阿旻堅持立場反駁道。

「一定係怪物，人根本唔可以咁樣殺人，我信專家，佢係權威，一定唔會錯。」同學對專家深信不疑。

「唉，你呢個權威性人格，可唔可以拎返啲批判性思考出嚟？讀咁多書就係教你要識獨立思考，而唔係盲從。」阿旻雙手攤開道。

「你先係呀，成日要標奇立異，為反而反。」同學反白眼說。

「咁我有無錯先咁耐以嚟？你講、你講！」阿旻以手指攻擊同學的笑穴。

「喂呀！快啲停手，好痕呀！」同學以雙手阻擋，並扭動身體迴避。

兩人一直打鬧，嬉笑聲使得一直置身事外的稀愛也忍不住偷看了眼，敏銳的阿旻注意到後，打算把她也拉進來。

「稀愛，你話，呢個世界邊有怪物，都市傳說都係啲人迷信、搵唔到科學解釋而作出嚟嘅細路啫，單案一定係人為。」阿旻停下手，轉身問。

稀愛面對突如其來的問題，差點人設崩壞開口回答，幸好說話到口唇邊時理智上線，硬生生把話吞回肚內，又別過臉望向窗外。

然而，她的內心已經回答了阿旻。

Fact

Check的報導，稀愛很早便看完了，連同其他與案件相關的不同傳媒的報導，她都已經全部看過，她的評語都很一致——垃圾傳媒。

每間傳媒都嘩眾取寵，報導與事實不符的臆測，而不是基於事實去陳述，肆意渲染血腥，刻意製造社會恐慌，加大社會矛盾，使得人人對立，社會不再平靜安穩。

然而，這也不能全怪罪於傳媒，畢竟是顧客主導的市場，顧客喜歡看甚麼，傳媒自然便報導甚麼。可是，造成這局面，傳媒也責無旁貸，因為顧客的胃口都是傳媒養出來的，可以說目前的傳媒生態正是雙方互相影響之下的產物，亦正正就是稀愛痛恨這個社會的原因。

「呢個世界真係太多嘢要整頓。」稀愛緊握雙拳、憤世嫉俗地想。

「稀愛，你認為兇手下個目標會係邊個？」阿旻鏗而不捨地向稀愛搭話。

稀愛回望了一眼，還是沒有回答。

「點解你咁鍾意撩佢嘅？明明佢都唔理人。」同學不解地問阿旻。

阿旻一面理所當然地回應：「梗係問佢喇，佢咁叻，見解一定好獨到，近朱者赤，我好想知天才嘅說法，學佢點思考，喺佢身上一定有好多啟發。」

直到上課的鐘聲響起，稀愛都沒有搭理過阿旻，以及其他的同學。這只是稀愛的又一個平凡上課日，她的心思從來都不在學校上，身為學生的她，靈魂和思緒很早便已經飄到連環凶殺案上。

+X+X+X+X+X+X+X+X+X+X

「搞X錯！記招都開埋，啲記者仲係亂咁寫，怪咩物？成件事越描越黑，我哋警隊仲有威信嘅？」警務處處長大發雷霆。

「都唔係全部咁寫嘅，你睇吓呢份，『破除迷信  
警方誓破連環凶殺案』，仲有呢份，『開埠以來最大挑戰 處長：兩星期破案！  
』，呢兩份都正路。」副處長立即舉例，希望能平息處長怒火。

「幾十個唔同傳媒，咪就係得呢兩個正路啲，其他都嘩眾取寵，下次淨係畀呢兩個問嘢。」處長怒髮衝冠，比之前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建議喺我哋嘅social  
media每日都出post跟蹤報導呢單嘢嘅最新發展。」公共關係科madam提議：「一方面可以推吓我哋嘅social media，等多啲人follow；另一方面又可以控制資訊嘅流通，唔會有失控嘅情況。」

處長想了一想，認為這亡羊補牢的方法效果極微，但卻是現在唯一可做的事，故此批准了。除此以外，他同時要求透過大眾傳媒幫忙澄清，因為這樣會顯得更中立。

「處長，除咗搵傳媒，不如搵埋KOL，佢哋嘅影響力唔會比傳媒差。可以想像到嚟緊會有更多KOL出嚟蹭熱度講呢件案，搵定呢班人幫手出片，隨時可以改變輿論。」公共關係科madam再提議。

「交界你去處理，我而家要去搵局長同特首報告。」處長拋下最後一句話便離開。

「你諗住搵邊啲KOL？」副處長坐在處長座位問。

「我本身有幾個相熟，而且平時都係比較中立，唔係擺明撐警撐政府啲啲，我諗呢啲效果會好啲。」公共關係科madam說：「而本身親我哋啲啲我都會搵埋，咁就萬無一失。」

副處長點頭稱讚，然後便讓公共關係科madam離開，好讓自己能獨享短暫的「處長時刻」。

+X+X+X+X+X+X+X+X+X+X

「而家狗屎垃圾都話自己係專家，出嚟亂噏廿四唔駛負責，搞到啲市民信以為真，自己嚇自己製造恐慌，最後埋單嘅都係我哋。」鐘仔埋怨道。

「唔好咁多怨氣，我哋職責係盡快破案，其他嘅嘢唔到我哋理，破咗案啲人就唔會記得啲謠言。」劉sir召集他的隊員：「全世界去會議室開會，係時候交功課。」

會議室內，每個組員都向劉sir報告自己的調查結果，可是都沒有甚麼新的發現，只有劉sir和阿查有新方向，於是全部人便專注在這新方向中。

「我哋懷疑後巷唔係第一案發現場。」阿查說：「因為喺現場真係乜蛛絲馬跡都無，於是同劉sir再睇埋死者最後現身嘅地方，發現咗啲嘢。」

阿查拿出做了不同標記的地圖，續說：「我哋發現死者最後現身嘅地方同屍體被發現嘅地方，車程要半個鐘左右，但驗屍官話佢哋嘅死亡時間同屍體發現時間接近一樣，即係十幾分鐘就去到半個鐘車程嘅地方。」

「十幾分鐘去半個鐘車程之外嘅地方，十足推理小說啲不可能犯罪咁，啱晒你喇，阿查。」四眼調侃道。

「係囉阿查，平時你睇咁多，一個定有類似嘅，有咩方法可以做到？」飛機問。

這可考起了阿查，他摸着後腦苦惱起來，對着地圖完全沒有頭緒。

「點計都好，好彩到全部綠燈，由落車點到屍體發現嘅地方，車程快極都要廿五分鐘，無可能十幾分鐘就到，仲要唔係撞車……」阿查口中唸唸有詞。

田雞看着地圖，打趣地問：「你點知車程要半個鐘？你試過？」

阿查搖頭，向田雞展示手機地圖上的駕車預計時間，怎料田雞一看到便笑了。

「喂，揸開車都知唔好用呢個地圖，用佢出事㗎，大把新聞都報過。」田雞拿出自己的手機操弄一番後放到阿查面前說：「用呢個喇，你睇吓，條路線都有啲唔同，二十分鐘就到。」

此時老大也插嘴道：「你睇吓呢條路，十分鐘唔駛就到。」老大指出的是一條非車行的小路，路線簡單直接，不用繞一大段路，小隊的人都因而得到了全新的啟發。

「係啲，老大你真係突破盲腸，點解我咁都無諗過？」阿查佩服之餘，不忘找另外兩宗案件的地圖查看，發現全都是十分鐘內便能步行前往。

「四眼同田雞一組去第一條路，飛機同老大一組去第二條路，鐘仔同阿查同埋我一組去第三條路，我哋要搵呢三條路嘅cctv，一定要捉到個兇手。」劉sir立即下令道。

眾人分頭行事，親自行一次三條路，除了測試時間之外，也看看沿途有沒有閉路電視。

「點解唔講埋賈子嘅睇法畀班手足知？」路上，阿查不解地問劉sir。

「雖然佢講嘅嘢好make

sense，亦都完美咁解答晒我哋目前遇到嘅問題，但佢全部都建基於兇手係怪物而唔係人上面，試問我哋又點可以採用？外界嘅人只會認為係我哋辦事不力，所以亂作故仔嫁禍畀唔存在嘅事物。怪物作案呢啲咁異想天開嘅想法，畀班手足知道，影響到大家嘅判斷，咁就真係唔駛旨意破案。」劉sir解釋道。

阿查死心不息再問：「咁我哋唔提怪物，當係我哋自己諗到啲問題嘅答案，提出嚟大家再諗點樣實行到呢？」

「我哋係真人警察唔係卡通片偵探，我哋係基於事實證據去拉人，而唔係胡亂揣測完再去證明自己啱，唔好睇完啲卡通片就當真！」劉sir語氣明顯加重，阿查意識到不應再糾纏在這問題上，最少目前情況是這樣。

# 三條路

## 三條路

距離要破案的日子還有十三日，劉sir小隊兵分三路，分別在三條路線上調查。

四眼和田雞被分派到第一件案發生的路線上調查。這是一條公園小徑，在白天的時候人流也不多，晚上更是人跡罕至，而且沿途路燈昏暗稀疏，沒有閉路電視，幹甚麼事都絕對不會被發現，連殺人運屍也能無聲無息地完成，是一條絕佳的「屍囚之路」。

「呢條路又靜又暗，難怪兇手可以大搖大擺咁行都無人知。」四眼站在小徑前說。

田雞充起鼓勵者角色對四眼說：「往好個方面諗，啲證據都會容易啲保留，對破案好有用，一齊搵喇！」

兩人沿着小徑，一個負責左面，另一個負責右面，鉅細無遺地沿路查看。小徑以運動場跑道物料鋪成，吸聲吸震不留痕，兩旁種了各種樹木、灌木及花朵，鳥語花香，蝴蝶翩翩起舞。

「幾細微幾無關痛癢都要出聲，隨時係破案關鍵，有違和就講。」田雞吩咐道。

話音剛落，四眼便說：「唔知係咪呢，呢棵嘢啲葉穿咗窿。」

「咪玩喇，蟲蛀啫。」田雞看也不看便答。

四眼沒癮地吐槽：「又叫我幾細微都出聲，出完又唔望吓，棵棵都無事，係得呢棵呢幾塊葉先穿窿，咁奇怪仲唔係違和咩？」

田雞聽到後晦氣地回應道：「咁你都要有返啲常識去判斷㗎師兄。」

四眼沒有回答，拿出手機拍了照便繼續安靜地查看其他可能的線索。然而時間只是過了兩分鐘，在穿孔葉子處往前走約五米，他再發現地上有幾個小小的凹陷位，裏面及附近的膠有丁點侵蝕溶化跡象，他本想報告，但為免又被田雞囉唆，說這只是正常損耗，於是只拍了照作記錄便離開了。

兩人由起點行到終點，然後交換位置，再由終點走向起點。小徑除了開端的葉子及地面凹陷位外，沿途再也沒有可疑的地方，以田雞的標準來說的話。

「唉！劫死人，成段路都無乜發現，走喇，返去同劉sir報告，希望佢哋搵到線索。」田雞邊捶打自己的腰板邊說。

四眼沒有說話，也沒有報告，只是安靜地跟着田雞離開。

+X+X+X+X+X+X+X+X+X+X+X

另一邊廂，飛機和老大也抵達了第二案發現場的小徑，這是一條學校村後面的小路。此小路早上熱鬧非常，人來人往、絡繹不絕，但到了晚上則水靜鵝飛、杳無人煙。

「呢個位要搵到線索都難，乜都破壞晒，都係盡吓人事算。」老大消極地說。

「Come on，bro！我哋唔可以交差了事，一定要認真啲。」飛機異常認真地說：「Man，我想放假呀！」

「如果你想快啲破案，咁我哋去問啲學校拎閉路算，仲搵乜鬼！」老大指着小徑上的閉路電視，出於學校保安理由，在這條小路上，各間學校均安裝了數部閉路電視監察情況。

他倆果斷放棄繼續搜尋，改為問學校拿影片。

「呢條路有三間學校一共九部cam，乜角度都影到，兇手仲走得甩？」老大得意地說。

他們首先進入第一間學校，這是一間有宗教背景的小學，道明來意後，校方卻面有難色，結結巴巴地說：「阿sir，我哋絕對願意配合調查、警民合作，只不過……」

「唔駛只不過，畀條片我哋就得。」飛機立即說。

「只不過我哋畀唔出，」校方解釋道：「我哋啲閉路，一般保留七日，你要兩星期前，已經delete晒。」

「七日？Jesus！最少都一個月啦！」飛機語氣很重，嚇得校方的人後退了數步，幸好老大立即打圓場。

「唔緊要，都好多謝你哋幫忙，不過今日開始，啲片keep一個月會好啲，今次真係打搞晒同唔該晒。」老大友善地說，之後便拉走飛機到另一間學校。

第二間是由慈善團體辦學的中學，這次由老大發問，他拿出委任證說：「我哋係警察，而家調查緊一單連環凶殺案，時間大約係兩星期前，你哋學校後面小路嘅閉路電視有機會拍到兇手嘅樣，我哋想拎啲片返警署調查。」

「雖然明白你哋嘅來意，不過唔好意思兩位阿sir，後面三部閉路嘅影片恕我哋無辦法提供到。」校方代表堅定拒絕。

「點解呀？又係keep七日？」飛機凶巴巴地衝口而出，嚇得老大連忙賠不是。

豈料校方非但沒有害怕，反而更理直氣壯地說：「我哋學校因應環保，後面三部閉路都只係做樣起阻嚇作用，從來都無通電，所以唔會拍到啲乜。」

這個答案殺了老大和飛機一個措手不及，他們只能無奈告辭，向最後的希望邁進。

「你估呢間又會有咩理由唔畀片我哋？」飛機開玩笑地問，已經分不清是忿怒還是失望。

「咁人哋又唔係專登嘅，怪佢哋都無用，」老大始終抱着希望道：「都仲有一間，呢間實有。」

最後的是一間官立中學，他倆自報家門及表明來意後，意想不到地被拒諸門外，要他們有搜查令才能提供相關影片。

「信唔信我告你阻差辦公？」飛機被氣得七竅生煙。

「規矩就係規矩、制度就係制度，我哋作為官校更加要遵守規則、跟足程序，唔可以破壞。如果跟程序去做都係阻差辦公的話，咁我諗你要告嘅係政府而唔係我。」校方態度強硬，字字珠璣、句句鏗鏘，而且有根有據，使得兩人啞口無言，只能認輸敗走。

老大苦中作樂道：「咁就無計喇，鬼叫喺學校老師最惡咩，既然唔夠老師拗，唯有認命去申請搜查令，同埋去返條路慢慢搵喇。」

「咁你去頭我去尾，起碼慳返一半時間。」飛機也只好認命。

他們分頭行事，認真地檢查路上每一處，但正如他們所說，所有的痕跡都一早已經被無數的學生走動破壞而灰飛湮滅，根本沒有能作為證據的東西。

這條路的調查暫時只能等搜查令出了才能有所突破。

+X+X+X+X+X+X+X+X+X+X

劉sir、阿查和鐘仔亦於差不多時間抵達第三條路線。

「嘩！呢條真係路咩？」鐘仔一看到便忍不住大叫，他面前的是一條崎嶇不平的山路。

「呢條路，如果要搬一個無意識嘅成人都真係無可能行到，條路凹凸不平，自己行都難。」阿查又發揮他的偵探頭腦：「一定有第二條路。」

劉sir環顧四周，除了行山人士外，就只有花草樹木和淅瀝淅瀝的溪流這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人工的痕跡就只有欄杆，連照明也沒有，更枉論閉路電視。

「可以唔受地形影響，帶住個人行動一樣都咁敏捷，唔通真係.....」鐘仔話說到一半便被劉sir打住。

「唔好講埋啲廢話！」劉sir理性地說：「破唔到案就話係怪物，咁仲駛警察嘅？」

看到劉sir如此有風骨，阿查雙眼發光，差點要以爺爺的名義起誓，只是他的爺爺不是甚麼名偵探而作罷。

劉sir仔細查看附近環境，憑藉多年的查案經驗，立即便有了想法，於是問了阿查和鐘仔一個問題：「咩為之路？」

此問題乍聽之下與案件完全無關，但細心一想，又好像有那麼一丁點關係，畢竟劉sir不會胡亂發問，是背後有深一層的含意嗎？

「路咪就係整好晒畀人行嘅地方。」鐘仔答。

鍾sir沒有回答，自然地將目光移向尚未作答的阿查，他對成為焦點而感到焦急，想起不知哪裏聽過的答案便說：「路本來並唔存在，人行多咗，就自然變咗條路。」

劉sir滿意地笑說：「咁你哋睇到呢度邊度仲有『路』？」

阿查和鐘仔逐吋逐吋查看，終於發現了一條「路」。

「草地！」、「條溪！」阿查和鐘仔同時說出不同答案，然後再互望一眼，露出詫異的表情。

劉sir沒有指出誰是誰非，而是再問他們答案的原因。阿查的回答很符合邏輯，因為看到草地的草有被壓過的痕跡，而且一直延伸成為一條路。而鐘仔的原因則很直接，用水運重物是古今中外皆有的方法，所以沒有比用溪澗更簡單和不留痕的方法。

聽完兩人的原因後，劉sir總算開腔給答案：「的確，你哋兩個個解釋都好合理，亦都唔排除有呢個可能，但未夠全面，忽略咗環境因素，有太多疑點，仲未畢到業。」

阿查和鐘仔不解，定睛盯着劉sir，等待他進一步說明。

「首先，草係有壓過嘅痕跡，亦都有折斷，但真係兇手造成？行山人士都有機會啲喎。其次，水運的確省時慳力，但條溪咁淺、水流咁弱，真係運到？」劉sir侃侃而談，將疑點都一一道出，最後說出自己的見解：「我認為佢哋係經草地落去，但唔係行，而係滑。你哋睇吓啲草，係一條路咁同方向同闊度一齊斷，如果用腳行會咁一致同埋全部都斷咩？」

阿查和鐘仔完全沒有反駁的地方，只能不停點頭認同。他倆隨劉sir走到滑草的起點，開始仔細調查。

「睇跣！」這是劉sir開始的訊號，接着三人便開始搜查。

「呢度有發現，sir！啲草有侵蝕痕跡。」鐘仔很快便發現了情況。

「拎走化驗。」劉sir也下達了清晰指令。

「呢度發現血跡。」阿查不讓鐘仔專美。

「袋埋走。」劉sir一視同仁。

「劉sir，我呢度都有。」鐘仔又有發現。

「有懷疑嘔吐物。」阿查又報告。

兩人前前後後發現了十數樣可疑的證物，全都帶走化驗，可謂滿載而歸，劉sir亦不吝嗇對他們的讚賞。

「不過，一日搵唔到用嚟滑草嘅板，一日都證明唔到真係滑草落去，只係估計。」阿查又陷入沉思：「如果兇手真係條女見到嘅綠色人，咁佢將兩塊板收埋喺邊？」

「唔駛諗咁多喎，是但搵塊板都做到，用完即棄我哋無留意到都唔奇。」鐘仔嬉皮笑臉地說了一句極不負責的說話。

「唔係，如果個兇手識得搵呢三條路，又識得用呢個方法，佢一定係心思縝密，唔會冒呢個險。」劉sir即時反駁：「即係塊板佢已經收埋或者消毀咗。」

現場找不到其他線索後，他們三人便起程回警署，將找到的證物帶回去鑑證科化驗。

阿查在車上回想當日情況，但對細節已經十分模糊，可是有一點他還是很在意：這山坡的坡度和草地真的適合滑草嗎？他並沒有答案，但他決定自己去找出來。

# 網軍

網軍

「基於以上證據，兇手有機會係一個反社會人格嘅高智商人士，年齡通常界乎十八到三十歲，男性機會比女性更高。警察們，試吓由呢啲方向着手，好可能有意外驚喜，respect。」一個專調查懸案的KOL在他的片中總結。

「呢幾日已經有最少六個youtuber講係人為，佢哋執着嘅point都大同小異，無咩新意，跟稿讀咁，唯獨呢個有多啲見解，講到似層層。」午膳時間，阿旻跟同學在餐廳邊看邊討論。

「咁會唔會真係人為，而唔係抱怒舜做？」同學疑惑地問。

「我咪一早講咗係人為囉！」阿旻裝作生氣說：「我講又唔信，啲youtuber講你哋又信晒。」

「不過點解突然多咗咁多人講話係人為嘅？」同學再問。

碰巧送餐的侍應聽到便搭話：「好明顯係收錢做嘢喇！十成十係政府出錢畀佢哋去洗市民腦。」

「呢位哥仔，你都好似幾有point啲，咁你認為係人為定係怪物做？」阿旻也回話。

侍應自豪地捋起衣袖，展示他左臂上的抱怒舜紋身，驕傲地說：「一定係抱怒舜做。佢替天行道，警惡懲奸！」

阿旻笑而不語，侍應本想繼續說下去，但剛好有新客人，於是他便去招呼其他人，阿旻才能繼續與同學討論。

「其實啱先個哥仔講得幾啱，佢哋講嘅嘢新聞都無講，好明顯係內部人士先會知，所以都應該係政府搵佢哋出片。去到呢個地步，睇嚟社會嘅人對抱怒舜嘅擁護同崇拜大到政府都接受唔到。」阿旻分析道。

除了阿旻她們外，餐廳其他的食客也在討論這件事，當中不乏一些頭髮斑白的老人家，他們不僅會看網上影片，甚至更分析起案情來。他們認為案件是人為，而且解釋得頭頭是道、十分透徹，還加插了做人多年的所見所聞及親身經歷，比那些短片更精彩和令人信服。

不過，阿旻對「認為案件係人為」這看法終於佔社會大多數並不抗拒，雖然手法算不上高明，但結果對整件事有很大幫助。正所謂「真理越辯越明」，越多人討論，就越多推理；越多推理，就越多人試驗；越多試驗，就越接近真相。

然而，事情就如硬幣，總會有正反兩面。正面來說，人們趨向理性對案情進展有莫大幫助，可是反面來看，卻加深了社會的矛盾。

輿論在一夕間迎來翻天覆地的變化，明眼人都知道是有人在背後操作，這導致社會分化進一步加劇，只不過這一次不再是支不支持抱怒舜，而是支不支持政府干預社會輿論。

+X+X+X+X+X+X+X+X+X+X

化學室內，稀愛又獨自一人在吃午餐，她看着那些宣稱是人為犯案的影片而入迷，不自覺露出滿意的笑容。

「睇嚟班警察都唔係食濕米，雖然大部份嘢都錯，但都叫有做啲嘢交吓差，以佢哋智慧算係咁。」稀愛自言自語道。

稀愛看得着迷，一段接一段地看，把相關推薦的都看過一遍，雖然內容大致差不多，但她始終很享受當中對犯案手法及兇手的推測。

「引誘受害人到後巷，監生開膛摘走內臟。」、「威脅受害人到後巷，毒死再切走內臟。」、「捉受害人到後巷，殺死再割走內臟。」

「兇手一定係孔武有力嘅人。」、「兇手絕對係冷豔美女。」、「兇手係急要錢，所以活摘器官拎去賣。」

形形色色的推測逗得稀愛吃吃大笑，直至她看到一條影片，她再也笑不出，甚至令到她瞳孔擴張、手心冒汗。這是一條再普通不過的跳舞挑戰影片，拍攝的時間正是上一次凶案發生前數小時，地點更是死者下車附近的公園，而令稀愛如此緊張的原因是拍攝者意外地將她拍了入鏡，使得她在網絡世界上留下了蹤影。

「Report，唔可以見到我，一定要delete，一定要！」稀愛顯得十分神經質，接連註冊十多個新帳戶舉報該影片，務求要以最快的速度令它下架，最終在午膳時間完結前成功了。

解決了剛才的危機後，稀愛又再次將心思放回到案件影片上：「啲網軍諗埋啲嘢咁多犯駁，無一個係經得起推理嘅，睇嚟要畀啲提示先得。」

稀愛在鍵盤上飛快地輸入了數句：「兇手係個少女，死啲啲都係自己申請，啲內臟浴晒。」她接連在數段影片下都留了相同的留言，可是一直到午膳時間完結都沒有任何一個人重視和回覆她。

+X+X+X+X+X+X+X+X+X+X

同日晚上，第三類關於案件的影片——分析案件是人為還是怪物所為——數字極速飆升，不同種類的youtuber都爭相談論這個炙手可熱的題目，試圖從中分一杯羹。只不過當中大部份的內容都言之無物、一派胡言，提出的論點和論據很多都是抄襲自其他人，跟複製貼上無異。

「垃圾！」縱使身在不同空間，稀愛和阿旻竟同時說出了這句說話。

「口口聲聲話怪物做，但完全無解釋過死者點解見到係怪物都唔走唔叫，仲乖乖咁等死。」稀愛鄙視地說：「解釋唔到就賴喺怪物身上，啲大人真係好笑。」

「我夠知係人做，但究竟用咩方法可以無傷痕之下無晒啲內臟先？解都無解釋過咁點破案？全部都到喉唔到肺講唔到重點，作為youtuber基於事實大膽假設吓都唔敢，搞錯咩！」阿旻對影片顯得頗為失望。

「究竟有無一個係可以清楚解釋晒所有疑點？」稀愛和阿旻又一次有同一個想法。

+X+X+X+X+X+X+X+X+X+X+X

在警察總部的處長室內，處長、副處長和公共關係科madam又再聚首一堂。

「上次特首同局長問到我口啞啞，今次你哋仲係做唔好嘅話，唔該自動引咎辭職！」處長生氣地吼叫。

副處長聽到要引咎辭職，立即安撫道：「處長，稍安無躁，今次有好消息，一定唔會再被人話。」

公共關係科madam也是聰明人士，立即接着說：「無錯呀處長，今次KOL同social media雙管齊下效果好好。非正式統計，而家社會有七成人認為單case係人為，而且滿意警隊嘅調查進度，對警隊可以兩個禮拜內破案表示樂觀。」

處長聽到後呵呵大笑，對兩人讚譽有加，亦對自己這次總算吐氣揚眉相當興奮。他對副處長說：「我要親自見負責今次單case嘅手足，你幫我安排。」

「另外，」處長轉而對公共關係科madam說：「我哋要食住個勢，繼續搵呢啲KOL去洗班市民腦，同埋成立專線畀啲人報料，我要全民緝兇，咁樣就事半功倍，可以更快破到案。」

「但係如果咁做嘅話.....」公共關係科madam的說話未完，處長便打斷她道：「唔駛咁多如果，照我說話去做就無錯。」

說到這份上，兩人唯有跟着處長指示行動，畢竟警隊是一個講求服從性的制服團體，可他們心裏卻始終不贊成這些做法。

突然間要見警隊一哥，負責案件的小隊壓力指數一定直線上升，雖然適當的壓力能使人進步，但過多的壓力只會令人神經緊張、拖垮身體；開放報料熱線，假設沒有濫用，每個來電都是提供相關證據，這都需要大量人手去逐一查證，最終只會令到人手資源被分薄，結果是調查難度增加，特別在有限時間內要破案，每個人的時間更加要用得其所。

+X+X+X+X+X+X+X+X+X+X+X

「劉sir，鑑證嗰面嘅化驗報告出咗，我拎咗返嚟。」鐘仔拿着一疊紙和數袋證物衝回警署。

「搜查令都出咗，我哋可以再去嗰間官立中學睇cctv，今次個串嘴miss無嘢好講喇啫？」飛機也同時步進辦公室，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好，咁去會議室開會，咁啱我都有嘢要同大家宣布。」劉sir剛從阿頂的房間走出來便說。

路上，阿查好奇地問：「鐘仔，點解鑑證嗰面咁快出到report畀你嘅？」

「嘻嘻.....」鐘仔的頭微微向上抬高，一臉自豪地說：「因為入面有個同我同期，認我做大佬嘅人，所以先特事特辦。」

「重點：特事特辦。」阿查坐下來調侃道。

「好喇，大家靜一靜，聽我講咗先。」劉sir清一清喉嚨說：「上面班好食懶飛今次又整鬼我哋，聽

日我哋要去總部見一哥，同埋聽日會有條報料專線，我哋要輪住聽。」

「吓？」霎時間，會議室內充斥着各種咒罵，劉sir等眾人抱怨完後繼續說：「我好明你哋，我聽到個刻反應比你哋仲大一百倍，不過我哋係紀律部隊，上頭要我哋點做我哋就要點做。」

「既然阿sir你都咁講，畀臉你，我哋聽日會去，去完之後我同飛機就去間學校。」老大代表大伙說。

「辛苦晒咁多位，等單案完咗，一定請你哋食餐勁！」劉sir道謝後言歸正傳：「鐘仔，到你報告！」

「Yes，sir！」鐘仔拿着報告及證物走到螢幕前，向同僚講解：「喺我哋負責嘅路線上面，前前後後執咗十四樣可疑嘢返嚟化驗，其中喺一塊石仔上凝固咗嘅血檢驗到屬於死者嘅DNA，證明我哋推測兇手帶死者行呢條路去屍體發現地點係正確。」

「而另外十三樣嘢，有一半都係同案件無關，剩返嘅六樣嘢，得嘔吐物有死者DNA，其餘被侵蝕嘅樹葉、花、泥，雖然無死者DNA，但都係被同樣嘅酸侵蝕，報告話呢種酸似人體嘅胃酸，但就再強啲。」鐘仔依書直說。

「似胃酸又再強啲？會唔會係屬於其他動物嘅胃酸？」田雞問。

「咩動物嘅胃酸酸到可以整穿啲葉咁變態？咁佢自己應該胃穿窿先。」四眼反駁，同時拿出電話裏的照片補充：「其實我個條路都有類似穿咗窿嘅葉，有侵蝕痕跡，連塊地都有。」

「咁啱？如果唔係動物嘅話，就即係兇手留低，唔通兇手真係唔係人？」阿查根據目前的證據總結道。

「唔好又同我講乜嘢怪物，呢個世界無怪物，呢幾單案只會係人為。」劉sir重申。

「話時話，我哋啲網軍其實幾勁，除咗拍片，仲有啲打手，而家喺網上幾乎見唔到話單case係怪物做，全部一搵，頭三版都一定係講人做。」飛機看到氣氛不對勁，立即轉移話題。

「就算唔駛網軍，市民遲早都會知呢個世界根本就無怪物。」劉sir不屑地說。

「但多得呢班網軍，社會對警隊嘅睇法都正面返，我哋嘅士氣都好好多。果然而家係網絡嘅時代，KOL講一句比我哋講一百句有效。」老大慨嘆道。

此時阿查暗裏鬆了一口氣，心裏想：「好彩我做咗先，唔係政府都唔會咁重視單案。而家全部資源拋晒落嚟，一定可以好快破案。」

「係嗎，對於兇手下個目標，我哋有無咩頭緒？」鐘仔突然問。

眾人都搖頭，鐘仔續說：「我喺唔同方向都搵過，三個死者除咗都係男人，都係老闆，都係盤生意有破壞環境之外，完全搵唔到仲有咩共通點。如果循呢三個方向去搵，實在太多符合條件嘅人，我哋無可能全部都mon晒。」

劉sir聽着眉頭一皺，靈機一觸，果然薑是老的辣，他即時想到一個被忽略了的關鍵：「假如兇手同

我哋一樣唔知揀邊個落手嘅話，咁一定會搵出名嘅人，或者最近多人提嘅人。而呢三個死者都係最近上過新聞.....」

阿查立即與劉sir想到同一個點上：「最近因為被揭發破壞環境而上新聞嘅老闆就係下個目標！」

# 眼皮底下的凶殺案

## 眼皮底下的凶殺案

劉sir、阿查和鐘仔正尾隨一位衣着普通的中年男士步入區內一座甲級商業大廈。

這位中年男士梳了一個三七分界的頭，留着絡腮鬍，長相帥氣，身穿筆挺名牌西裝，亮黑色皮鞋一塵不染，是一名一看便知是壞人的人，同時亦是醫療儀器公司的創辦人，而他正身陷醫療廢料的醜聞之中。

「劉sir，呢條友一睇就知係奸，我哋仲要保護佢？佢被殺係啱啱好。」在電梯大堂，阿查悄悄地對劉sir說。

劉sir白了阿查一眼，厲聲教訓道：「我哋只係執法人員，工作係保護市民同捉犯法嘅疑犯。至於疑犯有無罪，唔係我哋管，亦都唔到我哋管，呢啲係個官決定。如果你自己未審先判嘅話會走火入魔，最終會變咗做魔警。」

鐘仔在一旁看着阿查被劉sir噴得一臉屁，識時務地猛點頭認同，並在旁附和，最後充當和事佬，順利避免一場「家醜」。

「三位阿sir，你哋用啲資源去其他人身上好過，我又無做咩破壞環境嘅嘢，點會係兇手嘅下個目標？咪玩喇！啲新聞無查清楚就亂咁寫，有常識嘅人都知係假，你哋唔會信啫？我有頭有面，又做咁多公益，點會由得啲廢料破壞環境咁衰仔？你哋話嘞。」電梯內，陳總態度輕佻地對三人說。

「陳生，你點處理啲廢料我哋唔知，亦都唔係我哋今次調查嘅案件。」劉sir冷靜地說：「不過警方有合理理由懷疑你係兇手下個目標，所以先會派人嚟保護你，如果對你造成不便，都希望你可以多多包涵，畢竟關係到你條命。」說到最後這句時，劉sir明顯加重了語氣。

陳總滿不在乎地攤手聳肩，露出一副令人生厭的表情，然後頭也不回地步出升降機，往自己的房間走去，劉sir三人本想跟上，奈何卻被門前的保安攔下：「對唔住，就算你哋係阿sir、出於咩理由都好，因為入面係私人地方，所以都唔可以畀你哋入去，請喺度等等。」

「喂！我哋嚟係保住你老細條命，佢死咗你工都無得開，到時吃虧嘅都係你自己咋！你都唔想㗎，為咗你自己飯碗着想，快啲放我哋入去喇！」鐘仔威逼利誘，但保安還是無動於衷。

「唔緊要，我哋喺度等就得。」劉sir開腔道：「我哋喺度輪班，三個鐘一更，之後就換人。」

未待劉sir分配，阿查便舉手爭取輪第一更，劉sir成人之美，再安排自己做第二更，鐘仔為第三更。

「有咩事記住唔好自己一個行動，一定要call back up，我哋就喺附近。」劉sir交帶好後便與鐘仔離開。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由阿查，到劉sir，再到鐘仔，無論是午餐時間，抑或是下班時間，甚至公司都鎖門了，陳總都沒有現身。

「佢唔會已經死咗啫？」鐘仔吃驚地問。

「唔會啦，如果真係出咗事，入面唔會全日都咁平靜。計我話呢，入面一定有後門，佢唔知幾時就由後門溜走咗。」阿查冷靜地分析。

劉sir敲了他倆的頭殼道：「你兩條友，企喺度咁耐都無做過功課㗎？成棟大廈無論搭lift定行樓梯，都一定要出返嚟呢度，除非佢易容，或者去咗第二層，甚至去咗第二棟大廈，否則佢點都仲喺入面走唔到。」

「咁佢做乜要扮走咗？」鐘仔不解。

「我估佢肯定身有屎，今朝已經唔想我哋跟住，可能怕我哋見到佢啲罪證。」阿查推理說：「不過又咁講，其實佢負責賣機，處理醫療廢料嘅又唔係佢，點解要入佢數？醫療器材要用到放射性物質又唔係佢發明嘅，我完全唔明單醜聞點解關佢事。」

「廢料的確唔係佢處理，醫療器材用到放射性物質亦都唔關佢事，但有無跟足安全指引去揀原料就關佢事。你要知道，以前巴西戈亞尼亞事故，用嘅係跟足安全指引製造嘅儀器，但都造成咁大傷害。由事發到衰退到人體可以接受用咗足足廿九年時間，造成嘅各種損失難以估計。而呢個陳總用唔符合安全指引嘅原料，真係出事的話，喺人口密度世界數一數二嘅呢度，我真係想像唔到個後果。」劉sir心痛地解釋，但同時又無奈地說：「不過點都好，正如我今朝所講，嗰單案同我哋無關，所以我哋唔駛理咁多。」

「明白晒，但佢反鎖自己喺入面為咩呢？佢仲喺入面，咁佢都走唔到㗎啲！」鐘仔盯着鎖頭，突然「叮」一聲想到了答案：「我知喇！佢係想等我哋以為佢唔喺度走人，之後佢同黨就會嚟開門放佢走，所以我哋而家應該要扮走先啱。」

「無錯，終於都叻返次，我哋而家應該落去埋伏先啱。」阿查立即按升降機掣。

「做咩，當我無到？我有話要而家落去咩？」劉sir走近上了鎖的正門，摸了一下磨沙玻璃大門，然後從褲袋拿出一卷透明膠紙，撕下幾片貼在門上，貼了膠紙處竟變得清澈透明，能清楚看到內部狀況。

「劉sir，睇唔出你都會出蠢惑，但點解嘅？」鐘仔竊笑問。

「如果你問點解會變透明，簡單嚟講係因為咁啱磨沙面對住我哋，膠紙可以將磨沙面填平，變返正常玻璃，詳細嘅問返你中學物理老師。」劉sir簡單解釋後，又變為嚴肅地說：「如果你問點解我要咁做，係因為我要救人，我要捉兇手，想我睇嘅場天下太平。」

阿查聽完會心微笑，鐘仔則逗笑地答：「收到晒，sir！」然後兩人都各拿了膠紙貼在門上不同地方查看內部情況。

「果然無估錯，佢仲喺入面。」劉sir透過膠紙清楚看到陳總還在開視像會議，但明顯他是下把，他正苦苦哀求其他與會者。

「呢啲就係佢唔想畀我哋知嘅事。」阿查恍然大悟。

突然，一切戛然而止，畫面「嚟」地黑了，陳總也顯得慌張、焦慮。未幾，他的電話屏幕再次亮起，他面帶疑惑地盯着，然後是吃驚，接着惶恐地四處張望，最後匆匆走到茶水間便沒有再現身，全間公

司變得徹底死寂。

「你估佢喺電話睇到啲乜咁騰雞？」鐘仔問。

「唔知呢，可能係被人捉黃腳雞啫，」阿查一臉認真地胡說八道：「佢本身咪喺度求緊人咁，之後人哋唔理佢，最後可能就係send咗啲嘢威脅佢，所以佢就好快咁走咗。」

劉sir敏銳地說：「大劑！快啲搵膠紙走人，希望唔會太遲。」

「弊！領先醫療科技同領先醫療，可惡……」阿查看到劉sir如此緊張也立即意會到發生了甚麼事，他大叫：「我行樓梯，睇吓趕唔趕得切。鐘仔，你等lift期間幫我望實條街，睇吓見唔見到佢嘅蹤影。」

就這樣，三人兵分兩路追截陳總。

兩分鐘後，他們在地下電梯大堂再次相遇，阿查率先開口問，但劉sir只能給出一個令人失望的答案，反倒是鐘仔有發現。

「喂！係條友呀！」鐘仔指着剛駛走的計程車大聲叫嚷。

「快啲上車追。」劉sir臨危不亂，鎮定地指揮大局：「鐘仔，快啲幫我call上台攔住架的士，車牌係Albret Billy一二三四。阿查，揸我架車嚟，快！我去跟住架車。」阿查接過劉sir拋來的車匙，立即跑去停車場取車。

「我哋喺C街同D街交界，喺個燈位搞到我哋跟唔到，最後見到轉咗入E街，你快啲嚟！」劉sir實時報告他們的行蹤，好讓阿查能以最短時間接到他們。

「收到，咁你哋去F街上車，我直接過去接埋你哋就剷去E街，三十秒我就到，佢一定唔會走得甩。」阿查像車手上身般，手握方向盤，腳踏油門，在停車場內以時速二十公里高速狂飆。

「我哋到咗，你喺邊？」鐘仔着急地問。

「轉個彎就到。」阿查繼續以時速二十公里在馬路上「疾走」。

三分鐘後，阿查終於抵達會合地點，劉sir氣急敗壞地問：「你做咩揸得咁慢？行一波？人都唔知去咗邊喇！快啲調位。」

「阿sir，明明係你架車壞，我畀晒油佢都冇行得咁慢，我學車嗰時一畀油架車就『咻』一聲咁飆走。」阿查為自己辯護。

鐘仔一聽便知道原因，調侃道：「阿sir呢架係棍波，同你啲自動波唔同，乜你學自動波咁廢㗎！」

「咩呀！咁而家啲車都自動波，咁咪學自動波囉。」阿查越說聲線越小，為了解窘，他轉而話題問：「劉sir，咁而家要點行？」

劉sir邊駕車邊答：「好彩一早call咗台，而家架的士去緊G市，我哋要追返啲時間。」語畢，他拿出

警鐘放在車頂，在高速公路上左穿右插、風馳電掣。

經過一輪超速駕駛，劉sir三人終於追上了的士，只是車上只有司機一人，陳總已經不見蹤影。阿查表明身份後便問司機陳總的去向，可是答案卻令三人大為失望。

「陳總轉個彎就落咗車，但就畀錢司機揸到去G市，擺到明係要撇甩我哋，究竟佢有咩秘密？」阿查用手指輕輕敲打頭顱，希望可以激活腦袋，幫助解開謎團。

「我哋返去兜吓，可能搵得到佢呢！」鐘仔說。

突然，阿查「叮」一聲，雙眼變得炯炯有神，笑容也充滿自信，自言自語道：「真相，已經被我搵到！」

此時，一直查看手機的劉sir潑冷水道：「咪再中二病扮偵探，快啲上車，我哋要去救人。」

「唔係呀劉sir，我知佢去咗邊。」阿查眯起雙眼，嘴角上揚，耍帥道：「據我推理，陳總最後咁慌張，係因為佢收到兇手電話，兇手有確鑿證據可以令佢身敗名裂，要脅佢要見面否則公開，嚇到鼻哥窿都無肉嘅陳總就聽兇手教路喺公司入面嘅樓梯走落下層避開我哋耳目逃走，再雙重保障利用的士誤導我哋去G市。」

接着阿查拿出手機，打開地圖，定位到一個空置的政府用地，然後說：「參考返之前幾單案，呢個地點match晒所有條件，所以兇手一定約咗陳總喺呢度見面。」

「走喇！仲扮偵探。」劉sir在車上大聲呼喚，而鐘仔亦一早已經就座。

「喂！乜你哋咁快手，等埋我。」阿查三步併作兩步跑上車。

鐘仔嘲笑道：「劉sir一早已經估到地點喺邊，係你入咗自己世界，無聽佢講啫。」

「坐穩，我哋要快啲，如果唔係就出事。」劉sir大力踏盡油門，汽車快如閃電，往目的地駛去。

「個兇手都做足功課，知道陳總公司上下兩層打通，而且又知警察點做嘢，會唔會係佢公司人，然後又識人做警察？」阿查繼續猜測。

鐘仔參與分析說：「如果兇手係同一個人，咁係員工嘅可能性應該唔高，除非佢之前三間公司都做過，反而身邊人做警察機會大啲。」

劉sir搭話道：「平面圖呢啲嘢，上網搵吓應該都搵到。至於警察點做嘢，而家咁多警匪片，由細睇到大，有邊個唔會略知一二？」

「劉sir英明，一言驚醒夢中人。」鐘仔立即拍馬屁。

不消五分鐘，劉sir一行人便到達目的地，但這裏空無一人，只有雜草和告示牌。

「你哋過嚟睇吓呢度，個鐵絲網蹺起咗，佢哋應該係喺呢度出入。」阿查穿過鐵絲網，嘗試在空地尋找線索。

「條後巷冇料到，快啲入嚟！」阿查邊跑邊喊，鐘仔聽到後立即爬進去，朝阿查的背影跑去。

在連接着空地的後巷內，燈光昏暗，月光微弱，阿查發現倒在地上、身體抽搐、口吐鮮血的陳總，以及一對血紅十字出現在陳總正上方。

血紅十字慢慢往上升，在阿查腰間左右高度定住。靜謐、黑暗、陰森、詭異，各種不好的感覺令阿查汗毛直豎、全身冒出冷汗。他不敢輕舉妄動，特別是當他感覺到那雙血紅十字仿佛盯着自己的時候。逐漸地，他的雙眼適應了黑暗，在微弱光源的映照下，眼前那對血紅十字慢慢露出全貌，綠色的嚇人皮膚也在光的照射下若隱若現，他意識到自己終於親眼看到都市傳說中的怪物抱怒舜。

「唔好郁，警察！你已經被包圍，舉高雙手投降啦！」劉sir響亮的聲音猶如靜寂黑夜中的槍聲，在後巷的另一端傳來，為阿查帶來莫大的安全感。

同時，劉sir的叫聲亦驚動了抱怒舜，牠敏捷地轉頭望向後面，幅度之大遠超正常人關節所能活動的範圍，連經驗豐富的劉sir看到這一幕以及那雙血紅十字時，也微微後退了兩步。

只是作為老差骨，見慣風浪的劉sir很快便穩住腳再喊：「快啲雙手舉高離開傷者。」

然而，抱怒舜非但沒有聽命，還以狼的跑姿快速奔向劉sir，劉sir眼見勸阻無效便開槍阻止，豈料牠竟輕易地避開，還躍過劉sir，朝山的方向跑去。

# 大山追逐戰

## 大山追逐戰

「追！」劉sir一聲令下，阿查立即拔腿狂奔。

「鐘仔，call白車，再call support。」劉sir再發出第二道命令，鐘仔只好留在現場等待。

抱怒舜往山的方向跑，中間要跨過總共六條行車線，由行車線的數目可以得知此路段是多麼繁忙，正常要橫越它是不可能的任務。輕則被司機關心全家人，重則家人要去殮房認屍和害司機被告上法庭。然而，橫越高條馬路對抱怒舜來說卻是小菜一碟。牠一路跑到馬路邊，毫不猶疑便跳上眼前駛過的車的車頂，由一輛跳到另一輛，在川流不息的馬路中，精準跳了六輛車便到達對面行人路，比拍電影還利害。劉sir和阿查看得目瞪口呆，他們可是連衝出馬路截停車輛也不敢，更枉論跳車頂。

「唔理得咁多喇！」阿查眼見抱怒舜越逃越遠，開始着急起來：「阿sir，我去攔車，你快啲追！」語畢，他便合上眼衝出馬路，劉sir想阻止也為時已晚，幸好迎面而來的巴士能及時煞停，否則阿查便會被撞飛至十數米遠。

「咩！咩！咩……」馬路上的車流因為阿查的魯莽行為而停擺，幸好沒有釀成車禍，但急躁的司機們均以響啞來宣洩不滿，而口頭上的問候也必不可少。

「警察做嘢，唔好意思。」阿查立即拿出委任證邊跑邊道歉。由於看到另一面的行車線發生甚麼事，對面行車線的司機也有所準備，看到阿查他們都早早停下，因此他們才能安全通過。

走完馬路後，眼前還有一個私人屋苑，抱怒舜一早已輕鬆爬越圍欄，在簷篷上高速奔走，劉sir見狀也想仿效牠，可是他的身體不容許，於是便命阿查走上簷篷追抱怒舜，自己則在正門進入，在地面跟上兩人，上下包圍，形成一個天羅地網。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抱怒舜在簷篷上如入無人之境，由一座跳到另一座，一座又跳到另一座，有些甚至相隔數米遠，但牠還是應付自如，始終沒有跌落地面。這苦了在後面追他的阿查，數米的距離他固然跳不到，所以只能繼續在原本的簷篷上隔岸追著，但最終還是走到了盡頭要落地面，這張天羅地網未完整張開便已經被抱怒舜突破而穿了個洞。

抱怒舜繼續奔跑，終於去到了簷篷的盡頭，在地面的劉sir和阿查也趕到在牠下面，等待牠投降。

「前面無路走喇，你投降，跟我哋返差館喇！」劉sir仰望着抱怒舜喊道。

只不過抱怒舜完全沒有放棄的念頭，牠甚至連一眼也沒有看過劉sir。牠微屈雙腿，雙手一擺，腳同時用力一蹬——就像一隻羚羊——輕易地跳到圍欄後的一棵樹上，然後就像猴子般在樹與樹之間盪來盪去，很快便消失在樹林之間。

劉sir和阿查看得目瞪口呆，呆望了半天才記得要追上去。他們從屋苑後門離開，使勁追上在樹上盪的抱怒舜，只是牠盪的速度實在驚人，兩人全力衝刺才勉強不被拋離。

一番追逐後，終於衝出樹林到草地，再沒有樹可以讓抱怒舜盪，正當劉sir倆以為終於可以捉到牠之際，牠再次邁步跑了起來。可能是盪樹的速度實在太快和太深刻，他倆都忘記了抱怒舜的跑速同樣驚

為天人。這邊廂的他們才剛抵達山腳，已經氣喘如牛，那邊廂的抱怒舜已經跑到山腰，依然健步如飛。

「佢咩構造？點解咁長氣，唔識劫咁嘅？」阿查以近乎絕望的眼神望着遠去的抱怒舜，不自覺地吐出一句：「果然係怪物。」

「佢係人唔係怪物，親眼見過之後我更加確定，佢有齊晒人嘅特徵。只係佢逃走呢段路入面，有時用手有時用腳，手腳都有充足休息，唔似我哋全程只係用腳跑，加上佢比較well-trained，所以先好似唔識劫。」敏感的劉sir立即反駁，並充滿鬥志道：「唔好再長他人志氣，喺我面前出現得就唔會走得甩，今日一定會捉到佢。我行先，唔等你。」

劉sir賭氣式捨命狂奔上山，利用意志和氣勢彌補體力上的不足，然而抱怒舜並未買賬，牠依然沒有停下，甚至減速的跡象也沒有。在只有月色作為唯一光源的山上，憑藉牠一身綠色的保護色，要不是牠偶然回頭而看見那對紅色十字，就真的找不到牠的影蹤了。

「呢啲嘢留返畀我哋後生去做，我會捉佢返嚟，你就好好啱吓。」阿查不知不覺間已經追上劉sir，甚至超越了他，直往山腰跑去。

抱怒舜的行走路線十分簡單，就是一直往山頂走，一條直路，不繞圈，有路走路，無路自己開路，爬山、盪樹一樣不少。無論陡坡還是爬山，對一直在野外生活的牠來說都是輕而易舉，但這對阿查來說卻是另一番風景。作為警察，阿查久經鍛鍊，對日常的訓練也絕不馬虎，體能算得上頂尖，然而儘管他在路上手腳並用，跟抱怒舜走同樣路線，除了盪樹其他都做了，披荊斬棘，連劃傷破皮也在所不惜，但距離始終沒有收窄，加上走陡坡和爬山所耗的體力是平地的數倍，運用到的肌肉也不盡相同，時間一長，乳酸積聚下來，他的速度也無可避免地減慢，只能眼白白看着抱怒舜越走越遠。

「劉sir、阿查.....」一把熟悉的聲音在瀕臨絕望的邊緣傳來，原來是鐘仔，他在直升機上對他倆大喊：「主角要出場喇！今次有飛虎隊幫手，實無死，你哋睇我表演啦！」

直升機一下子便飛到山頂，探射燈一照，抱怒舜即時無所遁形。牠定睛望着這飛在天上的大鋼鐵，嘈吵的螺旋槳聲和強大的風壓是牠頭一遭遇見，牠本能地豎起寒毛，但其實此刻的牠好奇比驚慌還要多。

鐘仔興奮地說：「仲唔到我威返一次？我都要落去親手搭佢。」語畢他拿出手鏢，雙眼發光。

直升機高度稍為降低，好讓飛虎隊和鐘仔能游繩下去，然而，這算不上是一個好的決定。

抱怒舜雖然第一次看到直升機，但野性的直覺告訴牠這百份之百是危險的，特別是有殺氣騰騰的人從上面下來，那份與生俱來的求生本能令牠作出了防衛動作——抱起一塊大石往直升機方向丟去。

這一丟並非以擊落直升機為目的，而是警戒直升機及機上的人不要靠近，而這亦的確收到預期效果。直升機立即抽升，本身在游繩而下的人也狼狽地回到機倉內。

飛虎隊眼見抱怒舜攻擊性甚強，立即架起槍瞄準牠，鐘仔見狀再次對牠大喊：「你唔好再做無謂嘅掙扎，否則我哋會用適當嘅武力去制伏你。」

抱怒舜感到形勢不妙，立即離開空曠地方逃到樹林內，但直升機一路緊逼，探射燈永遠準確無誤地照在牠身上，令牠的身影無所遁形。利用樹林擺脫追擊的希望落空，可是並不代表這是錯誤的一步，因

為樹林多掩護，飛虎隊也不敢輕舉妄動。

「你唔好以為喺樹林入面有保護色我哋就搵你唔到，快啲束手就擒啦！」鐘仔透過擴音器說。

「我哋要引佢出嚟，始終喺樹林入面對我哋不利，行動無咁方便，有太多障礙物。」飛虎隊隊長說：「而家開始誘導射擊，目的係逼佢走出樹林，去返空曠地方，換彈。」

訓練有素的飛虎隊立即朝抱怒舜身邊開火，把牠嚇得四處逃竄，然而這正中飛虎隊隊長的下懷。透過射擊，抱怒舜好像是不停亂跑，可是實際上每一發子彈都經過精密計算，循循善誘，將牠引導出樹林，再次走到空曠的山頂。

雖然抱怒舜被逼出樹林，但牠並未害怕。牠雙手在地上抄起一大把沙往天空一撒，沙塵使原本已經低的能見度變得更低，直升機的探射燈只能照出牠模糊的影子，可是影子並非一個，而是數個。

「點.....點解會有咁多個影？」鐘仔大驚：「真係有怪物吖！」

飛虎隊一時之間也不知道哪一個才是正體、應該瞄準哪一個才好。飛虎隊隊長當機立斷地命令道：「熄燈，戴夜視鏡。」

不過縱使戴上了夜視鏡，飛虎隊還是分辨不到哪一個是真身，因為每一個影子都散發出紅外線，亦即每一個都是真身，或者應該保守一點來形容，每一個影子都是一個生物。

由於目標由一個變成數個，而對方又無進一步的攻擊行為，為免傷及無辜和有可能帶來的輿論壓力，飛虎隊不敢貿然開槍，只能看着這些紅外線身影不停跳動。又由於抱怒舜不停跳動，使得揚起的塵土越來越多，雖然影響不到戴了夜視鏡的飛虎隊，但機師和鐘仔卻身受其害，他們已經看不到山頂了。

「飛低啲，吹散啲沙塵。」飛虎隊隊長再下命令，儘管機師表示在如此低的能見度下這樣做風險很大，但在隊長一再堅持下也只好無奈地徐徐下降，幸好沙塵很快便被吹散，光禿禿的山頂再次重見天日。可是，令他們大惑不解的是，抱怒舜竟然隨着沙塵一起消失得無影無蹤。

「人呢？」鐘仔驚訝道，但驚訝的豈止他一人，全機的人都對這奇特的一幕感到不可思議，無論是肉眼，抑或是透過夜視鏡，抱怒舜都像人間蒸發一樣消失無蹤。

「放我落去，我要睇吓呢度有咩機關。」鐘仔盡最後的嘗試，可是任他和飛虎隊在山頂如何搜索，抱怒舜的身影在這一晚都沒有再出現過。

「呼.....鐘仔.....」劉sir和阿查幾經辛苦終於上到山頂，劉sir上氣不接下氣地問：「個犯呢？」

鐘仔搖搖頭，阿查立即追問剛才的事，鐘仔驚魂甫定，一五一十、一字不漏地講述一次，聽完後不只阿查，連劉sir也毫無頭緒。雖然劉sir堅持沒有怪物的存在，但他對這次的消失事件始終給不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我諗佢唔係怪物，而係妖怪.....」阿查根據眼前的事實，只能給出這樣的答案：「如果仲要當佢係一個人嚟睇嘅話，沙塵入面識分身、隨沙塵一齊消失呢兩點，真係點都諗唔通。」

「無可能！」劉sir這吼叫，除了字面上的意思外，更多的是對自己無能為力的控訴。

這場追逐戰之後，接下來都是一般常規性操作：封鎖山頭，組織搜索，尋找證據，只不過結果是令人絕望的零收獲。

# 記者的直覺

## 記者的直覺

「現階段警方仲要調查清楚先，有進一步消息會再同大家宣布。」失望而回的劉sir突破記者的重圍問鐘仔：「陳總個面點？」

鐘仔搖搖頭，示意陳總已經撒手人寰，然後再補充：「要等法醫驗屍先知死因，但內臟都係無晒，因為我去到陳總身邊個時，佢個肚已經好似漏氣汽球咁扁晒。」

「咁沿路有無啲可疑嘢？好似我哋之前搵到嘅腐蝕性痕跡咁。」阿查記得之前在其他案發現場附近均發現到有腐蝕跡象。

鐘仔又再搖搖頭，沒精打采地答：「無，今次乜痕跡都搵唔到，兇手好似比之前更加小心。」

「不過我印象中陳總個時好似仲係正常人咁，無話扁晒.....」阿查自我回憶：「唔通我記錯？」

「阿sir，要出動到PTU，係咪即係間接承認咗兇手係怪物而唔係普通人？畢竟一單連環凶殺案從來都無要PTU出手嘅先例，啱啱你哋係咪遇到抱怒舜？」Faith轉移目標，這次的對象是站在一旁思考得出神的阿查。

「係喎！點解嚟增援嘅會係飛虎而唔係普通警察？點解我會無諗過呢個問題？點解我哋幾個唔會覺得奇怪？係咪連我哋自己心底都認為兇手係怪物？」阿查被Faith一言驚醒，問了自己一連串連自己也解答不到的問題，理所當然地，他也沒有回答Faith的問題。

「唔好意思，正如啱啱我阿大咁講，一切都仲係調查當中，暫時都無可奉告，有進一步消息，警方會再開記招交代。」阿查官腔地答。

然而，秉持報導事實真相的Faith又怎會輕易罷休？他鏗而不捨地問：「市民大眾都有知情權，而且呢件事仲要關乎到全城市民嘅安危，唔可以話仲調查緊就蒙混過關，況且我問你嘅係唔駛調查都答到嘅問題，唔該你回應吓。」

阿查被Faith問得心煩氣躁，其實他的心底很想告訴他剛才的一切，但此事明顯不能公開，一旦公開，就等於告訴市民大眾這世上真的有怪物，會造成多大的恐慌實在不得而知，而且更加會影響警方的公信力，日後執勤難度會提高。

「既然你咁講人權，」阿查巧妙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除咗知情權，都仲有言論自由，而家唔講都係我嘅自由嚟，唔該晒。」說完後阿查便回到劉sir的車，遺下始終得不到答案的Faith。

劉sir和鐘仔已經一早在車內等阿查，看到他剛才被記者糾纏，鐘仔不忘調侃：「做咗高層有咩感覺？」

「頂你啦！串我？當劉sir死㗎？」阿查推一推鐘仔說：「個記者問嘅嘢我也都無答過，但佢問嘅問題同其他記者唔同，都真係問起我.....」

「佢問乜咁犀利？」鐘仔好奇地問。

「點解call

support嚟嘅會係飛虎？合理咩？但神奇嘅係我哋竟然無人覺得奇怪。」阿查將自己的疑問一併問出來。

鐘仔聽後不發一言，連劉sir也啞口無言，阿查這又才說出自己的想法：「我哋唔覺得奇怪，可能係因為我哋心底都覺得兇手係怪物，而且連班高層都咁諗，所以先會派飛虎嚟。」

就在此時，一個意想不到的人出現在後巷附近，正好被劉sir在倒後鏡督見。

「你哋等等我。」劉sir說完便落車往那人跑去，邊跑邊叫喚：「劉稀愛，你做乜嘢度？」

稀愛回頭看了一眼，沒有理會，繼續往前走。劉sir被她的回應氣得七竅生煙，大步往前用力抓住她再厲聲責問：「我問你做乜嘢度？」

稀愛被弄痛了，但還是倔強地拒絕回應，只以怒目瞪了劉sir一眼便甩開他繼續走。

劉sir徹底氣炸了，走到稀愛面前截停她，發火怒道：「你係咪啞咗？我問你嘢，聾咗聽唔到呀？」隨即手起刀落，一巴掌就往她臉上擱過去。

然後巴掌在稀愛的臉珠前停住了，劉sir的理智重奪身體的控制權，可是她卻不知死活地挑釁道：「打咩！打喇嘛！做乜唔打呀？驚呀？驚畀你啲細見到你係咁對個女，破壞自己慈父人設呀？你衝出嚟問我個刻已經輸咗喇！連自己個女今日要返學、幾點返學、平時點行返學都唔知！咁基本嘅嘢都唔知，仲話係我老竇？你關心啲犯仲多過我，真係好笑。」語畢，她繞過劉sir離去，留下他獨自一人在街上承受太陽無情的嘲笑。

「劉sir，」阿查和鐘仔此時一臉緊張地跑到，凝重地說：「阿頂急call，好似幾嚴重，你聽吓。」

劉sir接過電話後便走到一旁，激動地對答幾句後，最後還是屈服於強權之下，憤怒地掛斷了電話。

「上車，」劉sir命令式地對阿查和鐘仔說：「我哋而家要去總處見處長。」兩人對視一眼，已經猜得出事態嚴重，沒有多問便上了車。

+X+X+X+X+X+X+X+X+X+X

「總編，我啱啱喺案發現場走，不過我見幾個差佬對鞋都污糟邋邋，成腳泥咁，我諗佢哋應該有同抱怒舜追逐過，附近有座山，我試吓去望埋先。」Faith說完後便掛線，獨自往山走去。

如果不穿過馬路，要先繞一個大圈才有天橋，下天橋後又要再繞一個大圈才能繞過私人屋苑。

「座山望落咁近，行落原來咁遠嘅，會唔會其實無上山，而係喺呢片樹林入面呢？」Faith在樹林調查了半小時，只發現了斷斷續續、淺淺的腳印，他簡單比對後，認為是兩個人的腳印。

「怪物應該唔會着鞋，呢兩組腳印應該都係啲差佬嘅，咁抱怒舜係點樣唔留腳印就穿過樹林？」Faith邊想邊拍照和拍影片。

拍完後，Faith循着腳印走出樹林，來到一片草地，此草地看上去面積也不少，是城市內罕有尚存的

綠化帶。在植被的保護下，雖然腳印印不到在草地上，但卻留下被壓毀的痕跡。他跟隨着痕跡，發現了有第三個人的蹤跡。

「呢個壓痕，應該唔係直立兩隻腳跑造成，似係四腳跑，好似.....狗咁？即係兇手果然唔係人而係怪物！」Faith既驚又喜，立即拍下照片，再跟總編輯報告：「我喺草地發現第三組痕跡，今次好明顯唔係人，你睇吓啲相，我哋今次仲唔爆view？」

報告完後，Faith繼續沿着壓痕走，卻在山腳被警察阻撓。

「你係做咩事『家』？『錢』面係警方封鎖線，『現』家行唔到。」警察對Faith說，但說話有點突兀。

「哦.....做咩事座山封咗嘅？幾時先開返？我仲特登過嚟諗住影雀仔，呢度有季候鳥，一年一次好罕有嘍。」Faith扮成雀鳥發燒友亂說一通。

警察沒有多透露半句，只機械式地答：「警『差』做嘢，所以封鎖，你遲『的』再來。」

「阿婆走得快，一定有古怪。」Faith心想，他裝作失望而回，令警察放下戒備，然後沿着山腳走，尋找封鎖線的漏洞，好讓自己能上山尋找答案。

這條封鎖線長得看不見盡頭，Faith一度懷疑警察把整座山都圍了一圈。這條異常長的封鎖線已經徹底挑起了他的求知慾，他深信這座山上面一定有匪夷所思的事情發生過，足以令警方百口莫辯，被逼承認怪物的存在。

皇天不負有心人，沿山腳走了數百米後，Faith終於找到了封鎖線的邊緣，只要再往前走一段路，離開警察的視線便可以上山。

「山洞？」Faith往前再走數十米，發現了被樹根和長草遮掩、非常隱蔽的山洞口，得益於記者求真的精神和敏銳的直覺，他決定走進山洞內一探究竟。

「石屎？唔通係防空洞？但應該封晒入唔到先係嘍.....」Faith靠手提電話電筒的燈光看到山洞的內部並非沙石泥土，而是混凝土建築，有分明的房間及走廊，進而推測。

Faith在防空洞內探索，他認為抱怒舜要是有棲息地的話，這裏絕對是其中一個大機會的地方，而且理應被緊緊閉鎖的閘門也不翼而飛，不就是有人使用的鐵證？

Faith就像玩角色扮演遊戲般，在未知的迷宮內探險、尋找寶物，唯一不同的是這裏沒有怪物——除了他想找到的抱怒舜外。由於沒有地圖，他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記憶力，但防空洞內的構造全都差不多，有幾次他都感覺自己快要迷失，幸好有樓梯能向上走，這才勉強確定自己走在新的路線上。

這個防空洞越往上走路便越窄，房間的數量也越少，到最終只餘下一條爬梯，勉強只夠一個人上落，Faith能走的路也只有這一條。

「地下有幾條草，仲好翠綠，睇嚟最近有人出入過，或者就係班差人封山想搵嘍嘢。照咁睇，抱怒舜應該就係行呢度。」Faith拿着地上的草猜想，然而，所有都只能推測，他永遠無法求證，因為警方對山上發生的事三緘其口。

Faith爬上梯，爬梯的盡頭是上掀式的閘門，要先旋開門鎖才能打開，但這道閘門已經事先旋開了，只要推高便能打開。Faith先用頭輕輕頂起，但閘門紋絲不動，於是他再用雙手推開，閘門也只勉強開了一線。

「有無咁重呀？」Faith滿頭大汗，用盡全力，總算打開到能看到外面的程度，但距離能夠爬出來還差得遠，只不過，能看到外面已經很足夠。

透過這條縫隙，Faith可以確認自己不經不覺已經攀登到了山頂，而且更加可以確認山頂真的發生過大事，因為此時聚集在山頂的不是警察，而是穿着軍服的軍人和穿白袍的鑑證人員。記者的天性使得他想立即拿出手提電話拍下眼前的事物，但閘門的重量令他面對現實，只能眼看手勿動。

「世界最遠嘅距離就係超爆嘅料係我眼前，但就偏偏影唔低，可惡。」Faith悔恨地慨嘆道：「但換個角度睇，佢哋發現唔到我，我可以全程直擊，最少有嘢可以寫先。」

鑑證人員挖了一塊手帕大小的草被入袋帶走，上面有少許染紅，可能是抱怒舜的血，又在草地上撿走了數撮明顯不屬於人類的毛髮；搜索犬四處嗅，嘗試找尋抱怒舜的行蹤；軍人亦拿着儀器檢查輻射有沒有超標，這或許是受到電影影響，畢竟電影內的怪獸很多都是因為受到輻射而異變。

Faith看得入神，他要和時間競賽，在自己雙臂報廢前盡可能用雙眼收錄所有可見之事物和細節，導致他忽略了背後襲來的危機。

「汪、汪！」一隻鼻子靈敏的搜索犬在Faith的背後朝他吠叫，他一時間並未察覺，直至閘門的重量一下子增加，他才意識到上面站了一個人。

「頂.....今次真係老貓燒鬚，如果我而家唔頂住，咁班軍人就會發現呢度，但淨係道門都已經好重，仲要企多個人，我真係頂唔住喇.....」Faith心裏獨白，同時他的雙臂已經到了極限，閘門失去支撐，「咚」的一聲響徹天際，全座山頂的人的目光都瞬間聚焦在這個沒有任何痕跡的草地上，目光由驚嚇，到好奇，再到懷疑，最後到驚喜。

然而，除了站在閘門上的軍人外，無人知曉閘門的所在之處。其他的人都走到音源附近尋找，直到該軍人示意前，人們還是找不到該閘門。

「在這裏，我就在正上方，它剛剛動了，我猜是有甚麼東西關上了，大概要拔光這些草才看得到它。」該軍人提議，其他人立即照做。

一時間，數十人在山上把附近的草都拔光光，如果環保團體看到的話，定必會強烈譴責並大造文章。雜草拔光、泥土撥走後，滿佈鏽跡、油漆剝落的閘門終於呈現在眾人面前。

經過一輪通報後，現場人士終於獲得了進入搜索的許可，他們臨時組建了一支六人的搜索團先行進內，當中四人是軍人，兩人是鑑證科人員。他們拿着土木工程拓展署提供的地圖，通過窄小的入口魚貫進內，兵分兩路，精準朝着事先圈起的房間進發。

「大檸樂，咁落去遲早搵到我，我未上到山頂唔可以咁快被佢哋趕走，應該點做先好？」此時，躲在數層之下的Faith開始着急起來，他本想待軍人離去後再出外搜證，但現在被發現也只是時間問題，他要在有限時間內想到脫身的辦法。

軍人搜查的速度很快，大概是因為有地圖之故，轉眼間距離Faith藏身之處只差一層，眼見時間無多

· 他只好放手一搏：「喂！咪走！」

既然無從躲避，不如正面迎戰，這就是Faith最後想得到的方法。他從樓梯下的暗處大叫，果然引起了軍人們的注意，六人立即衝下去追一個不存在的目標，待六人經過後，他便隨即跑上上層。

「哎呀！」發出慘叫的是Faith，他一下便撞在一幅牆上，不，是撞在一個有如牆般堅硬、厚實的胸膛上，而這片胸膛的擁有人正是這隊軍人的司令、這次搜索行動的指揮官。

「你是哪一路的，為啥偷走進內？」司令操一口流利的捲舌北京腔。

Faith穩定心神，拿出記者證，謊稱自己在做一個關於防空洞的主題報導，解釋自己發現這裏、進內的經過。儘管司令並無懷疑，但還是不讓他繼續前行，還要他將與防空洞相關的相片和影片都刪除，為了脫身，他也只好照做。司令檢查完後，便派人「護送」Faith離開，順道把防空洞也封鎖，不讓其他人進內。

「阿sir，呢度發生咩事，點解要封嘅？」離去途中，Faith跟其中一位警察搭話，期望能套出半句話來，可是警察像機械人般，並沒有搭理他，甚連正眼也沒有看過他。

Faith沒有放棄，鏗而不捨地旁敲側擊，但該警察始終都沒有透露半點風聲，直到Faith被「請」出防空洞也沒有聽到過他的聲音。

「估唔到佢咁口密，好彩我啲相同片都up晒上cloud，電話del咗都唔怕，不過今次真係大單嘢，連軍隊都出動埋，睇嚟連阿爺都好關注呢單嘢。」Faith繼續往前走，嘗試尋找另一個能上山的突破口，只不過這次警察已經徹底封鎖整座山，封鎖線滴水不漏，沒有缺口。

「照咁睇今日都登山無望，唯有返office先，同總編再從長計議。」Faith沿路折返，但一直都有被監視的感覺，直到穿過草地，繞過私人屋苑，到達大馬路，這感覺才消失。

+X+X+X+X+X+X+X+X+X+X

「Faith，今次啲料好爆，仲要監視到你走，成單嘢實好有noise，今次view數肯定再創新高。」詹爺喜上眉梢地說：「最可惜你影唔到山頂嘅片.....OK，你試吓用AI睇吓整唔整到條片出嚟。」

「OK。」OK哥舉起「OK」手勢同時回應。

「AI？總編，咁會唔會唔係咁好？好似我哋捏造咁.....」Faith擔心地問。

「傻仔嚟嘅，我哋會寫明係AI模擬片段㗎嘛。」OK哥搶答。

「咪係囉！唔駛擔心咁多，你專心跑新聞，後製嘢放心交界我哋，我哋係你最強後盾，保證只按你所見所聞去造，絕對唔會誇大失實。」詹爺大力拍向胸膛保證。

「不過我睇返你的相，嗰啲差佬硬係有少少奇怪，有種莫名嘅違和感，但一時之間我又講唔出係邊度有問題。」詹爺專心得眯起眼盯着相片。

「總編果然係總編，齋睇相都feel到有問題，」Faith忍不住讚嘆：「我本身都無特別留意，但你咁講起，個差佬講嘢唔鹹唔淡咁，又真係有啲古怪，好似夾硬要講廣東話咁。」

「你哋睇吓呢度。」OK哥把相片放大，定格在警察制服的肩膀上。

「有咩特別？好正常，無咩問題吖。」Faith說。

「你試吓再認真睇吓，個解像度絕對夠你睇得出個分別。」OK哥再要求。

「咦？」Faith好像發現了端倪。

「嗯。」OK哥予以肯定。

「喔！」詹爺也知道違和感的原因。

「膊頭有花都要企喺度拉封鎖線，合理咩？而且個警員編號係印上去唔係刺上去，有咁流咩？」OK哥反問。

「你嘅意思即係……」Faith既疑惑，同時亦心裏有數，只欠OK哥最後一句。

「無錯，*exactly*就係同你哋諗嘅一樣。」OK哥心領神會，始終沒有將答案說出來，但三人其實已經對真正答案有了共識。

「咁而家嘅問題就係點解要咁做，而唔係直接用返軍人身份。」Faith咬着筆頭苦思。

經驗老到的詹爺立即想出了答案：「因為佢哋無直接參與我哋事務嘅權力，所以要扮，以免影響國家一直以嚟嘅政策。但我估，呢件事係喺警方知情嘅情況之下進行，仲有可能係警方要求。」

「咁即係承認咗兇手係怪物，警察自己應付唔嚟，」Faith嘴角忍不住上揚：「呢單新聞越嚟越有趣喇。」

# 面見處長

面見處長

「處長，負責單case嘅劉sir到咗。」內線傳來秘書的聲音。

「入嚟。」處長簡潔地說。

「Good morning，sir！」劉sir帶同阿查和鐘仔一起進內，阿頂已經在房內。

「阿劉，我電話咪講得好清楚叫你自己嚟，做咩帶埋兩個細嘅？」阿頂在劉sir耳邊輕聲質問。

「Sir，本身我哋成team負責單case，你淨係見我一個都已經好難完整報告晒所有嘢畀你哋知，而家我都只係帶同我一齊見到個犯嘅兩個手足，我認為佢哋都可以一齊傾，對單case都有幫助，sir！」劉sir選擇大聲且正式地回應。

處長笑笑口道：「唔緊要，啱得呢間房入面都係伙記，都係自己友，反正佢哋都見到個犯，一齊傾都好，我最鍾意集思廣益。」

「一哥果然廣納百川，咁你哋兩個都一齊傾喇。」阿頂奉承道。

「Thank you，sir！只要我哋知都會如實作答。」阿查和鐘仔異口同聲地說。

「Sir，咁我就唔客氣。點解會搵飛虎嚟support琴晚嗰追捕行動？係咪連處長你心入面都認為兇手係怪物，sir？」想不到劉sir搶先發問，而且是如此一針見血的問題，阿查和鐘仔不禁暗自佩服他。

「阿劉，pro啲，未定罪都只係suspect，唔係兇手，你唔好加咁多個人主觀情感落去睇單案先，呢個係辦案大忌。」阿頂在處長面前扮得正經八百：「再講，因為一哥都重視單case，所以先搵警隊精英去支援你哋。」

處長點頭看着阿頂，露出欣賞的微笑，但房內卻莫名地充滿了寒意。善於察言觀色的阿頂明顯也感覺得到異樣，於是識趣地補上一句：「Sorry，sir！我擅自將啱啱嘅對話內容講咗出嚟，希望你唔好介意。」

看到阿頂為自己鋪了下台階，處長頓時變得寬容，不打算追究，而且更借機幫自己樹立仁慈、精明、包容、關愛下屬的美好形像：「大家都係自己人，有咩唔講得？我知要兩星期破案一定令你哋壓力好大，但希望你哋記住，呢場仗唔係只屬於你哋team，而係屬於成個警隊，所以我先派飛虎去支援你哋，希望可以速戰速決。」

劉sir明顯不接受這一套說法，他繼續說：「既然處長你講到係成個警隊嘅事，咁可唔可以都分享你手頭上有嘅情報畀我哋？等我知點解要派飛虎咁大陣仗。啱啱我哋就親眼見到個兇手，覺得無必要咁勞師動眾，你咁樣做反而會引起公眾恐慌，sir！」阿查和鐘仔在旁看到劉sir處處針對處長，不禁捏一把冷汗。

「阿劉，唔好咁失禮！」阿頂試圖阻止劉sir的倔強：「一哥咪解釋得好清楚，速戰速決，以免夜長夢多。一哥考量嘅唔只係破案，而係要盡快破案，啱唔啱呀一哥？」阿頂為免再次尷尬，所以最後將

答題權交到處長身上。

處長滿意地猛點頭，然後又問：「咁唔派飛虎，你覺得派咩人幫你手會好啲？」

劉sir再次重申：「Sir，我嘅問題係有兩個，唔係只係講飛虎，仲有係想你分享埋你手上令你覺得要出動到飛虎嘅情報，sir！」

「阿劉.....」阿頂還未說完，處長便笑着說：「兄弟，我好欣賞你對單case嘅執着，但我手頭上有嘅情報都係你哋畀我嘅，無其他特別，我只係想盡快捉到個犯先出動飛虎，不如你講我知你想我點配合你。」

「停晒所有你用緊嘅技倆，低調丟淡佢，社會唔需要更大嘅恐慌，兇手亦唔需要呢啲助燃劑，放手交畀我哋去做就夠，sir！」劉sir強硬地說。

「哈哈！」處長大笑起來：「有意思有意思，而家成個社會都傳緊係怪物犯案，國際間輿論已經話我哋辦事不力，為咗維持治安良好嘅虛假形像就將啲罪行推晒畀一隻唔存在嘅怪物，大家都當笑話咁睇我哋，我哋警隊已經柒出國際，我唔想因為咁嘅事而被國際認識，但你叫我唔好理呢件事，你係咪有更好嘅方法？」

面對處長的暗箭，劉sir絲毫沒有退縮，繼續理直氣壯道：「人係好善忘，而且只要捉到真兇，就唔會有人再笑，而且笑嘅人仲會覺得自己先係柒個。我同處長你一樣，都唔想最安全城市呢個頭銜被褫奪，所以先更加要做實事捉真兇，而唔係同啲人口水戰爭論係人定妖，sir！」

處長繼續笑笑口道：「咁用你方法去做到而家，單case進展成點？」

「我哋已經成功預測到兇手嘅下個目標，甚至追捕過，」劉sir自豪地說：「下次我哋有信心會捉到佢，sir！」

未待處長回應，在旁的阿頂忍不住責難：「捉唔到即係無用喇，無用就唔好喺度空口講白話！乖乖地跟一哥方法去做，唔好再用自己個套唔work嘅方法嘅時間！」

「唔駛咁勞氣嘅張仔，又唔一定只得我套方法先work，我都話我最鍾意就係集思廣益，或者我哋可以一齊討論吓，睇吓有咩可以改善。」處長始終掛着笑容：「照你預測，兇手下個目標係邊個？等我可以安排多啲人手幫你。」

劉sir一臉嚴肅、肯定地吐出三個字：「未知，sir！」

處長對此答案並無感到不滿，保持和顏悅色地說：「咁你知道之後記得同我報告，之後再傾吓點樣部署，咁樣做應該無問題喇？」

「Yes，sir！Thank you，sir！」劉sir繼續板着臉說：「如果無其他事咁我同啲兄弟走先，我哋仲要返去整理返啲資料同檢討今次行動，sir！」

處長沒有加以阻撓，劉sir三人離去後，房內只餘下處長和阿頂。此時處長臉口一轉，憤怒地對阿頂說：「你呢個乜嘢伙記嚟？雖然你事先講咗，而且都好落力護佢，但真係估唔到咁無大無細，見到我都咁唔識做，要當眾落我面？呢單case你幫我求其搵個藉口轉第二個負責，之後順便搵個理由將佢

發配邊疆，我唔想再見到佢！」

「請息怒呀一哥，阿劉份人係倔強硬頸啲，但佢真係好做得嘢，之前嘅老師綁架案、金庫械劫案都係佢破。佢嘅經驗同建議對單case好有幫助，畀多次機會佢，下次我會控制好佢。」阿頂為朋友盡力護航。

縱使阿頂不斷讚賞劉sir，但處長依然怒氣難消：「佢咁唔識做人，只會連累你，唔好話我無提過你，遲啲你升咗佢一定會畀鑊杰嘅你嘆。你而家要保佢，無問題，但我會另組一班fit馬去跟呢單case。如果佢快過呢班fit馬破到案捉到兇手嘅，咁就留佢喺度，否則就唔好怪我調佢去守水塘。」

「Thank you, sir! 佢一定唔會令你失望。」阿頂道謝後便離開，處長亦立即找了副處長商討「fit馬」人選。

+X+X+X+X+X+X+X+X+X+X

「劉sir，啱啱你好型，我正式宣布你係我偶像。」鐘仔在車上回味着剛才的舌劍唇槍。

「真係估唔到阿頂咁擦鞋，我對佢好失望。」阿查感到難以置信。

然而，劉sir沒有回應他們，只是安靜地坐在車上，亦沒有開車的打算。

「哐、哐……」直到一個熟悉的身影出現，劉sir才響啞下車。

這個身影不是別人，正是阿頂。劉sir和他說了數句話後便摟在一起，歡笑聲大得穿過車門，傳到阿查和鐘仔耳裏。一會後，劉sir便回來並駕車回警署。

「其實啱啱我哋係夾埋，」劉sir主動開腔解釋：「阿頂知我唔鍾意搞關係實瀨嘢，所以佢就幫我抹屎忽，佢並唔係你哋講咁衰。」

阿查和鐘仔知道自己誤會後都尷尬得說不出話，不過劉sir接着說的話更令他倆氣得說不出話來：「阿頂啱啱話，處長會成立專案小組嚟跟呢單case，同我哋鬥快破案。」

「吓？」阿查和鐘仔同時驚訝地說：「原來處長先係老狐狸，估唔到佢咁信我哋唔過。」

劉sir沒有任何情緒波動，就像早已知曉處長的詭計一般，淡淡地對兩人說：「我哋按返自己節奏做就得，唔駛理人哋。」

然而，阿查卻有另一個想法：「我哋一直跟開，資料又最齊，對單case實係最熟，點可能輸畀班臨時拉呼嘅雜牌軍？為啱氣又好，為面子都好，我哋一定要贏！」

「認同！搞到我而家都熱血埋一份！」鐘仔也鬥志旺盛。

距離處長宣布破案的死線尚餘九日，面對即將到來的競爭，阿查和鐘仔人上緊發條，誓要搶先破案。

+X+X+X+X+X+X+X+X+X+X

「處長，大鑊喇！」副處長掛線後立即驚惶失色：「上面出手喇，封鎖咗成座山，我哋啲人入唔到去

搜證。」

處長聽到後大驚，呼吸加速、瞳孔擴張，緊張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喝掉整杯涼了的咖啡，但還是冷靜不到，他擔心的是中央嫌他辦事不力，怪罪下來的話，他快要到手的長俸便「凍過水」。

果不其然，下一秒，處長的直線電話便響起，致電來的是保安局局長。

「而家單case中央會直接take over，你全力配合就得，understand？」局長直接下令，處長無法拒絕，縱使他有一籃子的想法。

「呢件事你知就得，其他人唔需要知，唔好畀其他人阻到阿爺做嘢，你仲有年幾就咬長糧，你明㗎喇。」局長以幾近威脅的語氣說完便掛斷了電話，留下滿頭大汗的處長獨自處理這爛攤子。

「處長，咁而家點算？我哋啱啱話組建嘅調查小組仲繼唔繼續？」副處長也將問題拋回給處長。

處長苦思了一會，笑笑口道：「我哋一於將計就計，當阿爺班人就係我哋嘅調查小組，反正條友都肯定講咗畀班散仔知。」

副處長立即拍馬屁：「處長英明。」

# 煩人的校園

## 煩人的校園

一朝早便被父親打擾心情的稀愛，由早會開始便伏在桌子上睡覺，雖然還是學期初，但老師們都已經習以為常，畢竟每一個老師都是她的手下敗將，為免再次被羞辱，只好睜一眼閉一眼。

「唔知陳總之後到邊個呢？佢真係抵死，整理啲黑心醫療儀器，害害埋埋咁多人，死咗真係啱啱好。」稀愛明目張膽地在課堂上看電話，老師也敢怒不敢言。

納悶的稀愛放下電話望向窗外，清晨的陽光被烏雲半掩，世界顯得灰灰暗暗，更添幾分抑郁，使她的心情更加不爽，今天誰惹她誰注定倒大霉。

課堂一節一節地過，課堂內容是甚麼稀愛一概不知，她只醉心於電話上，尋找着所有有關陳總被殺的報導，可是卻出奇地少。

「點解咁耐都仲係得幾篇咁少？唔通呢條友咁無新聞價值？」稀愛猜度箇中原因。

對其他同學來說，好不容易終於熬完早上的三節課迎來小息；但對稀愛來說，這是打擾她清靜的十五分鐘。

「稀愛，今日又有一單喇，兇手都仲係未捉到，你點睇？」阿旻就是打擾稀愛清靜的那個人：「今次死嘅係整醫療儀器嘅，即係救人幫人，都算係好人吖，點解會被殺呢？」

「雖然新聞有話過佢啲係黑心儀器，但都係想醫人啫，將功補過，罪不至死㗎，你話係唔係？」阿旻這次採取扮無知的策略，希望能令稀愛開金口。

稀愛別過頭拒絕回答，再次將目光投向陰沉沉的窗外，烏雲比剛才還厚還深色，仿佛隨時會下起傾盆大雨來。然而，她擔心的並非自己無帶雨傘，她只擔心大雨會沖走證據，阻礙甚至破壞警方搜證，令他們失去兇手的線索，雖則她認為警方無論如何也破不了案。

「不過，關於今次嘅凶殺案報導少之又少，睇嚟警察終於識做嘢，唔再放任啲傳媒吹噓個兇手。」阿旻的說話引起了稀愛的注意：「連環殺手見自己作案無之前咁轟動嘅話，一般得兩個後續：一係自己無癮之後收手，一係處心積慮整單大嘅。不過越急就越易露出馬腳，警察今次真係豪賭。」

稀愛轉頭望向阿旻，雙眼認真打量這個經常騷擾她的女生，烏黑長直髮綁成馬尾，空氣瀏海，黑色塑膠方形眼鏡，一個極為普通的女中學生，相貌也是平平，沒有任何過人之處，亦沒有任何記憶點。

「呢條女點解咁夠膽一而再，再而三咁嚟撩我？明明我已經唔理佢，平時上堂都生人勿近咁樣，佢係遲鈍定蠢？但佢之前又諗到內臟溶咗，絕對唔簡單，唔通佢仲先過啲警察知道真兇？」阿旻的堅持勾起了稀愛的好奇，她終於首次正面開腔回應：「佢肯定唔會受影響，只會繼續stick to the plan，繼續懲罰啲破壞環境而法律又唔制裁嘅人。」

「哇！」阿旻首次聽到稀愛的回應大吃一驚，不過很快便平伏心情，繼續對話：「點解你會咁肯定？」

「因為呢個人係申張緊正義，正義嘅人係唔會怕任何阻礙，越難越會做。」稀愛信念堅定，言語間沒有半點猶疑。

「申張正義呢part我都認同，畢竟法律有太多唔公平，但行私刑又唔係咁啱，只會將自己污名化。」阿旻闡述自己的觀點：「如果係搜證再畀警察去做嘢，咁就合情合理合法咁申張正義嘞。」

「警察、法律真係有用嘅話，呢班壞人一早已經坐晒監。對住呢班壞人，只有即時死亡先係最有效嘅懲罰，警察、法律全部都係廢！」稀愛激動地說，眉眼間竟閃過一點殺意，善於觀察眉頭眼額的阿旻後退兩步，手心都濕了。

「噏.....噏.....」上課的鐘聲就像拳擊賽的鐘聲，救了阿旻一命。

「上堂先，下個小息繼續傾喇。」阿旻笑着說，希望能緩和氣氛。

稀愛將視線轉移到電話上，心想：「下個會係邊個？」她的姆指在電話上飛快地跳動，最終停留在一條熱播短片上。這條短片介紹一個連鎖飲食集團的期間限定新菜單，用的全是高貴食材，鮑參翅肚樣樣齊，製作成手工精細的鳳凰，而短片下則是大量環保人士、保育團體的抵制留言，連帶發佈這短片的傳媒機構也一面倒地受到負評。

「又一個自大嘅人類，無視地球嘅生命，呢種人要受到懲罰。」稀愛眉眼間又再次露出殺意。

「劉稀愛！」一把嚴厲的聲音將稀愛拉回課室，是趙sir，那個專找她碴，但每次也被她落面的數學老師。

稀愛沒有抬頭，只是將視線由電話移向黑板，發現黑板一塵不染、光潔如新，沒有寫着複雜的數學難題，看來這次不是要刁難她。

「呢條挑戰題，係以前嘅會考題目，你出嚟示範吓畀其他同學睇。」太天真了，趙sir又豈會放過每次能令稀愛出洋相的機會？

「嘖！麻鬼煩！」稀愛伸了一個懶腰，然後徐徐步出課室前，途中隨手拿了一位書蟲同學的書，尋找那條會考題目，原來是證明兩個三角形是全等。她簡單看了一眼，然後使用粉筆在黑板上飛快地書寫，最後答案寫着三個大字「SAS」。

「愛醬好勁，十七蛋，趙sir飽晒，哈哈哈哈.....」同學即時起鬨。

「安靜！」趙sir氣得滿臉通紅，只能硬着頭皮說：「劉稀愛做得好好，大家知道點計未？」

「知道喇。」同學們鼓着嘴、扮作吃得很飽地說。

「阿sir，唔好再煩我得唔得？成日要我出嚟做呢啲無聊數真係好煩。」稀愛放下狠話便回到座位，同學再次起鬨。

「劉稀愛！既然你乜都識晒咁叻，咁即係唔駛上堂喇？咁你同我出去走廊罰企，唔好阻住其他同學上堂！」趙sir終於到達臨界點，將積累了十七次的鬱悶一次過發洩出來。

「阿sir，」阿旻第一個舉手說：「我哋無人覺得稀愛阻住我哋上堂，反而覺得佢教識咗我哋好多。」

佢十七次嘅運算方式我都有抄低，比書寫嘅仲簡單易明，我啲數學成績都進步咗，請唔好將你嘅私怨亂用權威嚟報復。」

其他同學聽到後又一次一窩蜂式起鬨，趙sir無力反駁及控制場面，只好收回成命，讓稀愛在座位安靜上堂，阿旻亦順勢對稀愛單一單眼以示友好。

「阻住我做正經嘢，搞到無晒mood。」稀愛狠狠地瞪了趙sir一眼，便再次埋首電話，搜尋更多關於那飲食集團的資料。突然，「澄清」兩隻字映入她的眼簾，是該集團剛剛發的一則啟示，內容是指控片段報導不盡不實，重申該集團的期間限定新菜單「浴火鳳凰」用到的鮑參翅肚其實是齋鮑參翅肚，製作過程沒有傷害過任何動物。

「狡辯，咁牽強嘅大話都講得出，下個一定係你。」稀愛一口咬定該飲食集團的創辦人兼主席是為了挽回名聲才編此謊言以擾亂視聽。

出奇地，此澄清啟示一出，留言一面倒支持，與之前的短片形成強烈對比，連之前口誅筆伐的環保人士、保育團體都改口讚好，令整件事情更顯奇怪。

「環保L都會轉軚？錢真係萬能，定係話萬惡更適合呢？睇嚟呢班環保L唔比呢個人渣好得幾多，都係抵死。」稀愛對這班偽善者恨得牙癢癢，恨不得逐一親手了結他們。

「稀愛！」阿旻忽然的一聲，嚇了稀愛一跳，她續說：「不如一齊lunch，繼續小息嗰時未完嘅話題。」

時間在稀愛埋首電話時已經悄然飛過，原來已經到了午膳時間。稀愛抬頭看了阿旻一眼，沒有給任何回應，只是起身徑自離開班房，往學校大門的午餐車方向走，阿旻見狀緊緊跟隨，故意在她身後調皮地說：「你唔拒絕就當你應承喇。」

阿旻一直尾隨稀愛，由課室到午餐車，再由餐車到科學室，期間她不斷嘗試令稀愛開口回答，但都徒勞無功，直至在科學室內，阿旻再次打開那個禁忌的話題：「點解你咁唔相信警察同法律？」

「唔好同我講警察同法律，呢啲都係咁人，只會為有錢人服務，唔係執行公義，佢哋同破壞環境嗰啲人一樣抵死！」稀愛變得歇斯底里，阿旻知道不能再糾纏在這個問題上，否則只會令這得來不易的「友誼」瞬間消失。

「咁你覺得點解死者啲內臟會唔見晒？我覺得係溶咗，你覺得呢？」阿旻試圖向眼前的天才尋求答案。

「溶咗？你點聯想到？」稀愛無視提問，直接問自己想知答案的問題。

「屍體無表面傷口，唯一諗到嘅可能性唔係嘔咗出嚟，就係溶咗變咗灘水流晒出嚟。相比之下，溶咗好似make sense啲。」阿旻解釋道。

稀愛點點頭，沒有再回話，現場只剩下兩人的進食聲。

良久，阿旻忍不住又問：「對於兇手嘅行兇目標，你又有咩睇法？你認為係咪真係破壞環境咁簡單？定只係巧合，背後有其他被忽略咗嘅原因？」

稀愛斬釘截鐵，十分肯定地答：「就係咁簡單。」

「咁你覺得邊個係兇手下個目標？」阿旻又再問。

「邊個破壞環境，邊個就有機會係下個目標。」稀愛的言談中總帶點殺意。

看到稀愛快要殺人一樣，阿旻一時間也給不出反應，現場又陷入了沉默。

「你.....」想不到這次是由稀愛打破沉默：「點解要一直煩.....撩我？」

「哦，哈哈，因為覺得你好叻好型囉，無一個老師夠你叻啲，我覺得喺你身上一定有好多得着。」阿旻笑着說。

「無聊！」想不到真心的分享，會換來稀愛如此冷漠的回答：「果然係小朋友，諗嘢咁幼稚，同你哋真係溝通唔到。」

阿旻分不清這是傲嬌還是心底話，只是這句話後，整個午膳時間，她都再沒有聽到稀愛的聲音了。

回到課室，稀愛又沉醉於她自己的網上世界，她要找出那些環保人士、保育團體也屈服的原因。可惜的是，她找不到任何有可能的原因，反而讓她找到了一條陳年的訪問片段。受訪者為該飲食集團的創辦人Chris，只是當時相貌更年輕、稚氣未脫。整個訪問片段都在他的辦公室內拍攝，主要是圍繞他的創業理念進行採訪，沒有任何對於環保議題的描述。但真正吸引稀愛的是他身後的印記，是一個地球，下面有一個「M」字，而「M」字中間的「V」拉長變成「Y」。

「呢個logo好面善，但又好似有啲唔同，究竟喺邊度見過呢？」稀愛在腦海中搜索那微小的片段，但失敗：「算喇，諗唔到，不過都無咩所謂，輿論反轉都洗唔走佢破壞地球嘅事實，都係抵死㗎喇。」

「今日喺週會，最後兩堂唔駛上，大家執埋書包落禮堂。」老師簡單一句，換來全班同學的歡呼，除了稀愛。

「嘖！又週會？無聊，每次都係咗時間聽廢話。」稀愛邊碎碎念邊背起書包。

每次週會，校長都會用那沉穩平淡的聲音發表冗長且沉悶的演講，台下的同學每次都聽得出神，是真的「出神」了，因為魂魄已經飛走，靈魂被校長完美超渡。

然而，這次的週會與之前的不一樣，有別於以往校長的冗長發言，這次直接以話劇開場，主演的是學校的話劇團，演出的劇目是學校戲劇節的參賽作品，是一套黑色幽默的荒誕劇，內容講述一名臨時演員，如何運用自己的演技，洗脫自己的殺人嫌疑。

這套劇在稀愛眼中劣評如潮：殺人手法不合邏輯、脫罪理由牽強、演員演技稚嫩、舞台設計簡陋、高潮反轉位落差小。唯一能令她留下印象的是那個開放式結局，主角究竟有罪還是無罪，有罪的話是甚麼罪？無罪的話是甚麼原因？每個觀眾都有自己的解讀。

而以稀愛的解讀，答案是無罪。無人證和物證能證明真正行兇的是誰，而且社會輿論認為兇手另有其人，最關鍵的是假如主角是兇手，其動機背後也有偉大的理由支持。

「無錯，只要支持的人夠多，理由夠充份同偉大，所有嘢都會變成喎。」這個想法深深植入了稀愛的腦內：「而家輿論傾斜咗去飲食集團嗰面，佢就變咗做喎。輿論一日唔反轉，一日都唔會行使到正義。」

「稀愛，」離開學校的路上，阿旻又一次出現：「喺喺好難得見你專心唔搵電話，你覺得個主角有無罪？」

「煩！你係咪m底㗎？咪煩我！太幼稚，我同你哋相處唔到，返學真係好煩！」稀愛答非所問，加快步伐離開，只餘下阿旻在原地。

不過，被甩在原地的阿旻卻很高興，因為她察覺到稀愛說這話的時候嘴角微微上揚。

「聽日見！」阿旻對逐漸遠去的身影大喊。

# 計劃

計劃

「件事就係咁，我哋而家要同處長鬥快，大家有咩計？」劉sir在會議室問自己的隊員。

一向足智多謀的鐘仔立即提出了一個想法：「既然我哋成功預測到受害者係邊個，即係我哋之前推測係啱，咁不如我哋創造一個受害者，一嚟方便控制，唔會好似上次陳總咁自己走咗去嘅情況再出現，二嚟亦唔駛再有同再擔心市民受傷。」

「點創造？咁短時間點整間大公司同提升知名度到值得兇手出手？」四眼問。

「我哋唔駛憑空捏造㗎，直接用現成就得。」鐘仔自信地答。

「即係點？邊有現成？」老大問。

「你估間間公司嘅老闆都拋頭露面咩，有幾多大企業嘅老闆係超低調勁神秘你都唔知。」鐘仔老練地答，好像對商業世界瞭如指掌。

「咁我哋扮邊個？最近都唔覺有其他公司有破壞環境嘅報導。」田雞問。

「唔係無，只係冇埋無再報導啫，但咁樣對我哋其實仲有利，因為我哋只要輕輕放啲風，就會變全城焦點，到時兇手自然會送上門。」鐘仔胸有成竹地說。

「但邊間公司會肯？影響公司聲譽㗎，無人會咁傻應承喇，點同股東交代？」飛機問。

「咁又未必，協助警方破案、解決社會危機，呢啲正面形像有錢都買唔到，必要時我哋再幫佢出個聲明話所有報導都係假，係為咗配合捉賊而老作，再頒面錦旗畀佢，一家便宜兩家着。」鐘仔已經想好所有後路，只待劉sir點頭。

然而，阿查此刻卻提出異議：「放蛇我覺得無問題，頒錦旗我都覺得可以，但幫間公司講大話澄清？我覺得有違警察查案嘅精神，咁同賄賂有咩分別？我唔想為咗破案而要去飲咖啡。」

鐘仔想不到阿查會如此大反應，於是立即改口道：「咁刪除咗呢part，無問題喇？」

劉sir對鐘仔說：「聽落好似都行得通，咁扮老闆呢個角色就交界你，你夠醒目識執生，我哋成team人廿四小時實你，一定確保你安全。」

鐘仔聽到後嚇得僵住，瞬間打退堂鼓，結結巴巴地說：「諗深一層呢，好似.....好似呢個方法都唔...唔多好，而家網絡世界咁方便.....下話，上網查一查，又點會.....點會唔知真老闆係乜樣先得㗎，我.....我哋再諗過其他方法啦。」

「唔係㗎，我覺得真係work，呢個係最簡單直接直面個犯，將佢拘捕嘅好方法。」阿查自告奮勇自薦：「我嚟做餌，鐘仔你做軍師，今次一定要成功。」

劉sir眼見人選問題已經解決，便着鐘仔分享他的全盤計劃，好讓能適當分工，令計劃可以順利執行

。

「首先，可以用呢間公司，」鐘仔將電話連接投影機，播出一段短片，是一個美容集團贊助的植樹活動，正當大家都沒有頭緒之際，鐘仔續說：「呢間嘢係以破壞環境嘅手法取得瀕危動植物做美容原料，有晒人證有晒片，但佢闊佬懶理，生意照做。」

「吓？真係唔知喎！呢間賣好多廣告，請晒最top嘅韓國女團代言㗎喎！」田雞反應很大。

「如果真係咁，佢老闆實被人起晒底，我哋仲點扮？」四眼亦充滿疑惑。

「非也非也，此言差矣，」鐘仔解釋道：「神奇嘅係完全搵唔到關於呢個老闆嘅資料，除咗佢個名，其他都一無所知，可以話係現代隱形人。」

「咁點保證佢會同我哋合作，肯幫我哋？」老大問了一個關鍵問題。

「咪就係，又無人知佢係邊個，又影響唔到佢公司運作同生意，點解仲要幫我哋？」飛機也道出了重點。

「因為佢會成為兇手下一個目標，佢唔幫我哋就會死。」鐘仔一口咬定，沒有任何解釋，只有堅定的語氣。

「唔係喎，都無人知佢係邊個，你又點會知？」劉sir問：「定其實你諗住出蠢惑，問都唔問就『借用』？」

「劉sir，乜你咁諗我㗎，我梗係唔會咁做，邊夠膽要成個警隊幫我埋單喎。」鐘仔裝作委屈，然後再奸笑着說：「山人自有妙計。」

劉sir沒有再多問，將這次行動全盤交由鐘仔負責，全組人包括自己都聽他指揮，這次誓要成功捉拿兇徒歸案。

鐘仔將自己的全盤計劃和盤托出，安排了各人的角色和崗位，連兇手可能行兇的位置也一一作出預測和部署，務求令計劃滴水不漏。對着這萬全的計劃，大伙都信心十足，鬥志異常旺盛，恨不得立即開始。

「我聽日會拎到書面同意書，然後就開始行動，大家今日好好休息，因為嚟緊仲要準備我哋嘅慶功宴，聽日九點見。」鐘仔以鼓勵作結，大家的心情也得以短暫的釋放，這還是案件開始以來眾人首次露出笑容。

「你唔會打算偽造啫？虛假文書已經夠你無得撈。」阿查小聲對鐘仔說。

鐘仔搖搖頭，逗趣地說：「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警察犯法全部都無罪，最多都係社會服務令，唔會無得做嘅。」

「況且，」鐘仔凝重地說：「我根本唔需要偽造。」

阿查聽到這句便放心了，但同時更大的謎團衝上心頭：「點解咁講？唔通佢同個老闆好熟，隨時都搵到？抑或係……」但他把這股衝動按壓住，選擇相信自己的拍檔，沒有再多問。

+X+X+X+X+X+X+X+X+X+X+X

難得有半天休假，這數天沒有睡過一個好覺的阿查回到家便一頭埋在軟熟的床上，澡也沒洗就昏迷般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才在夢中驚醒。

「真係巧合？呢幾個案發地點都係必經之路，而且案發時間都講得通。佢絕對清楚警察做嘢嘅程序，可以計算好晒時間，之後好自然咁路過，畢竟連環殺人犯都鍾意返現場睇自己嘅傑作。但佢一個真係做得到？如果有幫兇嘅話，咁就只會係.....而家諗返起又的確係奇怪，本身老油條咁款，突然變到好積極，加上今朝嘅事，一切都好似講得通。」阿查想到這便不寒而慄，同時新的問題又在腦海出現：「究竟點做到內臟消失？又點解要咁做？」

阿查將睡夢替他梳理的案情和剛才對鐘仔的懷疑都寫在筆記簿，直到他找到確鑿的證據，能夠將真正兇手繩之於法之前，他都不打算告訴任何人，以免打草驚蛇或者冤枉好人。

+X+X+X+X+X+X+X+X+X+X+X

「簽咗佢！」鐘仔把文件和筆丟在地上命令道。

「係咩嚟？」一把滄桑的男聲回應。

「你唔駛理，叫得你簽就簽。」鐘仔厲聲道。

「.....」男聲沒有回應，只傳來筆尖磨擦紙張的聲音。

男子簽完後，鐘仔一把搶過文件，頭也不回地離去。

「咁今晚餐飯？」男子以乞求的語氣問。

「放心，包你飽。」鐘仔帶點邪氣說。

+X+X+X+X+X+X+X+X+X+X+X

「阿女，爸爸返嚟喇。」劉sir一進門便走到稀愛門前：「今朝係爸爸做錯咗，對唔住，唔好嬬我啦，我都係擔心同緊張你有危險咋。」

房內沒有回應，劉sir再三敲門確認後，選擇犧牲難得的休息時間再次出門，向菜市場進發，他打算久違地親自下廚，煮一桌稀愛喜愛的菜哄她高興。

不過這次美好的一廂情願維持不久，在電梯打開的瞬間便灰飛湮滅。

「阿女，你返嚟嚟？我而家落去買餸，今晚煮餐好嘅你食。」劉sir一副慈父的樣子，笑得合不攞嘴。

與之成對比的是稀愛的冷淡和厭世臉：「煮餐好？係餐蛋麵定丁米呀？唔駛預我，我買咗外賣。」

「唔係喇，外賣唔健康呀，今次我煮你最鍾意食嘅煎雞翼。」雖然被稀愛冷言相待，但這次劉sir沒

有動怒，繼續好言以對，大概這就是父愛。

「我最鍾意食煎雞翼？哈！邊個講嘍？我最憎就係食呢啲有骨嘅麻煩嘢。細個無得揀先焗住要食，你從來都無問過我鍾唔鍾意，只係主觀覺得我鍾意，真係好乞人憎好自我中心！唔好煩我！」稀愛說完便進屋，還特意大力關門。

劉sir沒有回嘴，沒有生氣，沒有暴躁，沒有發狂，內心異常平靜，兩行眼淚不自覺流下，他自己也不清楚原因。

是累了嗎？可能吧。

是委屈嗎？或許吧。

劉sir再度按下升降機按鈕，照原定計劃，到菜市場買了半磅雞翼、一大棵椰菜花、一包煙肉和一包芝士，回家準備他認為稀愛愛吃的菜式。

然而，儘管劉sir努力弄了一桌食物，稀愛始終沒有領情，他終究還是瞎忙了一晚，只能自己把食物吃清光。

「我終於明點解佢唔鍾意食我煮嘅嘢，哈！」劉sir苦笑着，將生米、很鹹的半熟煎雞翼和無味的芝士煙肉焗椰菜花逐一放進口內。

劉sir最終沒能和稀愛修補好關係，還折騰了自己的肚。

+X+X+X+X+X+X+X+X+X+X

至於四眼、田雞、飛機和老大四人，因為沒有家庭的負擔，所以不急於回家，他們選擇了到酒吧消遣，排解多日積累下來的悶氣。

「唉！幾時先破到案？呢單案真係好磨人。」老大吞下一大口啤酒後抱怨道。

「希望今次鐘仔個辦法work，咁我哋就可以快啲甩難。」田雞摟着老大的頸道。

「上次都預測到受害人，今次主動出擊，實手到拿來。」四眼充滿信心，舉起酒杯一飲而盡。

「鐘仔嘅計劃加阿查嘅幹勁，仲有我哋嘅back up，同埋最重要嘅劉sir嘅領導，金磚四國咁，實掂！」兩杯到肚後，飛機也得意忘形起來。

四人相談甚歡，喝得酩酊大醉，離開時已經差不多凌晨三時，為免翌日遲到，四人決定回警署渡過這夜。

然而，當四人回到警署後，酒意便被強制消除，他們立即清醒過來，這比任何解酒的方法都來得快，因為他們看到了難以置信的一幕——屬於他們組的座位全都被翻亂，所有文件散落四周，就像剛剛經過風暴洗禮一般。更令他們驚訝的是，他們跟這個幕後黑手正面面相覷，而且此人更是他們非常熟悉的一個人。

「鐘仔，你.....你搞乜呀？」老大笑着問，但這笑是一種無奈、疑惑、憤怒、不相信自己雙眼的複雜

混合反應。

鐘仔沒有回答，繼續埋首找尋某樣東西。

「你搵乜啫？做咩搞到立立亂？」飛機走近鐘仔身邊問。

鐘仔依然沒有答話。

「講我哋知，我哋幫你一齊搵。」四眼換個角度，嘗試提供協助令鐘仔開口，但他沒有中計。

「你好停手啦啎，再係咁唔好怪我哋唔客氣。」田雞以幾近恐嚇的語氣喝止鐘仔，但他依然沒有搭理。

最終，四人只好以武力鎮壓，將鐘仔五花大綁於椅子上，並通知劉sir，待他發落。期間四人軟硬兼施，期望能問出鐘仔搗亂的原由，但他始終三緘其口，四人也無計可施，只能繳械投降。

一切直到劉sir回來才有轉機。鐘仔見到劉sir後立即開口，要求單獨對話，劉sir同意了。

「鐘仔，我知唔係你做，究竟咩事？」劉sir憑老差骨的經驗以及對下屬的信任，第一句便問中重點。

鐘仔對劉sir和盤托出：「我本身諗住早啲返嚟放低份同意書同埋模擬多啲唔同情況應該點應對，點知已經變成咁。我睇過cctv，點知就係呢段無咗。我唔知係邊個做，我懷疑有鬼，所以就邊個都唔講，淨係講你知。」

「真係好值得懷疑，不過我唔信我哋啲兄弟會做咁嘅嘢。」劉sir始終相信自己的手足。

「咁仲有咩人可以自出自入、大搖大擺唔會被阻，知道無人可以搗亂？除咗自己友我真係諗唔到。」鐘仔說。

「.....」劉sir沉默了片刻，然後便轉移話題問：「咁你啱啱喺度搵乜？」

「我嗰隻save晒所有關於呢單case資料嘅手指，你知我每單case都有獨立一隻手指㗎。」鐘仔答：「入面有今次行動嘅詳細部署。如果偷嘅人係同兇手有關，咁今次嘅行動就好危險。」

鐘仔進一步推測：「最大嫌疑係佢哋四個，點會失驚無神呢啲時間返嚟？而且滿身酒氣，都唔知佢哋係咪幫兇，通知兇手無人可以上嚟，之後happy hour完再返嚟清理現場，但咁啱被我撞破，就夾埋作故仔屈我。」

聽完鐘仔的推測，劉sir有一刻也動搖過，但很快他便打散這念頭，選擇相信這班出生入死的好伙伴。

「唔理點都好，我都唔信我team有人會咁做，究竟發生咩事我會暗地裏查，我哋本身嘅計劃都會照去，份同意書你係咪有？」劉sir當機立斷，打算在行動的同時觀察誰有可疑。

鐘仔將同意書交給劉sir，劉sir確認後便把門外等候的四人也叫來，吩咐千萬不能透露今晚的事，然後清理好現場後便解散。



# 誘餌

## 誘餌

早上九時，全組人也準時出現，而且對昨夜的事都守口如瓶，阿查是唯一不知情的人。

「大家早晨，琴日難得嘅半日假，有無好好利用先？」劉sir以開玩笑的語調提問，但沒有人有反應，於是他便即時換成認真模式：「好，大家都咁認真就好，我哋今次嘅計劃一定可以順利執行。我手上嘅係鐘仔拎返嚟嘅同意書，我正式宣布誘餌計劃可以落實執行！而家交界鐘仔講解今次行動大家嘅崗位、負責任務同注意事項。」

「大家好，今次我哋要扮嘅係城中嘅最神秘嘅富豪鍾生。由於網上基本無佢嘅資訊，變相方便咗我哋捏造。四眼同田雞，你哋幫手喺網上放風同做水軍，不斷爆料，務求令到全城都知呢個集團嘅負面新聞，同埋用偷拍mode曝光阿查個樣。」鐘仔指揮道，四眼和田雞不情不願地接受。

接着鐘仔對飛機及老大說：「飛機、老大，你哋喺阿查附近監視，留意有咩可疑人物，清道夫、報紙檔、secure、外賣仔，咩角色都好，任你哋揀，總之阿查喺你哋視線範圍之內就得，你哋係第一線嘅支援。」飛機與老大也敷衍地同意。

然後鐘仔便對劉sir說：「劉sir，你喺附近睇實，我要你發揮當差咁多年積落嘅經驗同直覺，截擊兇手。」劉sir爽快地答應。

最後，鐘仔對阿查說：「阿查，你係成個行動嘅主角，鍾生由你扮，低調貼地就得，同平時嘅你無咩分別。」阿查比了一個「OK」手勢。

「另外，根據我嘅整理，受害人由熱議到受害，最耐係三日，所以呢三日我哋唔可以有一刻鬆懈，唔係阿查就有危險。今次除咗為破案，仲係為劉sir面子而戰，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大家加油！」鐘仔最後再作出鼓勵，然後便各自按計劃行事。

鐘仔首先幫阿查進行簡單的易容和換上預備好的衣服，然後再到外面拍了數張照片交給四眼和田雞。不足一小時，各大討論區便有大量相關的帖文；再一小時後，主要的短片網站都有相關的影片；再一小時後，已經有網媒大肆報導。阿查扮演的黑心美容集團主席鍾先生在三小時內已經成為網絡熱話，鐘仔的計劃進展得很順利。

第二步，阿查要走出警署，到辦公室「上班」。根據事先協商，他去到該集團位於核心商業區的總部，這是以該集團命名的大廈，樓高六十六層。正所謂「做戲做全套」，阿查要去的是真正老闆使用、獨佔全層、擁有無敵海景的頂層辦公室。

「真嘅老闆而家喺屋企匿埋，我同佢傾好咗，office入面嘅嘢你隨使用，唔駛怕整爛整壞整污糟，呢個係我幫你搵返嚟嘅福利，enjoy。」鐘仔在耳機的另一面說。

阿查上到辦公室，差點以為自己去錯了地方。他眼前的是一個高爾夫球練習場、保齡球場、藝術館、私人影院和酒館，誇張程度連電視也拍不出來，要不是在後面有辦公桌和大班椅，真的認不出這是一個辦公室。

「呢個真係office？有錢人想的果然和我不一樣。」阿查小心翼翼地往座位走去，拿出筆記簿，按照

之前的思路，嘗試分析何者更大機會是真兇。

可是一分析下來，不論是稀愛、劉sir還是鐘仔，在不同的凶案中，都分別有不在場證明。

「如果我推理無錯，三個人都無可能係兇手，除非三個人都係兇手，即係只有佢哋三個係一個犯罪集團先有可能完成咁多單案。」阿查得出最後的結論。

但，有可能三人是一伙嗎？可是為何要這樣做？這次行動的意義又是甚麼？阿查越想越覺得可怕，最終只有一個答案——除掉他。

「如果真係要清除我呢個威脅嘅話，即係話佢哋已經察覺到我開始懷疑佢哋，亦即係證明咗我係無估錯。」阿查從害怕中又產生出了一點點興奮：「今次行動我要自己執生，可以靠嘅只有喺附近嘅飛機同老大。」

「只不過，如果兇手另有其人呢？畢竟我真係親眼見過隻綠色嘢，佢哋都係一伙？定其實得佢一個先係兇手，我錯怪咗好人？」阿查越想越亂，所有線索纏在一起，成了死結。

餘下的時間，阿查嘗試解開死結，但最終還是被自己的思緒困擾，甚麼也做不了，只好選擇養足精神，見步行步，等真兇出現時再跟他周旋到底。

等待是最耗費人生的一件事，時間過得特別慢，很不容易終於熬到六時下班，阿查離開大廈的一瞬間，有種重獲自由的感覺，可是一秒後，背後傳來涼意，一種被監視的感覺悄然接管了一切。

「係劉sir、鐘仔、稀愛定其他人？」阿查腦裏亂作一團，但又不能很明顯地搜尋，只能用眼尾餘光以及鏡面反光去觀察散發出這感覺的人。

可是，核心商業區的下班時間，不用想也知道人多如螻蟻，細心用雙眼搜索也很難找出一個本身認識的人，何況是透過餘光和反光去找並不確認的人？

「如果無論如何我都搵唔到人嘅話，咁就等人主動嚟搵我，反正兇手犯案手法同模式我都好清楚，而家根本唔駛怕。」阿查擺正心態，若無其事般去乘車回家。

回家？應該回哪裏？自己的家還是鍾先生的家？抑或是回警署？

「鐘仔，」阿查透過耳機問：「我而家應該去邊度？」

阿查在便利店閒逛，等待鐘仔的答覆。

「去一號安全屋，我哋喺嗰度集合，大家小心被人跟蹤。」鐘仔很快便回答。

所謂的一號安全屋，只是一個謔稱，並不是警隊用來保護證人的安全屋，而是他們平時經常去的餐廳，那裏人跡罕至，連附近居民也甚少知道其存在。由於客人偏少，所以老闆與他們關係甚好，亦很清楚他們的職業，甚至願意配合他們的工作而選擇性營業，是一個隱蔽性十足、私隱度極高、安全性超卓的好地方。

晚上七點，全員到達，鐘仔主持會議。

「今日第一日，網上發酵唔錯，兇手好大機會喺緊兩日出現，大家要留意。飛機同老大，你哋今日完全投入咗角色，做得好好，嚟緊保護阿查都要靠你哋。阿查，你由離開大廈到呢度，期間有無咩特別嘢發生？」

阿查頓了一頓，權衡着說與不說的利弊，最後決定以大眾利益為先：「我一離開office就feel到有人監視我，不過我無打草驚蛇，淨係行過啲反光嘢時望多兩眼，暫時未見到可疑人物。劉sir，你有無發現？」

劉sir憶述：「我發現唔到啲咩可疑人物，會唔會係你錯覺？」

老大和飛機也搖頭道：「我哋都唔覺有。」

「連飛機同老大都咁講，唔通佢哋全部都係一伙？」阿查感到心寒，但依然不動聲色、維持冷靜道：「咁可能真係我多疑，嚟緊都要靠你哋暗中保護我。」

「既然係咁，即係今日大家都無咩特別嘢發生，聽日大家再努力。」鐘仔總結道：「不過阿查，你要小心啲，過往case都係凌晨發生，唔知兇手會點引你出去。」

阿查點頭回應，然後便率先離開，其他人隔一段時間後也先後各自離去。

+X+X+X+X+X+X+X+X+X+X

浴室內，熱水「嘩啦嘩啦」地撒在阿查身上，水蒸氣幾乎把他湮沒。

阿查還是相信他自己的感覺：「話唔定個監視嘅感覺就係佢哋三個畀我，唔會癩到成team除咗我之外都係一伙啫？如果係，我一個點對六個專業人士？最叻犯法、最識鑽漏洞嘅一定係執法嗰個，輸硬㗎。」

「叮！」電話收到訊息，阿查關上水喉，拿毛巾簡單抹了一下便查看電話。

「鐘仔？約我而家出去？」阿查疑惑，鐘仔剛才的說話還言猶在耳，於是他的手指在屏幕上動了數下，簡單地拒絕了。

怎料鐘仔很快便回覆：「你唔係覺得我係兇手啫？」

阿查頓時心虛，幸好只是文字交流，所以他裝作是太累才回絕，然而鐘仔並未放棄，堅持要與他見面，還提出到他樓下碰面，他眼見不能逃避，只好答應。

晚上十時半，阿查與鐘仔見面了。鐘仔第一句便問：「你係咪覺得我係兇手？我今日喺一號安全屋隱約覺得你係咁諗。」

阿查冷不防鐘仔當面再問一次，當下即時宕機，幸好鐘仔沒有介懷，接着更道出來意：「放心，我同你玩啫，唔係真係抽秤你，我嚟係想同你講嚟緊兩日嘅部署。」

阿查露出一副「點解啱啱唔講埋」的表情，鐘仔解釋說：「因為啱啱有我懷疑嘅人喺度，所以唔方便講。嚟緊兩日都同今日差唔多，唯一分別係聽日早一個鐘走，後日遲一個鐘走，同埋一日去前一個站搭車，一日去後一個站搭車。」

「你想篩晒呢兩日同我時間行徑都一致嘅人出嚟，因為佢哋好大機會係兇手！」阿查稍為動腦便猜到鐘仔的用意，然後反對：「咁唔work，連我都係咁嘅就估到，一個心思縝密嘅連環兇手又點會諗唔到？」

「咁先生有咩錦囊妙計啊？」鐘仔故意用大戲腔調問。

「你懷疑嘅係邊個？」阿查要先弄清楚對手是誰。

「劉sir。」鐘仔說出一個也在阿查懷疑之列的名字，然後加以解釋：「陳總嗰次行動，平時做足功課嘅劉sir無理由唔知間office內部結構，亦都無理由見唔到佢落車，仲特登車我哋去咗轉G市先返嚟，擺明就拖時間。」

「的確係有啲古怪，同平時嘅佢好唔同。」阿查也認同，畢竟劉sir也是他心目中的疑犯之一。他想了一下，說出了一個計劃：「要試劉sir呢種老差骨，唔好做到咁明顯，只要跟返原本計劃去做就得，佢一定已經諗好咗幾時同點落手，我哋只要等就得。」

「咁你咪會好危險？」鐘仔擔心地說。

阿查自信地拍了一下心口道：「你唔係唔信我嘅身手啫？我接呢個角色之前就已經衡量過。」

與此同時，阿查仍然未放下對鐘仔的懷疑，究竟是含血噴人還是掩人耳目，他還未有定案，只知道要萬事小心。

+X+X+X+X+X+X+X+X+X+X+X

距離死線尚有八日，阿查準時九時到達辦公室，開始一天的工作。

「雖然話等就得，但齋等唔係我嘅style，仲可以點做先釣到個兇手出嚟呢？」阿查邊思考邊查看電腦，他發現網絡上對他這位「鍾先生」的評價有逆轉的趨勢。

「係佢本人做嘢？但應該唔會，佢自願同我哋合作㗎。」阿查不明所以，只好請四眼和田雞去調查。

「我哋都發現呢個情況。」四眼的答覆不意外。

田雞的答案才令人詫異：「我哋追蹤啲ip，發現全部都係喺你個度嚟。」

「即係有員工幫佢洗白？」阿查問。

「一定唔係！」豈料鐘仔厲聲否認：「呢個人唔會有人幫佢講好說話！」

為何這麼肯定？阿查第一反應是這樣，但他還是硬生生把這個問題吞下肚，問了另一個更有用的問題：「咁點解會有大量呢啲評論？」

「係AI。」鐘仔說：「只有無感情無感覺嘅AI先會幫佢講說話。」

「你又知？」田雞問了阿查心裏的問題。

「一個辦公室成個迷你渡假村咁、只顧自己享受、唔理員工工作環境嘅人，點會有人肯幫佢洗白？」鐘仔情緒激動地說。

「聽你咁講又有啲道理。」四眼同意鐘仔的說法。

至於阿查，他的心底又多了一個疑問：「點解佢會知道呢啲嘢？佢冇人過嚟睇過？」

「我會鬥咗個AI，你哋繼續努力唱衰佢。」鐘仔指揮道：「阿查，你喺office入面扮被偷拍影幾張玩樂相，等四眼同田雞有新嘢post。」

經過鐘仔新一輪的運籌帷幄，成功令假鍾先生獲得更多仇恨值，甚至有人揚言要他償命。然而，阿查清楚知道這些人都不是真兇，從之前幾宗案件少之又少的物證可以推測得到，真兇遠比他們所想來得更小心謹慎，絕不會輕易暴露行蹤。

主動挑戰兇手的想法再次在阿查腦海浮現，但他始終想不到一個可以必定引出兇手的方法，不要說必定，連有一半機會能引出兇手的方法也想不到。

「留意返，我接咗個外賣係送上六十六樓。」突然間，耳機傳來老大的聲音：「我去緊拎，十分鐘後到，阿查準備一齊拆。」

「但我無叫外賣啫.....」阿查驚訝地說。

「所以先叫你一齊開，肯定有古怪。」老大氣喘吁吁地說。

「阿查，有盒嘢都係寄上去六十六樓，」飛機此時也說：「我轉個彎就到，你ready定。」

「吓？我無上網買嘢啫.....」阿查開始感到恐怖。

「我都唔覺得你買嘢會寄呢度。」飛機冷靜地答。

十分鐘後，老大和飛機都抵達了六十六樓。

「係咪兇手知道咗我係假扮，所以特登玩嘢？」阿查猜想。

「Ready嘅話我就開盒飯先。」老大膽戰心驚地說，阿查和飛機點頭示意。

老大解開膠袋，打開飯盒，撲鼻而來的是鑊氣十足的賽螃蟹。

「咩意思？賽螃蟹？」老大不解。

阿查一看便明白箇中玄機，解釋道：「賽螃蟹，其實係用蛋扮蟹，簡單嚟講即係假。我估點餐嗰個係想表達話我係假，我哋呢個行動好可能白費心機。」

「咩話？無可能！基本上除咗我哋幾個都唔會有人知，阿查，你過度解讀喇。」鐘仔反應很大，令眾人的耳均失聰了數十秒。

「係咪過度解讀，拆埋件貨就知。」飛機拿出鋸刀，着手處理那個小盒子。

盒子大小如一個鞋盒，飛機將膠紙逐一開，再慢慢打開盒子。率先映入眼簾的是鋪滿盒子的康乃馨，而康乃馨圍着的是數張相片。

「係相？咩料？」飛機不明就裏。

「呢啲都係呢個美容集團用嚟做美容嘅瀕危動植物。」阿查一看便明白：「呢盒似係普通hater寄，係唔同人。」

「咁會唔會其實盒飯都係普通hater嗌咋？」老大再次提出見解：「唔係點會咁啱同時送上嚟？同一個人做嘅機會好大。」

「或者係同一班人呢，大家夾埋同時行動，而真兇就混埋喺入面。」飛機也有自己的看法。

「有呢個可能都唔定，因為電梯大堂有最少三個人準備上去，人人手上都拎住嘢。」鐘仔看着閉路電視的畫面說。

「四眼、田雞，搵搵網上邊度有人發起呢個行動，兇手就喺入面。」阿查同時對飛機和老大說：「你兩個都走先，廢事惹人懷疑。」

送走兩人後，阿查最少收到了二十個外賣和三十件速遞，全都是到付，短短數小時戶口便蒸發了三千多元，可是半點線索也找不到。

「呢啲全部都係haters送嚟，無可疑。」阿查失望地報告。

「唔駛失望，我哋搵到個post。」四眼精神地說。

「仲篩咗幾個有機會嘅人，send晒畀你哋，你哋睇吓。」田雞也沾沾自喜地道。

「一於捉晒返去問話先再算。」鐘仔說。

此時，一直無發言的劉sir終於開聲制止：「唔駛，呢度都無一個係兇手。」

阿查也附和道：「無錯，我都係咁覺得，睇佢哋啲留言都係只敢惡作劇嘅鍵盤戰士，真正兇手先無咁易留痕跡。」

「搵落賽螃蟹個個，佢機會最大。」劉sir下令，四眼及田雞立即行動。

「我擔心真鍾生，鐘仔，你提醒吓佢穩陣」阿查擔憂地提醒。

「無必要，兇手隨時就係等緊呢個機會勾線去搵佢真身，唔駛通知佢。」鐘仔斷言拒絕。

「劉sir！」阿查轉為向劉sir求助，希望能以上司的身份命令他，豈料還是遭到拒絕。

「今次指揮係鐘仔，佢話點做就點做，況且佢都有佢嘅道理。」劉sir像卸責般將決定權交到鐘仔手

上，阿查無可奈何，自己也找不到鍾先生，只好聽令行事。

「鈴……鈴……」辦公室的電話無預警地響起，阿查習慣性地接聽：「警……啊，有咩事？」

「鍾生，二號線有電話搵你。」秘書溫柔的聲音安撫了阿查煩亂急躁的心。

阿查接駁到二號線，未待他開腔，對方就說：「我手上有你個仔嘅秘密，唔想我公開令佢身敗名裂嘅話，今晚一點喺你屋企樓下等。」

阿查本想套取更加多情報，可是對方話畢便掛線，阿查只好將剛才僅有的一句跟大伙報告，但卻將最重要的「你個仔嘅秘密」收起。

「Yes！呢招果然掂，兇手終於中咗圈套，今晚佢插翼都難飛。」鐘仔興奮地說。

# 棋差一着

棋差一着

「風箏組未見到人，over。」飛機及老人在阿查對面的大廈走廊把風。

「放狗組都未發現可疑人物，over。」四眼和田雞在附近公園裝成喝酒聊天的居民。

「阿查，仲有五分鐘，定啲嚟，兇手今次實走唔甩。」鐘仔在附近的車上盯着。

劉sir也在車上，他鼓勵阿查道：「今次我哋咁多人，佢唔會再好似上次咁走得甩。」

阿查深呼吸，步出電梯大堂，在大廈外獨自等候，腦內模擬了千百種情況的應對方法。

五十七分、五十八分、五十九分，時間逐漸逼近，但凌晨的街上仍然空無一人。

「成五十九分啦喂，仲未見人啲，會唔會放飛機㗎？」飛機問。

「等多陣，可能塞車呢。」田雞答。

「一點正喇，鬼影都無隻。」四眼說。

「耐心等多幾分鐘，邊有話一定準時㗎。」老人繼續金睛火眼盯着街角。

零一分、零二分、零三分.....兇始終未現身。

「阿查，你會唔會聽錯，其實係講聽日晏晝一點？」鐘仔也抱有懷疑。

正當阿查想回答的時候，大廈有一位男子鬼祟地四處張望，然後走近阿查。

「大家ready。」劉sir輕聲地說。

男子從口袋拿出了甚麼遞到阿查面前，但由於光線不足及阿查遮擋了視線，無人知道是甚麼，只知道阿查想都沒想便跟他走了。

「Action！」鐘仔一聲令下，四眼和田雞從公園撲出，飛機和老人也從大廈下來支援，劉sir和鐘仔亦都趕到形成六人包圍網。

「警察，咪郁！放低你手上嘅嘢慢慢舉高雙手，我要見到你雙手！」鐘仔大叫，那男子嚇得跌坐在地，褲襠濕了一片。

「冷靜啲，佢係我新鄰居，啱啱同老婆嘈完落嚟想啱啱氣咋。」阿查解釋：「不過我無火，所以先教佢點去附近便利店。」

「真係？」劉sir警剔地問。

阿查吞一吞口水，鎮定地答：「梗係。」

同時，為免劉sir再糾纏下去，阿查抓緊了鐘仔數次查看智能手錶的機會，故意問：「你真係唔聽吓個電話？搵咗你幾次啦喎。」

「On緊duty點聽電話？」鐘仔嚴肅地答。

「但你屋企搵得你咁急，應該係好重要嘅事。」阿查再度游說，劉sir也加入勸說，鐘仔只好就範接聽，而阿查亦鬆了一口氣，對男子打了一個眼色。

這通電話只維持了十數秒，鐘仔沒有說話，但他的表情變化卻極度豐富——煩厭、質疑、憤怒。一通電話，心情就像坐上了火箭，在場的人都不敢惹他。

可是鐘仔十分專業，迅速整理好情緒，繼續工作。

「你去處理咗先，今日我哋收隊，而家都過咗成十分鐘，佢唔會出現。」劉sir看得出鐘仔強裝堅強，故讓他先行離去。

「No，sir！Sorry，sir！」鐘仔拒絕，並說出隱藏很久、這次行動的秘密。

+X+X+X+X+X+X+X+X+X+X

另一邊廂，在城中一個佔地五千呎的豪宅內，馬姐們因為老爺失了蹤而亂作一團。她們全屋上下地墊式搜查，但始終找不到老爺的身影，慌亂的舉動驚動了管家，管家最後決定先跟少爺聯絡，然後再決定下一步行動。

「少爺，你終於聽電話喇。」管家冷靜地說：「你聽我講，老爺唔見咗。我知你哋關係唔好，但佢始終係你爸爸，而且呢幾年你咁對佢佢都毫無怨言，咩都還晒。我覺得佢嘅失蹤同你而家做緊嘅嘢有關，唔理你會點做，我都會報警。」

管家說完便掛線，然後撥通了九九九。

+X+X+X+X+X+X+X+X+X+X

凌晨一點的大街，出現了兩個身影，一個瘦削，一個嬌小。

「計劃成功。」嬌小的身影冷酷地說：「鍾生果然錫個仔，你準時出得嚟，即係已經做好心理準備要還，跟我過嚟。」

語畢，嬌小的身影便消失在轉角，鍾先生拖着年邁的身軀急步趕上，以免跟丟。

「欸！等埋我，」鍾先生老態龍鍾地說：「我無你咁靈活，行唔到咁快。」

兩人最終停在不遠的後巷，鍾先生氣喘如牛地問：「你究竟有我個仔咩把柄？你想點？」

嬌小的身影遞上一樽檸檬茶說：「鍾生，索晒氣咁好叻喎，飲啖嘢喇順條氣再慢慢傾。」

鍾先生接過飲料，沒有立即喝，反而厲聲問：「唔駛扮好人，講，你想對我個仔點？」

「鍾生，我請你飲你都唔飲咁唔畀面？仲要咁惡鬧人，唔怪得之你個仔要咁對你。」嬌小的身影裝作委屈道：「而且我無話過有你個仔嘅把柄，我淨係話有啲關於佢嘅秘密，講咗出嚟可以毀佢一生啫，你咁屈我點得㗎？定其實你唔想傾，由得佢身敗名裂？」

「唔好唔好，冷靜啲，萬事有商量。」鍾先生秒速變臉，搖尾乞憐問：「你係咪想要錢？想要幾多？我畀，你唔好搞我個仔。」

「呢個世界唔係下下講錢！就係你呢啲滿身銅臭嘅人，以為有錢大晒，乜都用錢解決，先搞到班唯利是圖嘅大人收聲同幫你美化修飾你嘅罪行！你要記住，我同啲班人唔同，我係呢個地球嘅朋友！」嬌小的身影因為鍾先生的言論而忿怒起來，大聲怒吼。

此時，附近大廈上出現了另一個嬌小的身影，正悄悄地接近兩人。

「就係你不斷破壞生態，用瀕臨絕種嘅動植物去入藥做美容原料，下一代只可以睇紀錄片先知道世界上存在過呢啲無價嘅動植物，你實在罪無可恕！」嬌小的身影厲聲叱責：「你個仔只係誘餌，你先係我嘅目標！法律唔制裁你唔緊要，我制裁你！」

然而，奇怪的是，嬌小的身影說完這句後，動作便定住了，下一秒更轉身拔腿就跑，鍾先生看到後也不明所以，但想追亦力不從心，不過最少確認了自己的兒子安全。放下警戒心、緊張感亦得以紓緩，取而代之的是喉嚨的乾涸感，他打開飲料大口喝下，酸酸的味道令他越喝越多。

或許是太放心的緣故，鍾先生完全察覺不到背後有另一個嬌小的身影正無聲無息地接近他。

「咁！」鍾先生手中的飲料被打翻，把他的心也嚇得差點停頓，在微弱燈光的照射下，他赫然發現原兇是一隻綠色的手，無錯，正是抱怒舜！

鍾先生嚇得大叫並跌坐在地上，抱怒舜乘勢撲在他身上，血盆大口立即向他襲去。一吸一吮、一吸一吮，獸性大發的牠每一下都仿佛想把鍾先生的內臟從口裏吸出來一樣，還滋味得發出咿咿哦哦、噁噁咕咕的叫聲。

「原來.....阿仔.....」鍾先生盡最大努力，吐出最後一口氣，但連一句完整句子也說不出來。

「天有眼，抵死。」嬌小的身影在遠處一直看着，待親眼看見鍾先生沒反應才離開。

至於抱怒舜，牠這套吸吮動作不知重複了多少次，未有放慢，絲毫沒有倦意，直到一聲尖叫劃破長空，牠才又一次在夜幕之中退場。

+X+X+X+X+X+X+X+X+X+X

「蓮姐，係你發現阿爸嘅？」在警察的封鎖線內，鐘仔問發現屍體的馬姐。

蓮姐點點頭，心有餘悸地說：「我見到兇手，一定係抱怒舜，佢吸緊老爺啲內臟，好恐怖.....」

「得，蓮姐，你休息陣先，一陣返警署落份詳細口供。」鐘仔安撫道。

「鐘仔，過嚟傾兩句。」劉sir呼喚。

「Sorry, sir!」鐘仔走到劉sir身旁立即道歉：「我個計劃衰咗，被個兇手擺咗一道。」

「鐘仔！」劉sir厲聲喝止了鐘仔，發自真心地對他訓示：「鍾生係你阿爸嚟㗎，而家佢死咗你叫我哋成班手足點面對你？」

鐘仔先是愣住，然後笑笑口說：「無嘢㗎，佢都個頭近，本身都死有餘辜，而家咁死仲好，叫做有返啲貢獻，幫佢積返啲陰德。」

「就算普通人三唔識七都好，都唔會講呢啲風涼話，何況個係你老竇？我相信佢肯冒生命危險去配合警方，都係因為你係佢個寶貝仔咋！」劉sir被鐘仔的說話惹得怒火中燒。

「清官難審家庭事，劉sir，呢啲係我家事，請你唔好插手。」鐘仔收起笑容，冷漠地說，然後便轉身離開。

「鐘仔知點做㗎喇，只係佢傷心我哋見唔到啫。」阿查在旁調和氣氛並報告：「另外附近搵唔到可疑人物，現場淨係有支檸檬茶，都帶咗返去化驗。同埋今次現場唔見有腐蝕過嘅痕跡。」

一向不支持怪物說的劉sir也終於開始動搖：「死者個肚好似洩氣汽球咁，同之前個啲一樣，估計都係無晒內臟。而且今次目擊證人咁清楚睇到係抱怒舜做，唔通呢一連串case真係怪物所為？」

阿查報告完後便去找鐘仔，因為有些說話他必需要跟鐘仔說清楚。

「個個電話.....其實我有啲嘢無講晒，因為個時我唔知點解佢會咁講，但而家終於清楚晒。」阿查本着被鐘仔毆打的覺悟，愧疚地說：「個電話話有你嘅秘密，可以令你身敗名裂，所以你阿爸先會出去見個兇手。」

鐘仔沒有像阿查預期般激動，平靜得有點令人吃驚，他說：「係咁啫？以為有啲咩。」

面對這異常的冷靜，要不就是極度悲痛而反常，要不就是真的沒有事，但鑑於剛剛劉sir的經驗，大概真的是覺得沒事吧。但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為何致電到公司，但身在家的鍾先生會知道通話內容呢？而又為何兇手會知道鍾先生真正地址呢？

「答案只得一個，兇手已經知我係假扮，而且背後有一個好強大嘅情報網support。」阿查內心已經有了總結。

這一夜，警察們查看了附近所有的閉路電視，只有鍾先生豪宅外的閉路電視拍到他和一個嬌小的身影會面及離開，其餘的閉路電視皆捕捉不到兩人的身影。而根據蓮姐的描述，片段中的身影的確符合她目擊的兇手外形。種種證據顯示，兇手的而且確就是抱怒舜。

「劉sir，今次雖然佢咁就死咗，但好在現場無記者，成單嘢根本無外人知，佢平時又咁低調，我覺得可以對外講我哋成功保護到佢。一嚟可以建立返警隊威信，二嚟可以逼兇手放風話佢已經被殺。之後我哋只要搵到源頭，就捉到兇手。」鐘仔在現場繞了一圈後立即有新對策。

「鐘仔，站喺破案角度，你呢個提議好似唔錯；但站喺道德立場，咁樣唔係咁好。」劉sir猶疑了。

鐘仔此時笑說：「道德角度，作為受害家屬嘅我都完全唔介意；破案角度，呢個係難得機會。劉sir，我哋時間剩低唔多，又有一哥班精英做對手，而家唔兵行險着點得？」

的確，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要成功破案，古時有屈打成招，近代有插贓嫁禍，而現在已經很文明，法律已經十分完善，全部有法可依，不必再以身犯險，只要是為了國家安全和顏面，再離譜的方法也情有可原。

「好，既然家屬都希望我哋盡快捉拿真兇，咁就遵循家屬意見，借鍾生嚟用多一次。」劉sir半推半就地說，但其實他心底也很想盡快破案，留多點時間陪伴稀愛。

「等陣，」對於劉sir的決定，阿查作為警務人員定必要遵從，但在這團隊卻另作別論：「呢個方法我覺得行唔通，我哋嘅一舉一動兇手都應該瞭如指掌，做任何小動作都係徒勞無功，堂堂正正咁同佢交手先係最好嘅辦法。」

「你話兇手知？無可能！呢個行動得我哋幾個知，除非真係有內鬼。」劉sir對阿查的說話持有懷疑。

「真係？即係劉sir你都有咁諗過？」阿查對劉sir的話即時有反應，然後再闡述自己的想法：「本身我都懷疑過有內鬼，甚至有懷疑嘅對象，但今日之後，我已經排除咗呢個可能。鐘仔用阿爸嚟較非，劉sir又鬧得鐘仔咁甘，我哋team根本無人會係內鬼。排除法之下，只得返一個可能，就係兇手背後有一個強大嘅boss，而佢嘅情報網係我哋想像唔到咁強大。」

「點解你會咁覺得？」鐘仔搭話。

阿查說出自己的推理：「你哋諗吓，點解鍾生會被兇手殺？即係兇手知我係假又知佢住邊，撇除自己人，仲有咩人會知？我真係諗唔到，只有背後有強大情報網先做到。」

「咁你覺得點做先好？」劉sir問。

「預測。」阿查只說了兩個字。

# 秘密武器

## 秘密武器

最後七日，這宗案件要在七日內破案，在嘗試過創造目標後，最後還是回歸到預測這條路。可是，由於害怕喪命，大大小小的老闆均願意以高價買回傳媒手中的報導，使得坊間所有的環保醜聞一時之間都灰飛湮滅。

這個情況持續了兩天，沒有報導，作不了預測，捉不到兇手。時間不等人，劉sir他們都開始焦急了。

「而家咁多唔同嘅媒體，無理由全部都靜音㗎，總會有一間半間有嘢報㗎，點會咁奇怪？」阿查來回踱步，想不明白。

「咁等落去都唔係辦法，不如我哋又自己造新聞喇。個老嘢嘅死訊仲未正式公布，仲可以利用。」鐘仔拿出舊提案。

劉sir搖搖頭，一來他認同阿查的說話，相信兇手知道他們的一舉一動；二來，亦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不想再消費死者，或者不想再有無辜的人受牽連。

此時，劉sir腦海裏突然閃過一個人，他立即對阿查說：「可以搵你個friend賈子，你嗰時爆過咁大單料畀佢，佢無理由唔幫你。」

「劉sir，上次係我衝動，下次唔會㗎喇。」阿查雙耳發燙。

「你以為我講笑？」劉sir認真地說：「我講真，真係得佢先幫到手，你快啲搵佢。」

「知道……」阿查只能聽命，但他靈機一觸，又有另一個提議：「不過我認為有個人都合適，而佢係真正嘅記者。」

「嗰次冤住你問嘢嗰個？」鐘仔只想到這一個。

阿查點頭說：「無錯，係佢嘅話，一定會如實報導，唔會受外圍因素影響。」

「好！」劉sir爽快地答應，同時拋出另一問題：「但點搵佢？佢叫咩名？邊間報社？」

「呢層……」阿查也啞口無言，畢竟當時只覺得那記者很纏人，根本沒有搭理他，更枉論詳細問他的資料。

「所以你都係乖乖哋去搵賈子喇。」劉sir催促道。

「唉……唯有係咁。」阿查不情願地答。

「你應該要講『Yes, sir!』」鐘仔調侃道，阿查立即白了他一眼。

「你搵佢，將呢份嘢交畀佢，叫佢今晚出片。」劉sir在抽屜取出一個文件夾交給阿查。

「呢份係？」阿查好奇地問。

「秘密武器，唔知內容對你會好更好。」劉sir煞有介事地說。

+X+X+X+X+X+X+X+X+X+X+X

「查sir，今次得你一個嚟？上次劉sir呢？」賈子甫開門便問。

阿查沒有多說，只把文件交給賈子並說：「照舊，劉sir醒你嘅，唔好提來源，我哋時間無多，要今晚出到片。」

賈子接過文件，粗略看了一下來容，惶恐地問：「呢啲嘢真係出得街？好大鑊㗎啫……」

阿查並不知道內容，但他相信劉sir的判斷，再三拜託後便離開。

賈子對着這疊文件，立即上網查證，雖然內容沒有公開過，但卻在網上找到相關證據，證明文件內容屬實。

「今次真係耶穌都攔我唔住，估唔到呢個教會掛羊頭賣狗肉，暗地裏做啲咁嘅勾當，真係人人得而誅之。」賈子義憤填膺，但同時又擔心起來：「但個會勢力咁大，會唔會出完條片我有生命危險㗎？啲警察有無能力將成個教會連根拔起？」

衡量過得失後，賈子還是珍惜生命，毅然決定放棄，畢竟他要為自己與妻子芳芳的性命負責。他致電阿查，禮貌地婉拒了請求，着阿查拿回文件，同時附上他找到的證據。任憑阿查費盡唇舌，賈子始終不肯收回成命，阿查亦不願強人所難，只好取回文件離開。

阿查跟劉sir報告後，拿着文件沒精打采地回警署。所謂「上帝門咗道門，總會開返扇窗」，事情亦在此刻迎來轉機。

從轉角的眼尾餘光，到迎面的櫥窗反光，阿查發現了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曹操來了。」阿查心裏笑道，他在街口轉角處快速躲起來，等待着這人自投羅網。

數秒後，阿查期待的身影出現在眼前，他一開口，此人頓時嚇了一跳，後退了數步，還從行人路踏空，差點失去平衡跌倒。

「小心啲啊記者先生。」阿查伸手扶着他，並問：「做咩跟住我？」

「阿sir，條街唔係你嘅，我咁啱都係行呢面啫。」Faith以老掉牙的答案回應。

「好，都預咗你唔會講，但我都估到原因。」阿查自信地說：「你跟得咁辛苦，食白果好慘嘅。嚟，拎住佢，當係我欣賞你上次採訪嘅表現。」

「吓？」Faith對着天掉下來的餡餅，一時間反應不來，下意識地伸手拿着文件。

「記住，你係喺街執到，同埋今日一定要報。」說完後，阿查便離開，但走了兩步後，回頭又問：「

有無卡片？」

Faith還未弄清楚發生甚麼事，便又自然地遞上卡片，阿查接過後禮貌地道謝，然後便在人群中消失。

+X+X+X+X+X+X+X+X+X+X+X

「呢單嘢堅，估唔到咁多年之後又交手，一定要報！」詹爺看過文件後連煙頭也噴出來。

「咁多年？」Faith心裏覺得好奇，但未有再追問，因為他更擔心頻道的生死，於是膽怯地說：「但我驚我哋輸唔起。」

詹爺大力拍Faith的背道：「就係因為我哋係細，所以先輸得起，唔掂咪即摺即走，之後再開檔新，幾咁閒。市民係有知情權，我哋當初成立嘅宗旨，你唔記得？」

「無錯，放膽去做就得，我哋都係想做自己想做嘅嘢先自立門戶啫，唔駛怕連累我哋，我哋都有呢個覺悟。」OK哥也以拳頭輕力打在Faith胸前支持他。

得到兩人的大力支持，Faith眉宇間的憂慮一掃而空，眼神多了幾分銳利，決定放手去報導。他很快便根據文件的內容寫了一篇報導，詳細講述了該教會的來歷、核心成員、手法，以及最重要的「往績」，然後交由OK哥製作成精美的影片。大家各司其職，終於在傍晚完成了影片，詹爺最後覆檢一次便正式發佈。

然而這還未夠，詹爺還有一件秘密武器打算同時使用，他對OK哥說：「之前條片係咪已經ready？」

OK哥洋洋得意地答：「一早就搞掂。」

「排嘍教會條片半個鐘之後出，我要炸爆成個網上世界。」詹爺對這次操作充滿信心。

+X+X+X+X+X+X+X+X+X+X+X

漆黑的房間中，稀愛成為影片的首批觀眾，自從之前的專家影片後，她對Fact Check這個頻道留下了深刻的壞印象，每次的影片也會作為首批觀眾並留言指出其謬誤。然而，這次她卻一反常態，竟然留言支持。

「藍海會原來係暗地裏操控土地買賣嘅教會，仲要專賣綠化地，地球之肺都被佢賣唔少，仲要每年嚟世界各地縱火燒山燒林，啲幾日幾夜都滅唔到嘅山火就係佢嘅傑作。」稀愛越看越氣憤，對這個教會的所作所為咬牙切齒。

影片還揭露了每個國家有政治影響力的富豪都是它的成員，所以凡是調查它、質疑它的人都會死於非命，而關於它的案件最後都會不了了之。

看到這部份，一個稀愛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竟然出現在影片中，她的眼淚不受控地流滿臉。畫面中的人，是她現在只能在照片中才看到、在她還是牙牙學語時便過身的媽媽。

「原來媽咪嘅死都同呢個教會有關，佢唔只破壞地球，仲破壞埋我屋企……」稀愛雙眼充滿恨意，她

恨這個教會，更恨她爸爸的不作為。

然而，稀愛不知道的是，這條影片，正是劉sir為了自己太太的死，獨自與這個教會周旋十多年的結晶。每次接近成功之時，總會有其他人帶着完美的證據自首，然後上頭就會施壓結案，使得他前功盡棄。不過這又是另一個故事。

「個廢柴警察做唔到嘅事，就由我去做。」稀愛暗下決心，誓要報仇。

+X+X+X+X+X+X+X+X+X+X

成為影片首批觀眾的還有阿旻，由於其他同學的轉發，她於晚飯時間便收到影片的連結，於是全家人也一起看了。

「咩教會嚟？做埋啲咁陰質嘢嘅。」阿旻的媽媽率先發表意見。

「唔駛問阿貴都知係啲邪教喇，個名咁怪，藍海會。」阿旻的爸爸接着說。

再過了一會，阿旻的哥哥阿曉亦發表意見：「啲教會都係咁㗎喇，咪又係賺錢行先，只不過掛住個名好聽啲之嘛。」

至於阿旻還在牙牙學語的弟弟及仍在襁褓之中的妹妹則亦不懂當中意思，只當普通影片看。

「宗教呢啲嘢真係好難講，當局者迷，」阿旻吞下口中的飯說：「不過呢個時間點出條咁嘅片，睇嚟呢個channel好想有人死。」

阿曉放下碗筷，拿起阿旻的電話，查看這頻道其他的影片，然後說：「咦？有條新片啱啱出嚟。」

+X+X+X+X+X+X+X+X+X+X

由於各大傳媒都被神秘力量封口，Fact Check這段影片作為近期唯一的相關影片，立即登上熱門，被病毒式瘋狂分享，看過的人接近佔了全城半數人口。

坐立不安的處長又在辦公室與副處長及公共關係科madam開了一個緊急會議。

「呢個教會有好多話得事嘅人喺入面，上面落咗order唔衰得，點搞？」處長氣急敗壞地問。

「Ban晒啲片先，之後再出片逐一反駁，再幫佢做多啲形象工程。」副處長自作聰明地答。

可是公共關係科madam立即回話：「千祈唔好咁做，咁做死硬。你諗吓，個教會而家形象咁負面，再做呢啲，即係間接承應係事實，咁咪衰多幾錢重。再講，教會係私人組織唔係政府機構，點會由政府出手去幫？咁咪仲惹人懷疑。」

「有道理，」處長猛力點頭認同，不過還是重複一次問題：「咁點搞？」

「以不變應萬變，乜都唔做就得。」公共關係科madam說：「人好善忘，自然丟淡就得。」

處長聽畢眉頭緊鎖，明顯不同意這方法，善讀微表情的公共關係科madam立即補上一句：「另一個辦法，我哋可以轉移視線，爆單更爆嘅消息□咗佢。」

處長一聽，眉頭舒展，點頭幅度大得頭也快要掉下來。公共關係科madam乘勝追擊道：「我哋將鍾生被殺嘅消息放出去，同時懸賞兇手。一個神秘嘅隱形富豪被殺，幾日都無傳媒講，已經係一個話題，市民好難唔諗背後嘅原因。」

處長聽到這次的建議，即時笑逐顏開，因為與劉sir的協議，他之前對不公佈鍾先生死訊沒有任何意見，現在卻慶幸當初沒有強行公佈，才能留着這件秘密武器可以用。他着公共關係科madam立即去辦，而自己則向局長匯報，等着領功。

+X+X+X+X+X+X+X+X+X+X

「半個鐘多啲已經三百幾萬views，今次仲唔到我哋威返次？OK、Faith，well done啊！」詹爺神氣地說。

「點只咁簡單，你睇吓啲訂閱數，一下就破二百萬，絕對係神蹟，」Faith感慨地說：「諗返起第一次過萬views同10k followers，就好似上個禮拜嘅事咁。」

OK哥開懷地笑道：「Faith搞gag呀，老總，畀啲反應啦。」

「Faith，再過半個鐘，你句嘢就要更正，變成『諗返起二百萬followers就好似半個鐘之前嘅事咁』，因為你嗰條防空洞片而家view數節節上升緊。」詹爺雙眼盯着螢光幕，手不停敲打鍵盤上的「F5」。

就在此時，一個留言引起了Faith的注意，樂也融融的歡快氣氛驟然而止。這是一個新開帳戶的留言，內容是一個座標。

「36.995494，-118.688233？」Faith看着覺得奇怪，嘗試在地圖上搜尋，而得出的結果卻像獎門人遊戲中的趣怪地名。

「美國嚟嘞，仲要咁嘅名，又係新account，九成九惡作劇，唔駛理。」OK哥湊近看後道。

詹爺看了一眼便說：「相傳係有個廚師行條山路，覺得好難行，之後講咗句粗口，咁就成為咗條山路嘅名，然後都變埋呢座山嘅名。」

「總編果然博學，咁都知。」Faith出自真心地讚賞詹爺，但他還未猜想到當中用意。

詹爺繼續說：「斷估佢唔會借個地點嚟鬧我哋，我認為一定係同我哋條片講嘅藍海會有關。」

「唔通嗰度係佢哋最新嘅target？」OK哥看着地圖，下一秒便自我否決了這個可能性，可是Faith卻認為有可能。

「雖然附近有幾個國家公園，但唔好忘記呢個會入面係有世界各地舉足輕重嘅政商界人物，佢哋要做咩都得，」Faith神色凝重地說：「可能佢哋喺嗰度發現咗啲稀土、稀有礦石之類嘅值錢嘢，所以要以嗰度做下個目標。」

「咁我哋作為第四權，一定唔可以袖手旁觀，等我聯絡美國啲friend幫手先，一定要將佢哋連根拔起。」詹爺的正義之火正熊熊燃燒。

+X+X+X+X+X+X+X+X+X+X

在十字架之下，一位中年女士穿着修女服，坐在電腦前吃吃大笑，而她身後站着一位年輕貌美的青春少艾，也跟她一同失聲大笑。

「亂咁講啲嘢唱我哋，垃圾傳媒，唔鬧鬼佢都唔得！」中年女士高八度的聲音異常刺耳。

「教主，佢哋呢啲普通人，無教主咁高層次，會唔會唔明㗎？」少艾問。

「Eve，我哋點解要諗埋人哋明唔明？只要我哋自己明就得，嗰班係唔受主垂憐嘅人，智慧本身就低啲，無資格同我哋喺同一個level。」教主話語中帶着高傲。

「教主，咁要唔要搵人處理呢件垃圾？」Eve謙卑地問。

教主搖搖頭，目中無人地說：「就當係藍海會嘅宣傳片，畀個機會班普通人認識我哋，睇吓其中會唔會有人得到主嘅垂憐，可以有幸加入我哋。」

「教主智慧真係高，所有嘢都可以物盡其用唔浪費，就好似啲地咁，只要經過教主規劃，就可以發揮出佢所有嘅潛能，而唔係只係由得佢生理晒啲花草樹木咁嘅。」Eve對教主投以崇拜的眼光。

## 第二條片

### 第二條片

五百多萬的觀看數，四百多萬的轉發，三百多萬的讚好，防空洞的影片瞬間令到全城人再次「電視汁撈飯」，狂熱的程度令各大傳媒也要轉發及做專題報導。而其中最大的爭議莫過於軍隊介入調查，此舉若非本地政府主動要求，便會有破壞一國兩制的嫌疑。

而此片的出現，更直接影響到了劉sir一伙。

「處長話嘅精英竟然係軍隊？佢個腦係咪裝草？」劉sir對阿頂發火道：「咁咪即係直接同市民大眾講警隊無用，咁我哋以後仲點執法？」

「冷靜啲，可能一哥都係被上面焗呢，我相信佢點都唔會主動請軍隊幫手嘅，佢咁要面。」阿頂試圖為處長開脫，但顯然劉sir不吃這一套。

阿頂的房間外，阿查一眾人亦在討論這條新的影片。

言談間，鐘仔提出了一個假設：「假如班軍隊真係介入去查呢單case，咁之前我哋警署被人搗亂，我唔見咗隻手指，好有可能就係佢哋做。」

「吓？」一旁的阿查聽得一頭霧水。

老大一聽便恍然大悟：「所以佢哋可以自出自入。」

飛機也說：「所以cctv條片無咗。」

四眼又道：「所以偷你隻手指。」

田雞亦參一腳：「所以我哋冤枉好人。」

阿查不明所以地問：「你哋講乜？點解我一句都聽唔明嘅？我哋局被人搗亂？鐘仔隻手指唔見咗？點解唔同我講？」

「係我嘅決定。」劉sir不知何時已經站在他們身後，他說：「阿頂已經承認咗係軍隊嘅人攞亂我哋嘅嘢。」

「咁係處長搵佢哋幫手，定佢哋主動插手？」鐘仔單刀直入地問。

阿查發揮他的推理能力，快速消化剛剛接收的資訊，分析道：「我認為係佢哋不請自來，如果唔係都唔駛攞嘢搵料，同埋唔駛扮警察封山搜查。」

「點都好，國家插得手，即係佢哋都重視，我哋更加要快啲破案，今次係last chance。」劉sir不希望大家的情緒再發酵，當機立斷作出總結，並借此為契機激勵眾人。

「呢兩條片都幾百萬views，兇手都應該睇咗，今次一定要捉到佢，唔可以再畀佢走甩。」阿查鬥志

旺盛。

鐘仔亦拿出地圖，標注了數處地方，然後逐一解釋：「圈住嘅係藍海會所在，附近打咗交叉嘅係有可能行兇嘅地點。不過留意返附近係有座山，兇手有可能好似上次咁逃上山然後消失，今次我哋要重點睇實，務求睇現場就拘捕佢。」

「咪住！」阿查突然想起一直忽略的一點：「頭幾單案，我哋調查完都認為第一案發現場唔係後巷，咁我哋喺後巷埋伏，迎接嘅除咗兇手，都只係得條屍，無意思㗎。」

「不過最近兩次案發現場的確就係後巷，唔通係模仿犯？」鐘仔疑惑了。

作為老差骨的劉sir見狀，一錘定音道：「係唔係模仿犯捉到就知，今次我哋廿四小時睇實，唔好驚動教會，都唔駛扮鬼扮馬，直接睇車度監視。」

「我有個建議。」阿查舉手道，最終這個建議獲得了全組人一致同意。

+X+X+X+X+X+X+X+X+X+X

第二段影片的出現，除了劉sir有反應外，處長也感到驚訝。驚訝的是竟然有傳媒能進到被封鎖的山拍攝，還直接與軍隊扛上，居然還可以平安無事全身而退，並順利將影片發布。

「呢個channel都幾夠膽，而家無人敢報呢啲事實，真係令人懷念以前，可惜佢哋好快就唔可以再喺度立足。」處長感到頭痛道：「呢條片一出，之前打算用嚟㗎住教會嘅富豪死訊就變咗無用，好惡！」

「咁又唔係呀處長，都仲有好多敢講真話嘅傳媒㗎。」副處長笑呵呵地說，完美誤解了處長的反話。

「無你咁好氣。」處長立即轉換話題道：「你幫我睇住班軍隊有咩動靜，隨時同我匯報，我要搶先佢哋一步行動，唔可以畀佢哋領晒功。」

副處長一面疑惑望向處長，處長不耐煩地說：「咩呀？我唔可以親自出馬咩而家？你快啲去，有無得升睇呢鋪。」

副處長離開後，處長反覆觀看那段防空洞的影片，單單是他自己一個都已經貢獻了三十多次的觀看數。憑藉當差數十年的經驗和直覺，影片中所有的訊息他都已經完整掌握。

「消失嘅兇手就係經呢度走，條梯下面嘅草係好好嘅證據，好彩個記者影得夠仔細。」處長擬定了捉拿計劃，胸有成竹地說：「只要逼到兇手上山，理得佢係人定怪物，都走唔出我嘅手指罅。」接着，他撥了一通電話，接聽的是一把熟悉的聲音。

+X+X+X+X+X+X+X+X+X+X

Fact

Check方面，三人已經取得了共識，認為此次抱怒舜一定會出現，決定全天候二十四小時輪流守在藍海會門前等待抱怒舜出現，作出頻度第一次的直播。

「就咁安排，首先我先，之後到OK，最後到Faith，八個鐘一更，咁安排有無問題？」詹爺問。

Faith聽罷也發表意見：「根據之前嘅case，抱怒只會喺凌晨出現，我覺得我哋只要喺凌晨捕就得，即係十二點到六點左右，大家可以精神啲，一定跑到好新聞。」

「有道理。」OK哥立即附和。

「好，就咁話，今晚我先，之後到OK，最後到Faith，就咁loop。」詹爺最後總結道。

於是，詹爺便身先士卒，率先守夜。

+X+X+X+X+X+X+X+X+X+X+X

「報告！發現疑似目標。」軍人說。

司令看了一眼螢光幕，以標誌性的捲舌北京腔責問：「這是啥？你眼睛瞎了嗎？這只是普通禽獸！」

軍人連忙道歉，然後再聚精會神盯着螢光幕。

之前軍隊在封鎖的山上安裝了上千個動態捕捉攝影機，無死角、無盲點，整座山的裏裏外外沒有一處遺漏，為的就是想找到抱怒舜並生擒牠，軍人們現在看的正正就是這些鏡頭的實時畫面。

「那該死的畜牲到底躲哪兒去了？難道不是這座山？」司令心急如焚，但在過千個鏡頭，二十四小時無間斷運作之下，依然看不到抱怒舜的影蹤。

「報告！」另一軍人立正說：「六十七號攝影機畫面中斷。」

「報告！一百五十一號攝影機畫面中斷。」又一位軍人說。

「報告！」、「報告！」、「報告！」.....一下子，數十個攝影機的畫面連續中斷，分布毫無規律，唯一的共通點是只錄到沙沙的樹葉聲，沒有攝影機拍到事發經過。

「怎麼可能？無一個攝錄機拍到發生啥事？」司令既忿怒又難以置信，立即下令：「快去調查和修復！」

+X+X+X+X+X+X+X+X+X+X+X

當夜，藍海會外，有兩輛車在附近停泊，一輛是詹爺，另一輛是劉sir。兩人的車雖相隔十數米，但依然一眼便能認出對方，雙雙下車走向對方。

「咁多年，別來無恙呀嘛？」詹爺先問。

「托賴，未死得。」劉sir答：「原來個channel係你嘅，點解我會諗唔到。」

詹爺笑了一下，從口袋掏出香煙遞給劉sir，劉sir揮手拒絕，詹爺也識趣地把香煙放回口袋，然後道：「估唔到又係藍海會將我哋拉埋一齊，收到你份禮物嘅時候我應該要估到。」

「當年明知佢有罪都煮佢唔死，估唔到而家要調轉頭保護返佢，世界真係諷刺。」劉sir淡然地說。

「又或者係個天畀機會你報仇呢。」詹爺輕鬆地說。

「老詹，老實講，你係咪嚟殺人？」劉sir突然話鋒一轉，嚴肅地問。

詹爺眼神也變得凌厲，不客氣地反擊：「劉sir，乜唔係你先嚟殺人咩？」

「睇嚟當年單嘢對我哋嘅影響真係好深遠，到今時今日我哋都仲有殺人嘅動機。」劉sir半認真半開玩笑說。

「今次有咩部署，打算點挽回顏面？你哋而家嘅對手唔只自己人PTU，仲有國家軍隊，無計仔你唔會行動。」詹爺嘗試在劉sir身上套取資訊，盡記者的本份。

劉sir與詹爺交手多年，已經知道並體會過他的厲害，唯有一個答案才能全身而退：「無可奉告。」

詹爺轉身離開，拋下最後一句話：「咁多年都係無變。咁就好似當年咁，你做你，我做我，互不相干。」

+X+X+X+X+X+X+X+X+X+X+X

在莊嚴的教會內，鋪了雪白雲石的禮拜堂中，教主正透過網絡跟教徒傳「福音」。

「今次曝晒光，教主你有咩對策？一陣燒埋我哋個疊你點負責？」其中一位教友憤怒地問。

「以我今時今日嘅社會地位，一出事世界會霖，你快啲同我搞掂佢。」另一位教友也毫不客氣。

「崇拜」在世界各地教友不斷炮轟之下總算完結，然而被噴得一臉屁、吃了無數死貓的教主則對這些不懂感恩、只會怪責的教友討厭的嘴臉感到無比厭煩。

「成班着數擺到盡，出事就拍拍蘿袖走，無事之後又若無其事出現返嘅垃圾，佢哋一定會落地獄！」教主咒罵道。

Eve奉上一杯剛沖泡好的咖啡，對教主說：「教主，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解決眼前難關，呢啲都係主畀我哋嘅考驗。」

教主喝了一口咖啡，將剛才主持「崇拜」的疲累一掃而空，然後走到窗邊，從馬賽克窗中望向馬路，厭惡地說：「都係呢兩隻跟尾狗做嘅好事，隔左咁多年都仲要搵我麻煩，今次唔會再心軟放虎歸山。」

冰雪聰明的Eve立刻獻計：「一係我假扮教主引開佢哋，等教主可以去做正經嘢？」

「唔駛咁急住，而家係心理戰，等佢哋等多兩日先，佢哋心急先有機會做錯嘢，我哋先有把柄揸手。再講，我要出去嘅話，仲有條秘道可以行，根本唔駛你冒險，而且啲正經嘢上網都做到，唔一定要親身去。」教主冷靜地分析：「而家要防嘅根本唔係佢哋，而係佢哋想利用我引出嚟嘅連環殺人狂。某程度上嚟講，佢哋仲要保護返我轉頭嘅。」

教主口中所說的秘道，是一條直達附近現在極少行人的隧道、在任何官方文件上都不存在的通道，是

教會第一代持有人為了預防異教徒的逼害而偷偷開鑿的地下隧道，這是只有藍海會教主知道、作為代代相傳的秘密而承傳下來的。

# 最黑的夜

最黑的夜

警隊和Fact

Check已經守在藍海會外兩天，但依然未有收穫，甚至連教主的臉也未目睹過。劉sir、鐘仔、詹爺及OK哥均失望而回，到第三晚值班的是阿查和Faith。

「阿sir，乜咁喺，」 Faith主動跟阿查打招呼：「睇嚟我哋都幾有緣。」

阿查認得眼前這個記者就是幫他發佈藍海會影片的人，出於禮貌，同時亦開玩笑道：「咁喺係你，睇嚟今晚會有事發生，我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先得。」

+X+X+X+X+X+X+X+X+X+X

「Everybody，今晚就係約定嘅日子，準備好消滅你哋身邊唔環保嘅人，拯救地球未？」在反社會人格論壇內，開了一個新的鎖定帖子。

能查看及回覆這個帖子的人只得十位，這十人都是被發帖人挑選出來，有資格拿到溶液的反社會人格人士。

「今晚兩點，準時行動。」發帖人回覆帖子的半小時後，帖子便被刪除，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而這一夜，後世稱為「最黑的夜」。

+X+X+X+X+X+X+X+X+X+X

「M市發現屍體，同連環殺人案死狀相似。」、「T市發現屍體，請附近伙記去調查。」、「C市發現屍體，附近有無伙記？」

凌晨二時開始，報案中心陸續接獲市民報案，全城各處都發現屍體，而初步調查結果都是內臟被掏空。由於死狀與連環凶殺案相似，處長遵守承諾，全都交由劉sir跟進，使得全組人都疲於奔命，在全城九處地方的後巷都有他們的身影，徹底打亂了他們本身的部署。

「阿查，藍海會現場交界你in charge，今晚我哋無人過到去支援。」劉sir急促的喘氣聲已經說明了一切。

「等等，劉sir，呢九單案好明顯係模仿犯做，隨時係真正兇手嘅計仔。我認為唔好亂，繼續留守會好啲，真正嘅兇手今晚一定會嚟殺教主。」阿查在電話中急忙勸告劉sir。

「模仿犯又好，真兇都好，犯法嘅人就要受法律制裁，我哋就要去捉。」劉sir話語中滿是氣魄，感染了電話另一頭的阿查。

與此同時，Faith亦收到詹爺的電話。

「Faith，我覺得今晚有事要發生。出面同時發生咗九單同類型凶殺案，我認為只係幌子，你個面先

係重頭戲。出面嘅交界我同OK，藍海會就交界你。」詹爺在電話叮囑道：「呢單係我哋嘅獨家，一定要開live！」

分別收到上級指示的兩人，不約而同地走到藍海會門前，赫然聽到裏面傳來不尋常的騷動聲，由於已經重門深鎖加上防偷窺的馬賽克玻璃窗，外人無從得知裏面的情況，只能聽聲判斷。

阿查二話不說，立即叩門大叫：「警察，快啲開門！」

可是，裏面的騷動非但未有停止，反而變本加厲，越叫越淒厲。阿查認為事態嚴重，顧不上規矩，一定要進內救人捉兇手。

「等等我，我而家撞門，你哋行開！」阿查後退一段距離作助跑，卯足了勁以肩膀撞過去。

「咚！」厚實的實木大門紋絲未動，只發出深沉的哼聲回應阿查的撞擊。

「再嚟一次。」阿查再接再厲，屢戰屢敗，屢敗屢戰，但木門始終不肯讓步。

另一方面，Faith眼見阿查未能破門而入，迅速決定另尋他法。他圍繞教會走了一圈，嘗試尋找另一個入口。可是，整座教會除了正門，其餘三面全是牆壁，根本沒有其他出入口。

「你哋等等，我砸爛玻璃入嚟。」阿查撞門不果，便嘗試其他方法，Faith見狀立即阻止。

「阿sir，冷靜啲先，衝動係魔鬼。」Faith拉着阿查道：「你諗吓，教會出入口得一個，我哋成晚望實，根本就無人出入過，點解入面會有騷動？」

阿查定住了，為何一向冷靜的他這次會這麼衝動？他用雙手大力拍自己臉頰，疼痛使他重新冷靜、恢復理智。

「唔好意思，你講得啱，係我太心急想捉到兇手而自亂陣腳，仲諗住搶劉sir個位，原來都唔易做。」阿查不忘自嘲，然後再仔細分析：「而家有三個可能性：一，烽火戲諸侯，玩我哋取樂，但呢個可能性好低，佢哋咁大生意，點會做呢啲無聊嘢？二，籠裏雞作反，不過呢個都無咩可能，根據兩日觀察，入面係得教主同佢跟班兩個人，但個跟班同教主感情好好，唔似會咁做。」

Faith放下正在直播的電話說：「咁即係得返第三個可能。」

「係，」阿查望向教會道：「第三個可能性：有秘道，咁嘅話真係唔知佢連咗去邊，之前特登留返一條後巷唔封做陷阱嘅策略徹底失敗。」

「睇戲啲秘道都係連住地鐵隧道，唔通係附近地鐵站？」Faith看着地圖推理。

可是阿查很快便推翻這推理：「無可能，一個普通人點可能入到地鐵隧道？呢個地方一定係普通人可以去到，但又平凡到無人察覺到佢存在。畢竟如果有咩奇怪字眼嘅話，實有好事之徒去探險。」

阿查四處張望，腦袋沒有停下思考：「啱啱你話地面無其他出口，即係只有地底呢個選項。喺地底而又唔係地鐵，而且普通人都去到嘅話就只有——」

「行人隧道！」兩人異口同聲地說，然後很快便鎖定一條最近的行人隧道。

「唔睇地圖真係唔知呢度有條隧道。」阿查在隧道入口說。

「我估呢度都無乜人行，連清潔工都少，你睇吓張海報，十幾年前嘅。」Faith上氣不接下氣地道。

這條行人隧道雖未荒廢，但人跡罕至，照明的燈壞了近半，尚餘的也因為燈罩積塵太多及發黃而顯得格外昏暗。除此之外，隧道衛生也很差，垃圾隨處可見，老鼠和蟑螂更是多不勝數，根本不會有人願意和夠膽走這條隧道過馬路。

阿查和Faith——一個為了緝兇，一個為了獨家新聞——不顧這些外在因素，大無畏地進入隧道。他們拿出電話照明，Faith邊走邊說：「秘道入口喺度的話，真係無人會知。」阿查沒有搭理他，只顧全神貫注地尋找秘道入口和兇手。

前進十餘米後，地上出現了一堆磚塊，而這堆磚塊本身待着的牆身開了一個足足半個人高的洞，洞內的通道經過細心打磨，不像天然洞穴般粗糙。

「Bingo！秘道就喺度。」阿查暗爽了一下，但很快便回復平靜地對Faith說：「兇手同教主應該唔會再喺入面，但個跟班就難講，你入去睇吓，我去追佢哋。」

「唔得！」Faith斷然拒絕：「我要去追個兇手，全城幾百萬個市民都等睇兇手真面目，入面嘅傷者，你call上台搵人救啦！」語畢，他便一溜煙向前跑走。

「我係為你好，廢事你危險。」阿查從後追趕道。

兩人一直跑，跑出了隧道，可迎接他們的並不是兇手，而是一條杳無人煙的荒廢舊村，是那種陰森可怖，樹影像鬼影的廢村。

阿查一看便心知不妙，立即跟Faith說：「唔係呢度，呢度無後巷，我哋中咗計，兇手一直都喺教會入面，而家佢應該大搖大擺咁行正門走咗……」

「咁快啲返轉頭。」Faith轉身又跑入隧道，阿查再次在他身後跑。

+X+X+X+X+X+X+X+X+X+X+X

「一切都依照我預測進行，無人可以阻到我拯救世界，呢班垃圾警察都唔例外。」兇手拖着奄奄一息的教主由正門施施然走到事先為她準備好的墓地，並狂妄地說：「人形垃圾最啱喺污糟邇邇嘅後巷，好好享受人生最後嘅痛苦喇！」說罷，兇手補上一腳，滿口鮮血的教主搗着肚倒在地上，意識逐漸模糊，全身抽搐，混濁的鮮血不斷從口中湧出來。

就在兇手心滿意足地欣賞自己的傑作之時，後巷的另一面出現了一個瘦小的身影。

「又係你阻住晒想搶我嘅功勞！」兇手憤怒地說，但對方沒有回答，只發出「嗚嗚」的聲音。

瘦小的身影由兩腳蹣跚行走，到雙手支撐，像猩猩一樣蹦跳，最後直接四腳奔跑，全速朝兇手跑去。在昏暗的燈光下，綠色的身影若隱若現，只有血紅色的口始終清晰可見。

「今次我為你特製咗一枝，慢慢歎喇！抱！怒！舜！」兇手興奮地等待抱怒舜撲上來的一刻。

眼見兩個瘦小的身影正要撞上，電光火石間，抱怒舜停在了教主身上，牠嘴對嘴用力吸吮，完全無視兇手的存在，只專注於眼前的美食。

「吼！」兇手對於被無視感到莫名生氣，對着抱怒舜怒吼：「你呢隻怪物，憑乜無視我？憑乜搶我功勞？呢個世界上係唔會有怪物㗎！我要拆穿你！」

兇手撲上前打算與抱怒舜扭打，豈料專注於眼前美食的抱怒舜對於身邊的環境仍舊警剔，輕易地躲開了兇手的攻擊，繼而將目標由教主轉為兇手。

「嗚……」抱怒舜發出低沉的叫聲，就像野獸準備搏鬥前給對方的恫嚇，但兇手並未輕易嚇退。

「吼！」兇手也有樣學樣，對抱怒舜發出吼叫聲。

「砰」的一聲槍聲，打破了兩者的對峙，而向天開槍的正是阿查，他和Faith終於趕到現場。

「好彩最後呢條特別留低嘅後巷無咗。」阿查舉槍指着兩者道：「警察，放低武器，舉高雙手，跪喺地。」

可是，阿查話音剛落，抱怒舜就乘着兇手一瞬間的分神，全力縱身一躍，打跌了兇手手上的針筒，同時劃傷了兇手的臉，兇手的兜帽也一併被打掉，在微弱燈光之下，露出了令阿查驚訝的臉。

可能是因為抱怒舜的舉動，又或者是因為這張臉，阿查自己一時間也未弄清楚原因，身體已經自動朝抱怒舜開了一槍，可是牠身手敏捷輕鬆躲開，然後再一次向山的方向逃竄。

「堅持住咁耐，估唔到真兇真係隻怪物，今次果然都係向山跑，最衰大家唔喺度……」阿查不忿地自言自語後，對Faith下命令道：「你盡返個好市民責任，報警call救護車，喺度照顧佢兩個，教主仲有呼吸有得救㗎，我去追個兇手。」

未待Faith回話，阿查便轉身對那張令他驚訝的臉——稀愛說：「稀愛，多謝你見義勇為，不過之後危險，交界警察去做就得，你喺度等劉sir㗎。」

交代完後，阿查便獨自追趕抱怒舜，留下不情願的Faith、連環殺人案真兇稀愛和等待死亡的教主三人在一起。

稀愛冷靜地站在一旁，冷眼看着教主的生命一點一滴地消逝；至於Faith，則在救與不救之間拉扯。

作為記者，根據專業操守守則，新聞攝影要以紀錄真實為首要任務，記者在新聞現場應據實拍攝，不得參與設計或導演新聞事件，作誇大和不實的報道。

「救人嘅話，係咪違反專業操守，變咗干預新聞事件？但救人係人性，無嘢比生命更重要，即使對方係十惡不赦，記者都無權定佢罪剝奪佢生存嘅權利。」Faith心裏天人交戰，救與不救的聲音各有道理，他無法下決定，而觀看直播的觀眾對於救或不救也各佔一半。

「點解呢個城市會無立好撒瑪利亞人法或者壞撒瑪利亞人法㗎，搞到我而家咁糾結……」Faith壓力大得將責任歸咎於法律制度，他找不到能替他下決定的理據。

眼見教主在地上痛苦呻吟，Faith決定豁出去：「唔理得咁多操唔操守，我係人唔係機械人，即使係普通人都會選擇救人，更何況我係有社會責任嘅記者？」

Faith撥通了電話，召了救護車，自己的良心好過了，但身後的稀愛的說話卻像箭一樣插在他的心上：「佢最多得返兩分鐘，就算白車嚟到都救唔返，唔好浪費納稅人嘅錢，直接叫黑箱車適合啲。」

「唔試過點知？」Faith不相信眼前這初中生的說話。

「你喜歡。」稀愛別過臉，沒有再說甚麼。

此時，教主緩慢地伸手抓住Faith的褲管，口一張一合，Faith意會到她有說話想說，便湊近她。

「兇手……」教主勉強吐出兩個字，接着又吐出一口血，最終被血嗆到，窒息斷氣了，而她臨終前雙眼始終死死地盯着稀愛，可是這一細節Faith卻留意不到。至於稀愛，既能親手手刃殺母仇人、親眼見證着她死亡，又能拯救地球，一箭雙雕，滿意得忍不住嘴角上揚。

「都係我猶疑咗……」Faith陷入了自責當中，認為是自己害死了教主，情緒頓時變得低落。

稀愛在旁，比起安慰，更似無情地陳述事件：「唔駛為呢種人傷心喎，佢做咁多衰嘢，好應該受懲罰。」

面對屍體，眼前的這位初中生表現出超越同齡人士的理性和冷靜，令Faith對稀愛的表現十分佩服，畢竟自己作為成人，第一次面對人在自己面前斷氣也感到恐懼和低落。她這晚的出現和表現，疑點有許多，不合理的也不少，但偏偏沒有人懷疑她。

一夜間十條人命被相同手法殺害，全城沉入悲痛之中，是開埠以來的最黑之夜。

# 包圍網

## 包圍網

抱怒舜以疾速在暗夜中飛馳，阿查在後面全力追趕。雖然這條後巷是特意準備來捉兇手，已經盡量遠離大山，但沒有了劉sir小隊的包圍網，這個陷阱形同虛設，這段與山的距離也變得多餘。

由後巷到大山，是一條康莊大道，中間沒有馬路，只有疏落的村屋在兩旁，能以全速無後顧之憂地直奔上山，而這正是抱怒舜正在做的事。

「無諗過最後會演變成咁，失策。」阿查邊跑邊想，這個情況是從未想過的糟糕。

在平路上，阿查勉強還能跟得上抱怒舜的速度，一旦上到山的話，就必定會被拋離，所以一定要在上山前捉到牠。

「咪再走，再走我就開槍！」阿查邊跑邊喊，但抱怒舜完全無視了警告。

「根據啫啫嘅經驗，射正中佢會避到，今次射歪啲搏一搏。」阿查心想，然後向抱怒舜右面開了一槍，牠回頭一瞥，立即向左小跳步，沒有多餘的動作，完美避開了子彈。

阿查大吃一驚，完全想不到抱怒舜的動態視力、瞬間判斷力和反射神經竟如此協調，這絕不只是天生那麼簡單，若非每日訓練，肯定達不到此水平，究竟牠每日都經歷怎樣的生活？

距離上山大概只有四百米，兩者的距離沒有縮短，阿查能依靠的就只有手上的槍和自己的腦袋。

「好彩換咗新槍，唔再係得六飛。既然一槍避到，咁就射多幾槍，唔同位置大包圍，無理由一槍都唔中。」阿查瞄準抱怒舜左中右不同位置，將剩餘的十二發子彈全數射出。

可是，十二發子彈在抱怒舜眼中就如經典電影〈廿二世紀殺人網絡〉的子彈般緩慢，牠簡單地左閃右避，子彈悉數落空，連擦身而過也稱不上。

「唔係親眼見到都唔信，機關槍子彈都避到真係唔係浪得虛名，鐘仔果然無吹水，」阿查苦笑一下，內心苦惱：「咁我一個人要點先捉到佢？」

就在阿查苦無良策之際，一張網突然在路上升起，擋在了抱怒舜面前，是飛虎隊。

「點解班飛虎又出現？上次唔係講好咗咩？」阿查不解。

「收！」飛虎隊隊長一喊，隊員立即收網，可是抱怒舜的身手還是更勝一籌，牠在網完整收合之前已經逃出生天。

「Team

B·action！」飛虎隊隊長指揮若定，另一隊埋伏在路邊的小隊立即現身。這隊共五人，人人也昂藏七尺、虎背熊腰，他們打算以蠻力活捉抱怒舜。

五人站好位置，排出陣勢，卻明顯留了一條逃生路線，明眼人一看就知有古怪，可是抱怒舜沒有迴避

·憑藉野性的直覺，直闖這條逃生之路。正當大家以為牠四肢發達，頭腦簡單，會墮進陷阱束手就擒之際，牠跳起了，牠選擇以飛虎隊隊員為墊腳石，一個、兩個、三個.....完美躲開為牠準備的陷阱，反而這五位隊員因為抱怒舜跳躍的反作用力而失去平衡，一同跌進五米深的大坑內。

「Team C！」飛虎隊隊長好像已經一早預料到陷阱無用，準備了第三手對策。

一位隊員頭戴防毒面具手拿噴劑跑到抱怒舜前，遠遠對着牠便噴，同時遠處飛來兩枝麻醉彈，原來這次是麻醉攻勢。面對前後夾擊，牠選擇後跳一大步，遠離噴霧之外，子彈亦因為目標移動了而落空。

第二輪攻勢接踵而來，但有了防備心的抱怒舜已經想好了對策。牠朝道路旁的村屋跑去，利用村屋做掩護擋住麻醉槍的攻擊，同時利用自己在泥地的速度優勢拋離飛虎隊。

至於阿查，在飛虎隊擾攘之時，他已經靜悄悄跑到前面的村屋後躲藏，為之後能夠中途攔截作準備，可是飛虎隊的攻勢使得抱怒舜偏離跑道，令到他的如意算盤打不響，白費了心機。

「飛虎都搞唔掂，咁睇原來我都唔係好渣啫。」阿查苦中作樂道。

在泥地上跑，體力消耗更大，抱怒舜的優勢更見明顯，不把牠趕回行人路上便毫無勝算，這道理人人懂，只是應該要怎樣才能辦到？

「阿隊長，不如.....」阿查嘗試與飛虎隊隊長商量，但被他斷然拒絕。

「呢度交界我哋就得，你唔好阻頭阻勢拖累我哋。」飛虎隊隊長兇狠地告誡阿查，然後對其他隊員下令：「準備誘導射擊，趕佢返行人路。」

「Yes, sir！」飛虎隊齊聲回答，然後邊跑邊架起步槍瞄準抱怒舜，聽到隊長號令後便即時停下來，有規律地射擊，順利將牠逼回行人路。

與此同時，阿查和飛虎隊隊長已經一馬當先跑上行人路，總算追到與抱怒舜僅剩觸手可及的距離。阿查見機不可失，雙腿奮力一跳，朝抱怒舜身上撲去。

千鈞一髮之際，抱怒舜迅間加速了零點一秒，使得阿查撲了個空，跌了一個狗吃屎，而飛虎隊隊長也因為要躲避跌在地上的阿查而失速，被抱怒舜拋離了。

大山就在眼前，眼見抱怒舜再次逃走成功，阿查和飛虎隊隊長又要功虧一簣，他們只能期盼奇蹟及好運降臨。然而，奇蹟說發生就發生的話就不矜貴，好運通常都只會出現在別人身上。

這次大概不行了，唯有下次再努力。

不過，還有下次嗎？現在就只有這次了。

或許是吸引力發則、意念成就事實的體現，奇蹟這次不矜貴了，好運這次發生在自己身上了。在山前，出現了一隊身穿迷彩軍服的人，手持長距離揚聲裝置，亦即音波炮，對準正在奔跑的抱怒舜。

「發射！」純正北京腔的司令一喊，音波炮發出的聲音即時使得路徑上的人雙手掩耳，頭痛得在地上打滾，猶如唐三藏唸緊箍咒，孫悟空在地上打滾的現場，那句名言差點要衝口而出。

而作為目標的抱怒舜自然也是在地上打滾的其中一員。

「明眼見得到嘅武器佢可以靠本能避開，但見唔到嘅佢就無辦法，原來我哋一直都用錯咗方法。」阿查強忍着痛楚和暈眩，拿着手扣慢慢爬到抱怒舜身邊。

「帶走牠！」司令下令，手持音波炮的軍人越行越近，痛楚也越發加劇，阿查堅持不住停了下來，雙手掩耳，但也無補於事，雙耳開始滲出血水。

軍人最終包圍着抱怒舜，音波炮從未停止，高分貝的聲音使得牠七孔流血，喪失攻擊性，軟攤在地，直至其他的軍人為牠戴好電子銬鐐，再將牠放進特製的集裝箱才停止。

「喂……」奄奄一息的阿查爬起身，有氣無力地對軍人說：「你哋想帶佢去邊？佢係我哋警察嘅疑犯，我哋要拘捕佢。」

司令頭也不轉，只用眼尾看了一眼，直接無視阿查，乘上軍用直升機將抱怒舜運走。

直升機的螺旋槳轉動，揚起了塵埃，現場一片朦朧。塵埃越來越大，由山邊朝直升機襲去。

「那些塵是甚麼回事？」機長指着來勢洶洶的塵驚訝地問。

「甬管，起飛。」司令下令。

「這很危險，有墜機風險。」機長判斷道。

「起飛！」司令重複，軍令如山，機長也只能配合。

直升機離地數米後，山邊來的塵已經趕到，其真身原來是一大群野生動物！牠們沒有猶疑，包圍着直升機，不斷嘗試跳上集裝箱和直升機，部份成功的務求以自身重量令直升機不能離開，甚至墜毀。

「班動物點解會咁？正常見到呢啲都會走開，點解今次會咁反常？係因為抱怒舜？」阿查看到這幕感到不可思議。

「射殺。」司令眼中只有任務，對阻礙任務的事物毫不客氣，毫不留情，亦毫不憐憫。軍人收到命令後，就像機械人般無情地執行射殺任務。

「快啲走呀！」阿查對野生動物大喊，可是直升機聲和槍聲完全蓋過了他的聲音，一下子，十數條生命成為槍下亡魂，直升機亦順利飛走，消失在日出的太陽中。

# 凌晨凶殺案的落幕

## 凌晨凶殺案的落幕

「關於呢個幾月凌晨嘅連環凶殺案，喺我哋警方全力追查之下，琴晚終於捉到兇手，大家夜晚出街都唔駛再擔驚受怕，我哋嘅城市依然係全球最安全城市之一。」警務處處長在記者會上對廣大傳媒說：「兇手係一班對社會制度有意見嘅人，只不過選擇咗錯誤嘅方法去表達意見，我相信喺我哋完善嘅司法同懲教制度之下，一定可以幫佢哋改過自新，重新成為對社會有貢獻、識得用正確渠道發表意見嘅良好公民。」

「接住落嚟，交界負責呢單案嘅劉sir同大家講返案情同解答大家嘅提問。」處長唸完他的台詞後，便將這個燙手山芋交給劉sir，表面上是給他上位前的最後考驗，實際上是等待他說錯話，然後有藉口打壓，甚或辭退他的陷阱。

官場上的手段劉sir並不精通，但傳媒關於案件的提問他都能清楚詳細地解答，獲得一致好評，直到一條必定會出現、而且正是處長期待的問題被問及時，現場才變得緊張起來。

「我係Double Check嘅記者，網上有條片拍到，或者直接講係我哋嗰個被消失嘅channel Fact Check拍到條片，喺發現教主嘅後巷入面，有兩個黑衣人，一個係抱怒舜，另一個係一個女仔，即係劉sir你個乖女，點解最後公布嘅兇手入面，呢兩者提都無提過？真係唔關佢哋事，定係官官相衛、刻意隱瞞？係咪捉唔到抱怒舜所以搵班替死鬼交差？抱怒舜未捉到夜晚又點會敢話安全？」Faith問了一連串尖銳的問題，在場記者們都嘩然，而一旁的處長則偷偷笑了。

劉sir首先微笑多謝Faith的提問，然後神態自若地回答：「我等咗呢個問題好耐，終於有人問。首先，嗰班並唔係替死鬼，而係切切實實犯咗法殺咗人嘅兇手，我唔敢斷言以後夜晚一定無案件發生，但我敢講我哋警察一定會全力保護各位安全。另外要澄清返一點，呢個世界無咩抱怒舜，只有一班用離奇手法去犯案，再畏罪將罪責推畀唔存在嘅怪物嘅人。所以最後，嗰兩個黑衣人，其中一個的確係我個女，而另一個只係普通人，而唔係你口中講嘅抱怒舜。經過我哋深入調查之後，最後兩者都係唔涉案，所以釋放咗。至於我個女，我會抽多啲時間去陪佢同管教佢，令大家操心，唔好意思。」

「但條片清楚影到係綠色皮膚，行動模式怪異，咁都話唔係？你哋警方係咪有咩隱瞞？市民大眾有知情權㗎！」Faith鏗而不捨。

面對咄咄逼人的Faith，劉sir繼續和顏悅色地應對：「警方無必要隱瞞任何嘢，條片我都睇過，當時燈光咁昏暗，一開始正常mode影乜都睇唔清，之後轉夜視mode影，畫面都係綠色，又點分到佢係咩膚色？」

劉sir大體的回答，雖然在場的記者並非全部也滿意，但總算是所有問題也有回應到，而且誠意滿分，接下來的提問都是圍繞案情，沒有甚麼特別，記者會亦在解答完全部提問後順利完結。

劉sir鬆了一口氣，處長卻閉了一肚子悶氣。

「Well done！嚟緊到你上位。」處長勉強擠出笑容，心裏卻暗自咒罵：「呢條頂心杉咁都整唔走，以後實好多鑊預。」

「多謝先處長，你嘅好意我心領，我對升職上位無乜興趣，而家淨係想之後清閒啲，多啲時間陪我個女。」劉sir瀟灑地笑着離開。

處長看着劉sir意氣風發，氣得發火：「你睇吓佢得戚到，我一定要調佢去守水塘！」

+X+X+X+X+X+X+X+X+X+X+X

同時，一間斗室內，由於Fact Check被不可抗力封鎖了，詹爺和OK哥正努力重新上載最近的影片。

「真係如你所願，Fact Check收咗皮。」OK哥自嘲地對詹爺說。

詹爺也自嘲地道：「證明我有遠見、未卜先知，跟住我無死，今次新channel叫Double Check，再封就叫Triple Check，如此類推，直到Final Check都被封就退休。」

「哈，咁咪有排做？」OK哥笑着問。

「都唔係嘅，我哋keep住up返呢條片，應該好快又要開條新channel。」詹爺故作認真地回應。

「定我哋轉個平台，或者將呢啲敏感嘅報導放喺另一個保護性強啲嘅平台？」OK哥提議。

「唔好，我哋要嘅係大眾都容易接觸到，呢度係最多人用、觸及率最高，所以唔可以認輸。」詹爺始終堅持原則、拿緊宗旨。

「果然無跟錯老闆。」OK哥滿意地說。

兩人相視而笑，在歡笑聲中繼續沉悶地等待片段上載。

+X+X+X+X+X+X+X+X+X+X+X

劉sir回到警署，以阿查及鐘仔為首的一眾組員夾道歡迎他。

「型呀劉sir！」、「上鏡好靚仔！」、「答得好！」、「直情係警隊之光！」.....各人你一言我一語地讚美劉sir，但他沒有尷尬地笑，或是顯得很高興，他始終板起臉孔，一直走到阿頂所在的隊伍末端。

「Good job！」阿頂簡短一句讚賞，旁人立即歡呼。

「Thank you，sir！」劉sir立正敬禮。

下一秒，阿頂露出笑容，摟着劉sir的肩膀道：「今個禮拜六帶埋稀愛嚟我度BBQ，大家一齊嚟。」

「好嘢！」眾人聽後興奮得擁着劉sir和阿頂，而劉sir也終於展露了笑容。

「阿頂，BBQ完之後我想放個長假，我想陪多啲個女，帶佢周圍去玩。」劉sir說：「阿查、鐘仔、飛機、老大、四眼、田雞，佢哋個個人都獨當一面，可以撐住你。」

「阿劉，你終於開竅，我一早都叫你抽多啲時間陪佢啲，咁咪唔會有今次嘅事發生囉。」阿頂語重心

長地說：「預防勝於治療，下次未必保得到喇喇。」

「係呀劉sir，你想放幾耐都得，我哋成班兄弟會等你返嚟，你唔喺度嘅日子我哋成班都會撐住。」阿查豎起姆指說。

「我知喇喇，多謝大家，佢有反社會人格都係我做得唔夠好，畀唔到完整家庭同足夠關愛佢，以後我會好好管教佢、陪佢、關心佢，保證唔會再發生。」劉sir的淚水終於忍不住流下來，他含糊地說：「喺我放假之前，同大家開最後一次會，會議室等。」

「Yes，sir！」眾人齊聲回答，阿頂也笑着看這畫面，心中百感交集。

+X+X+X+X+X+X+X+X+X+X

被軍隊活捉的抱怒舜，在地底一百米的實驗內，正接受各式各樣的實驗和研究。

「咋樣，那怪物是啥回事，DNA怎麼跟人類一樣？」司令看着報告，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司令，根據報告，牠就是一個普通人。」負責研究計劃的韓教授說：「你看這個對比，九十九巴重合，絕對錯不了。」

司令火冒三丈，對動用了如此多人力物力才捉到的怪物竟然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人類這個事實完全接受不了，他對韓教授怒吼：「沒可能！牠的反應和耐力絕對不是人類級別，而且人的相貌也不可能長這樣，皮膚不會是綠色，眼和嘴巴不會是血紅色，不會發射溶液，牠怎可能是人？」

「司令，科學不會騙人，我們已經替他做了全面檢查，他絕對是人類，可能只是剛好運動方面的離群值較高；相貌大概是因為畸胎的緣故；至於皮膚，那是因為苔蘚，眼和口是長期皮膚敏感；最後溶液，身體沒有製造溶液的器官，口腔也沒有發射溶液的器官。」韓教授最後再重申：「抱怒舜就是普通人一個。」

司令雖然接受不了事實，但他清楚韓教授為人，亦都信任國家的科研團隊，最終還是認自己倒霉，根據協定，將抱怒舜的基因圖譜給了韓教授作酬勞。

「謝謝司令。」韓教授道謝後便消失，但除了司令，他心底還感謝了另一個人：「好彩喺學校遇到你，我嘅計劃先可以咁順利進行。稍為引導吓就做得咁出色，將來前途一定無可限量。可惜我要用Zero嘅身份去更大嘅舞台，否則我都想繼續指導你、睇住你成長。」

+X+X+X+X+X+X+X+X+X+X

在連環凶殺案落幕後，阿旻與稀愛成了朋友，最少阿旻單方面是這樣認為。她們一直同班到高中，稀愛已經習慣了這一個人的存在，雖然口中一直無承認，但心底其實已經當了她是唯一的朋友。

只不過世事沒有永恒，阿旻最後還是要踏上另一趟旅程。

「大家唔好喊喇，我搬屋轉校啫，又唔係死咗，得閒可以約出嚟行街食飯喇嘛，我哋都仲可以晚晚傾偈喇嘛。」阿旻對其他同學說。

「唔同㗎，班上面無咗你少咗好多樂趣，無人同我哋討論時畀啲獨特見解擴闊我哋視野，差好遠。」

其中一個同學哭着說。

「係囉，而且你搬咗去咁遠，無得成日見，玩咩都少咗個人，猜唔勻。」另一個同學不捨地撓着阿旻的手臂說。

「喂，乜我原來係工具人嚟？搞錯！」阿旻裝作生氣，然後說：「你哋可以試吓搵稀愛，佢都好有point好有sense，而且佢運動都唔差，你哋實friend到。」

眾人目光移向稀愛，她戴着耳機看着電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沒有察覺到別人正在討論她，又或者是裝作不知道而已。

「你哋唔好睇佢成日好cool好離群，其實係為咗唔想受傷而扮出嚟，你哋去融化佢多啲就得，佢肯定係一個好好嘅朋友。」阿旻露出陽光笑容，說畢她率先動身，走到稀愛跟前。

受打擾的稀愛放下電話摘下耳機，望向阿旻，冷冷地問：「做咩？」

阿旻伸出雙手，擁抱稀愛。這舉動令其他同學吃了一驚，稀愛亦冷不防阿旻突然擁抱，腦子一片空白，臉頰及雙耳發滾，久久未能反應，直到阿旻放開手才回過神，慌忙地推開她並斥責：「鬩線㗎你！做乜無啦啦攬我？信唔信我告你性騷擾？」

說完這句話，稀愛的嘴角竟不自覺地微微上揚，別人未必察覺得到，但敏銳的阿旻一眼便看得出，然後對着她說：「臨別擁抱啫，唔駛咁大反應，又唔駛偷笑嘅，話晒一場同學一場朋友，交換個contact，大家keep in touch。」

「發神經，邊個同你係朋友？」稀愛仍舊冷淡，不過還是問了一句：「去邊要臨別？」

「我搬屋要轉校，今日last day，搬去啲好舊嘅井型屋，驚以後無我撩你傾偈會悶，所以問你擺定電話。」阿旻調皮地說，將自己的不捨深深地隱藏。

「我拒絕。」稀愛說罷別過頭，戴上耳機，裝作不在意，實際上是不讓其他人看到自己流淚。

「噢！咁無計，要靠你哋繼續融化佢喇。」阿旻笑着說：「不過呢幾年好開心，可以同大家經歷咁多，同到你哋做到姊妹，成件事覺得好完滿。」

這一日，全班同學猶如last day般，根本無心上堂，全日就是將紀念冊和校裙一個傳一個，直到班上所有人都寫下對阿旻的感覺為止，連稀愛也在最隱蔽的衣領下寫了一句：「胃酸係可以溶解內臟，我實測過。」

可惜這句句子一直也沒有人發現。

而搬屋轉校後的阿旻，在井型屋的新家，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至於稀愛亦在同年隨鍾sir移居海外，事先沒有通知任何人，無人知她去了哪裏，只知道日後有一位女性在化學界上有卓越的成就，研發了很多造福人群的靈藥，這位女性的名字剛好又是劉稀愛。

# 抱怒舜的自述

## 抱怒舜的自述

「嗚呼嗚，吱嘶咩嘶，噶咻，喵喵咕嗚吽，哦噢呼，呀啊吽喔.....」抱怒舜着緊地說。

我相信無人會明白抱怒舜的說話，所以以下內容是用最新AI翻譯軟件翻譯，請聽聽抱怒舜的自述。

「我唔係叫抱怒舜！我叫呼，係馬騮媽幫我改。我一出世，可能係因為我生得奇怪，人類媽媽就遺棄我喺山上。不過好在狼爸同馬騮媽佢哋發現咗我，無嫌棄我，養大我之餘仲教識我點樣喺大自然生存，同埋最重要嘅係教我唔好憎恨我嘅親生媽媽，所以我唔憎佢不特止，我仲好愛人類。

我一直以嚟都住喺山入面，同大家生活得優哉悠哉。我哋都明白人類生活圈會不斷擴展，一直以嚟都好忍讓，選擇不斷向上移就人類。但眼見大家嘅生活空間同食物因為人類活動而變少，大家生活得好艱辛我就好心痛，不過狼爸依然教我要適應同接受，避免衝突。

直到有次同季候鳥家族傾偈，先知世界各地嘅人類破壞地球環境已經去到忍無可忍嘅地步，溫室氣體嘅無限制排放、無過濾嘅工業污水排放喺河流海洋、核實驗導致嘅核輻射超標、唔同程度同原因嘅核洩漏，仲有好多好多；而對動物嘅逼害同剝削更加令人髮指，基因實驗、胡亂混種配種、試藥、各式虐待.....大自然率先以極端氣候反噬人類，世界範圍內嘅動物都開始反抗，熊、袋鼠、烏鴉更加擔任先鋒開始搶返原本應該屬於大家嘅大自然。

我同狼爸、馬騮媽講，我希望用我咁特殊嘅身份作為動物同人類之間嘅橋樑，為大家出力去爭取，避免北極熊或者野豬一家嘅悲劇發生喺大家身上。起初佢哋都唔同意，但經過我多番游說，最後都批准咗，不過佢哋千叮萬囑一樣嘢，就係唔可以同人類有衝突，有衝突就要走。

我記住呢條金科玉律開始喺人類城市度探索，但我知自己個樣會嚇親人，所以揀咗入夜凌晨無咩人嘅時候出動。我嘅目標係搵一個接受到我嘅人類然後同佢解釋，再搵佢幫手向全世界表達我哋嘅意願。可惜，成件事一開始就錯咗，我第一個遇到嘅係個瀕死嘅人，為咗證明我係帶住善意而嚟，我選擇去救人，見到佢手叉住頸、口吐鮮血，我知道佢食錯嘢，為咗救人，情急之下唯有用口吸返啲嘢出嚟，點知咁啱有人見到就大嗌話我食人，我被佢嚇親所以就逃走。

我根據嗰陣酸臭味搵到真兇嘅住所，但我入唔到去，確認唔到佢真正所在地，只好喺附近等。等咗幾日佢終於喺附近嘅後巷出現，可惜趕到去已經太遲，我嘗試去救人，但結果同第一次一樣，所以我只好再次逃走。

如是者去到第四次，我終於知道邊個係兇手，可惜都係慢咗一步，想同人類示好嘅我依然揀救人，點知又被人誤會，今次呢兩個人仲要對我窮追不捨，我一直跑，佢哋一直追，我只好跑返上山。喺主場諗住可以擺脫佢哋，點知天空嚟咗隻好奇怪嘅雀開始攻擊我，後來問返狼爸先知嗰個叫直升機，係人類嘅飛行器。好彩最後狼爸、馬騮媽，同埋成班動物朋友幫手，我先可以經地洞逃生。

呢次之後，狼爸同馬騮媽都唔准我再去人類嘅地方，但係我唔死心，我相信我嘅真誠一定可以打動到人類。為咗令人類知道我係佢哋嘅朋友，我決定幫佢哋捉呢個兇手。我偷偷行動，問啲動物朋友知道咗兇手位置，可惜趕到去嗰時兇手已經郁咗手，不過我相信個人仲有得救，但個兇手硬係要阻住我，我唯有先制服佢交界人類，然後再救人。

點知班人類唔只唔領我情，仲以為我先係兇手，為咗唔好整傷人類，我只好又逃走，可惜今次佢哋人多勢眾，前後左右包抄，仲用我睇都睇唔到嘅武器令我勁頭痛，最後捉走我。雖然我無聽狼爸同馬騮媽話，但佢哋知道我有危險都仲肯趕嚟救我，只係今次無上次咁好運，我真係好對唔住你哋。

我，唔係怪物，只係被人類遺棄嘅棄嬰。不過怪物唔係天生，而係被創造出嚟。人類一直破壞環境，唔認為自己係萬物嘅一員，唔愛惜世界，好難保以後唔會有真正嘅pollution，aka抱怒舜出現，搶返地球主導權。我愛人類，我愛地球，人類只係地球一員，地球上仲有好多唔同種類嘅成員，希望人類識得環保，大家和平共存。」

以上，就是抱怒舜——即是呼的自述，亦是警告，大家共勉之。